



岭南博士文库

# 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

杨敬宇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杨敬宇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0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

ISBN 7-218-05268-1

I. 清… II. 杨… III. 粤语-语法-研究-清后期  
IV. 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398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1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7-218-05268-1/H · 121
定 价	3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 中文摘要

利用文献资料研究粤方言的历史，是汉语方言语法一个新的和迫切的研究方向。粤方言保存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清代历史文献，包括学话课本、圣经文本、木鱼书、粤讴和俗话作品等，为历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目前粤方言历时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方面，语法由于变化细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书首次利用清末粤方言学话课本《粤语全书》，并结合《粤音指南》和《Cantonese Made Easy》两本不同性质的学话课本，参考《新约》、《俗话倾谈》、《新粤讴》和《金丝蝴蝶》等各种类型的清末语料，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描写清末粤方言的词类和句式，归纳语法的类型特征，确定书面语料所归纳语法内容的性质，并与当代广州方言进行比较，获取百年来变化点，考察发展的内部机制。

清末语法描写利用语文方法和比较方法。比较包括同质材料的对比和异质材料的对比两类。同质材料对比指进行比较的语料都属于学话课本，多本教材综合可以印证和充实《粤语全书》得出的语法内容。异质材料对比是指与学话课本以外的语料进行比较，通过异质比较，确定同质对比中抽象出来的广州方言语法性质是以广州方言口语为基础的标准语语法。



研究结论如下：

一、清末共时语法描写。根据以《粤语全书》为主的学话课本，对比其他类型的参考材料，描写清末书面记载广州方言中存在变化点的十四个语法单元，词类方面包括量词、方位处所词后附成分、代词、表可能的助动词和词尾、副词、表动向和结果的后补成分、动词体貌成分和句末助词，句式方面包括比较句、给予句、处置句、被动句、否定句以及正反、是非和选择三种疑问句。

二、清末与当代广州方言语法比较。在清末粤方言语法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历时演变，出现的变化主要包括几种类型：

(1) 与书面记录因素相关的变化，例如量词“样”、“回”和“个”使用减少，“俾”发展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被动句标记，“被”的使用消失等；

(2) 某些语法成分发生替换，例如疑问代词从“边”和“乜”竞争发展为今天“乜”的用法被削弱，表示完成的动态后助成分“晓”完全消失，由“咀”取代等；

(3) 某些语法成分消失，例如给予句“俾+N<sub>物</sub>+过+N<sub>人</sub>”是清末的主流形式，今天以双宾语形式“俾/V+N<sub>物</sub>+N<sub>人</sub>”为主，“过”基本消失，可以引出处置对象的“械”不再使用等；

(4) 受到共同语影响而发生的同化，例如“V下”之外出现动词重叠表短时、随意的用法，出现“比”字句等；

(5) 句型发生类型变化，主要是指正反疑问句中宾语和补语等补足成分转而出现在否定形式之后。

本书还尝试从“语法文白”的角度考察广州方言的发展机制，也对“方言发展向共同语靠拢”观点提出疑问。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与广州方言的“后置”特征有密切关系。共同语受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断影响，语法体系已经在类型上偏离了中古时期的汉语，介词结构的位置从动宾



结构之后向动词前转移，而广州方言语法仍存在丰富的“后置”特征。清末共时研究和百年历时研究都表明，“后置”传统自中古后就一直控制粤方言的发展方向，使方言特色越来越突出，这种控制能力在近现代与共同语亲密接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削弱。在后置系统这个主流体系上，百年来变化形成自主的发展路线；共同语虽然对前置系统有所影响，但是由它引入的表达方式都以重合式为主，只是丰富了表达，没有动摇或者改变广州方言固有的语法体系。“后置”是广州方言历时发展的根本机制。

**【关键词】** 粤方言 历时演变 清末 语法文白



## Abstract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the Yue dialects based on written materials is a new issue in the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The well-preserved written materials of the Yue dialects from Qing Dynasty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ost of the works on the Yue dialects now are on pronunciation and lexicon. The part of grammar is neglected since the changes are not so distinguishable.

In this dissertation, as a whole new written material, a textbook *Yueyu Quanshu*, was applied in the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textbooks, *Yueyin Zhinan* and *Cantonese Made Easy*, and other types of written materials, such as the *Bible*, *Muyu*, *Yue' ou* and *Suhua*, the grammar of the standard Yue dialect,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described. After the description, this grammar system w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Cantonese to find the changes happened during a hundred years.

Two comparative ways were applied to describe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one was to compare the materials of the same quality, which were all textbooks. The second was to compare the textbooks with the other



four material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grammar system concluded from the textbooks was the standard grammar based on the oral Cantones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urteen parts of grammar were described, including the measure words, the location component, pronouns, helping words, adverb, verb auxiliaries, comparative sentence, giving sentence, dispositional sentence, passive sentence, negative sentence and question sentence.

2. The changes of Cantonese grammar during a hundred years. In the fourteen parts of grammar described above, 5 types of changes were found and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a dialect is influenced by two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One is the literal factor, which come from Mandarin. The other is an oral one, which will make the dialect develop independently. In the grammar system of Cantonese, the prepositional components manifest the literal influences, while the large amounts of postpositional components belong to the oral, local factors. Postposition is the basic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Several new prepositional expressions from Mandarin had no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local postpositional system, which means Cantonese is not really moving toward Mandarin. As long as the postpositional system remains the base of the Cantonese grammar system, Cantonese will keep distance with Mandarin.

**Key words:** the Yue dialects (Contonese), his torical changes,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l-oral grammar



# 目 录

引言	1
一、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	1
二、粤方言语法历时研究的条件	4
三、本书使用文献的版本	8
四、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16
第一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一）	23
第一节 量词	23
第二节 代词	29
第三节 副词	36
第四节 句末助词	40
第二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二）	49
第一节 方所词	49
第二节 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和助动词	55
第三节 动词后补成分	61
第四节 动词体貌成分	73
第三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三）	80
第一节 介词与前置修饰	80
第二节 否定句	83



第三节 比较句	89
第四节 给予句——兼谈双宾语和使役	
.....	94
第五节 处置句	101
第六节 被动句	106
第七节 疑问句	109
第四章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发展专题	114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词类变化	115
第二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句式变化	125
第三节 广州方言语法发展总论	128
第四节 成分替代：“晓”和“噃”	132
第五节 成分消失：给予和处置	137
第六节 吸收和调整：“可以”和“能”	
.....	142
第七节 类型变化：正反疑问句	146
结论	151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演变小结	
.....	151
第二节 方言研究中的“语法文白”思路	
.....	154
第三节 方言向共同语靠拢？	161
参考文献	166
附录一 本书所使用的现代广州方言标音系统	
.....	186
附录二 《粤语全书》例句	188
后记	224



# 引言

## 一、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在方言学和汉语语法学两方面都面临着传统弱势：重音韵、训诂的学术传统使方言研究的重点一直在语音和词汇上；而汉语语法研究多着眼共同语，方言语法不是主流，缺乏充分发展的机会。

随着语法调查研究的深入，方言语法的差异渐渐凸现，方言语法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作用也开始受到重视。但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受到方言调查基本次序、记录和方法的制约，很难通过几次调查就把相对抽象的语法规律概括得非常全面，加大了调查研究的难度<sup>①</sup>。早期介绍方言语法特点的文章以词法现象为主，句法特点为辅，一般只介绍与普通话相异的句法结构，描写简单，举例少，依附于普通话语法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论文在论述过程中对方言现象进行细分类，描述方言语法特点的时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细致深入，并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着手挖掘规律性的东西，普通话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与普通话的比附也

<sup>①</sup> 参见汪国胜《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以及谢自立《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综述》，《方言》2001年第4期。



减少了。这体现出“系统观”开始进入方言的语法研究，方言本身成为描写的主体<sup>①</sup>。有了“系统观”指导下的全面描写，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观察就变得更敏锐，研究也越来越细致。

系统地描写某一方言的语法现象是研究方言语法的基石，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汉语方言不断开拓新的方法和内容，例如比较研究、类型学研究、话题研究以及与普通话、近代汉语的结合等。历时研究正是其中深化方言语法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利用活的语料构拟方言语法的历史<sup>②</sup>。在构拟的研究过程中，词汇扩散理论的运用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词汇扩散理论最早由王士元在1969年提出，在语音变化的解释方面取得瞩目成绩，语法领域也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包括方言语法。由于方言地域分布的连续性差异蕴涵时间差异，使利用词汇扩散理论寻求对语法变化过程的解释成为可能。不过，目前用词汇扩散理论解决方言语法问题的成果较少，主要是海外学者在大力推广，如郑良伟和余靄芹<sup>③</sup>等。词汇扩散理论不仅在运用方言材料解释语言演变的漫长历程方

① 方言成为描写主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方言的语法特点不再用“猎奇”的眼光来描述：“方言语法无论跟官话同还是不同，都是‘特点’，都有意义。譬如，以A为设定的语法项目，则两个方言之间的同异表现为三种情况：(1) 相同；(2) 不同；(3) 不相关，即其中一个方言根本不存在这个项目。”〔项梦冰：《大陆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②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徐丹：《从北京话“V着”与西北方言“V的”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方言》1995年第4期。

③ 郑良伟：《词汇扩散理论在句法变化里的应用——兼谈台湾官话“有”字句的句法变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期。余靄芹：*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年第2期。



面有相当的实力，而且为方言语法研究中如何整理一些零散的小方言点的差异材料提供观察角度。此外，词汇扩散理论的研究发现语法演变时词汇的扩散过程与词项的使用频率有关，高频词的使用更具有典型意义，配合量化研究的新趋势，提示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侧重地考察一些具体词汇的运用。

第二种类型是利用文献资料展示方言历史。这是所有研究里最缺乏的一环，因为与浩如烟海的文言史料及不断挖掘出的共同语白话史料相比，方言史料的基础非常薄弱。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材料利用比较零散，考察某个方言问题时，有的是使用共同语的文献资料<sup>①</sup>，有的是使用有方言特色的文献<sup>②</sup>，个别进行了专书的方言历时语法成分分析<sup>③</sup>。

总的来看，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利用共时材料的时候多，利用历史材料的情况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根本是解决史料来源的问题。目前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方言语法研究工作已经有所展开，但各个方言区之间的研究力度相当不平衡。吴方言方面显示出较强的实力，比如在日本出版了历时语料的参考集《吴语读本——明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石汝杰，东京好文出版 1996 年版），在方言历史研究的专著中专章讲述方言历史语法（《上海语言发展史》第四章，钱乃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还有一定数

<sup>①</sup> 李崇兴：《湖北宜都方言助词“在”的用法和来源》，《方言》1996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徐复岭：《山东方言比较句式溯源简说》，《中国语文》1995 年第 2 期。

<sup>③</sup> 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钱乃荣：《〈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三书中的吴语》，《语言研究》1994 年第 1 期；石汝杰：《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语言研究》1995 年第 2 期等。



量的专门讨论方言历时语法及相关语料的论文。这些成果的出现与吴方言本身保有大量的历史教材、文学作品和圣经等文献不无关系。此外，山东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在此类方言语法历时研究上也做了一定的工作。

## 二、粤方言语法历时研究的条件

余霭芹曾经提出粤语研究的几个迫切任务，“历史研究”是其中之一。她所指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上述第二种类型，利用文献资料研究一些粤方言的课题，她本人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地利用 19 世纪的资料研究粤语的历史。她认为：“粤语方言的资料，虽然没有闽南话或者吴语那么丰富，但是，至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涉及广州话。……这些资料，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只要使用得当便是了。到现在为止，利用这类资料来进行研究的，还寥寥可数，大有可发展的天地；对粤语语法的历史研究，尤其有启发性。”<sup>①</sup>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粤语语音、词汇方面的历时研究较多，语法方面还不多见。不过，诚如余文所言，粤方言也拥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历史文献，为历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经过初步了解，以粤方言写就的清代文献主要有学话课本、圣经、木鱼书、粤讴等几类。这些以粤方言为基础写成的文本<sup>②</sup>，语言形式各不相同，从不同角度、最大限度

<sup>①</sup> 余霭芹：《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 年第 1 期，第 21 页。

<sup>②</sup>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粤方言词典，只是旧式的词典鲜少例句，作用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研究上。本书以讨论语法现象为主，故在此不加论述。



地为清末粤方言的语法研究提供了材料。

### (一) 学话课本

最早的粤语学话课本是由外国人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编制，供到粤传教的传教士学习“标准”的粤语，课本主要在广州和香港出版。之后也陆续有中国人编写一些粤语课本，在全国发行，一般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

西人和国人编写的学话课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标音和注释。西人编写的课本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语音标注和细致的语用、语法说明，有的作者还体现出相当高的语言学素养，运用音标非常细致到位。国人的课本则多是纯文字版本，极个别情况下，比如变调的时候标注一下平上去入的读音，一般语音上的变化只能由字形上的差别体现。西人课本一般都有外文注释和语法上的归纳讲解，国人课本则只有课文（例句）内容。

世界多处图书馆收藏有广州话的学话课本。在研究学者的热心收集整理下，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人编撰的学话课本种类已经不少，比如余霭芹提供的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1842)、《散语四十章》(1877)、*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7)、*Progressive and Idiomatic Sentence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1888)、*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1894)、*Beginning Cantonese* (1906) 等<sup>①</sup>；在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 *Phrase usuaes dos dialectos de Cantao e Peking* (葡萄牙语)、*Cantonese for everyone* 和 *Cantonese Made Easy* 等；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 *How to Speak Cantonese* 等。

相比之下，国人编纂的粤语课本较少，仅有《粤音指

<sup>①</sup> 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南》和《粤语全书》等几种。

## (二) 圣经

《圣经》是世界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据调查，“汉语方言《圣经》（不包括文理本和各种官话本）共有 600 多种……所涉及的方言包括吴、闽、粤、客、赣五大类”<sup>①</sup>。其中粤语的版本，据圣公会关于圣经历史版本的记载，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比较常见的粤方言《圣经》以当时的粤语口语记录。不同的教会写定的版本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有共同的翻译底本，彼此之间出入不大。除了全本的《圣经》，还有一些例如福音书等的单行本。不少图书馆都收藏有粤语《圣经》以及相关的宗教读本。

## (三) 木鱼书

在所有以粤方言写作的文献资料中，木鱼书的数量最为丰富。

“木鱼歌”是用广州方言演唱的说唱形式，又称为南音与龙舟<sup>②</sup>，木鱼书是木鱼歌的唱本。木鱼歌在明代已流行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清代至民国初年最为兴盛。据史籍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已出现木鱼书的木刻本。

木鱼书的刊本、抄本很多，自明、清至民国初年，有记载可查的约 500 部，四五千卷之多，内容多样。木鱼书的句式有韵文特点，七言带韵，偶有变化。印刷起来，一行四句，空间是固定了的，如果要加字，则以小字双行的写法，比如九言就是前四字缩小为双行，十一言就是前六字缩小为双行，如果仅四言或六言也同样占据七言的位置，这样的木鱼书看起来相当整齐，也便于

<sup>①</sup>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东方语言与文化》2002 年第 1 期，第 264—281 页。

<sup>②</sup> 目前研究者对于“木鱼”、“南音”和“龙舟”几个名称所指的具体项目还有一定的分歧，从出版的具体作品的名称看，三者其实是有交叉的。



百姓阅读、吟唱。

虽然木鱼书的数量丰富，但是由于出版等原因，一般无法从原书上看到作品创作年代或者出版印刷的时间，保留下来的只有出版商的名号，因此在木鱼书的年代考证上存有诸多问题。广州、佛山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均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木鱼书。

#### (四) 粤讴

“粤讴”是一种广东民间音乐曲艺，一般认为是广东南海县人招子庸始创于清嘉庆末年（约为19世纪20年代）。当时广州一带流行的方言民歌是词句比较俚俗的咸水歌和叹情，从北方传入了高雅的子弟书后，招子庸将几种民间文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各取所长，创作出了粤讴这种运用粤语方言、篇幅句法长短随意、有韵而不限格律的新民歌。第一本粤讴出版于1828年，共121首作品，内容多与妓女的不幸生活有关，也有不少篇目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离情别恨的。

粤讴出现后，广东人一时追捧，多人仿作，清末民初还出版了一些新的粤讴集子，形式上没有更多的创新，但是内容有所扩展。招子庸的《粤讴》在不同年代有多个刻本，80年代更有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比较容易寻获；反倒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新创粤讴，只能在图书馆里见到刻本。

#### (五) 其他

除了以上四大类常见的、典型的粤方言文本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说书、说唱、讲解的作品，这方面的文献还在不断地发掘中，笔者已知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 1. 俗话作品

说起广州方言的俗话作品，最著名的是《俗话倾谈》一书。《俗话倾谈》作者邵彬儒，字纪棠，广东四会县荔园人，以说书为业，在家乡及广州、佛山、香山（今



中山市)一带演出，轰动一时。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说书艺人，邵彬儒的故事几乎都是清代同治年间社会中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最基本的道德伦常和处世之道。从语言特色来看，全书以广东方言为主，语言质朴流畅，是典型的说书人的风格。作者考虑到了作品的听众和读者较低的文化层次，所以以俗情俗语达到令听者喜闻乐见的目的。

### 2. 直解作品

清代常有人对一些较艰深和重要的文言书借用白话加以阐释，比如官话方面的《广训直解》等。粤语也有直解作品，目前有介绍的是《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这本书以广州俗话翻译兼解释《书经》。全书包括序文一页，正文五卷 185 页。……与同时代白话资料比较，俗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虽限于行政、军事之类，但篇幅可观”<sup>①</sup>。

### 3. 说唱作品

在《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sup>②</sup>里，收录了一出由新广东武生创作的地方戏《黄萧养回头》，在常见的戏曲格式和语言之外，大量运用广州方言。该丛抄里其他一些以“广东”为名的作者的作品里，虽然没有丰富的广州方言，但也使用了一些属于粤方言的语气词，可以对语气词研究提供一定的语料。

## 三、本书使用文献的版本

本文使用的文献分为三类。一类是学话课本，是研究主要使用的基础文献，因为在所有文献中，它们能够最大

<sup>①</sup> 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中国语文》2000 年第 6 期，第 497 页。

<sup>②</sup> 阿英编，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限度地反映当时方言口语的自然状态；第二类是书面语类型的文献，包括粤讴和俗话作品，通过口语和书面语的比较，进一步推测当时的语言状态；第三类是圣经、木鱼书主要作为参照。

### (一) 基础文献

本文考察在清末广州方言语法时，参考了三本不同特点的学话课本：《粤语全书》、*Cantonese Made Easy* 和《粤音指南》，以《粤语全书》为核心。

目前存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的《粤语全书》（封面作《粤语》，内页标注《粤语全书》，下文皆称《粤语全书》）共有两本，一本是民国十年秋（1921年）再版，由上海石印书局发行，编辑者注为“江南悟民氏”，另一本是民国二十一年冬至二十二年春（1932—1933年）再版，由上海图书局发行，编辑者改为“广东李一民”（李一民应该就是“悟民氏”<sup>①</sup>）。先后两个版本，除了页码的安排疏密有别之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说明这本书在再版、重印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变更。至于这本书编写的日期（由于见不到第一版的刻本，不能确定出版发行的日期），在书的内容里有透露：“先七年个阵时，中国嘅皇帝立意维新。（七年前的时候，中国的皇帝立意维新）”，这个“维新”是指清光绪年间发生的戊戌变法，这本书在七年之后编写，时间当为1905年。

选择《粤语全书》作为分析的第一底本，除了它有明确的编著年代之外，更因为这本书在学话课本里规模较大，能提供比较完整的语料。《粤语全书》全书近三万字，共分七十课，《粤语全书》第一课到第二十五课是例句，先列出新词和新词组，然后是数目不等的例句，一般为三十个句

<sup>①</sup> “悟民氏”和“李一民”这两个名字都有一定的隐喻，尤其是“悟民”二字，即似“无名”，又暗合课文内出现的利用教育开悟百姓的人物形象。



子以上。从第二十六课开始，在新词和词组之后是段落课文，内容包罗万象，有政治、自然、社会、风俗、生活等不同方面，形式上有陈述，也有对话，保证了各种情况下的语言形式都有可能出现。

*Cantonese Made Easy*《广州话速成》（下文简称 CME）由香港 China Mail Office 出版发行，作者 J. Dyer Ball，这是一本流传相当广的学话课本。该书前后共出了四版，第一版于 1883 年印行，本书使用的是第二版，于 1888 年印行。该书共十五课，每一个句子都有方块汉字、音标、汉语语法顺序排列的英文和英语译文四种表达（原著标示：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本书的例句虽然不够丰富，但是对于明确当时的广州方言读音有相当大的帮助。

《粤音指南》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里都仅存下卷，由香港别字馆活版印刷，由于缺上卷，仅见到“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仲秋重刊”字样，不能详细了解该书的作者和写作、出版状况，对研究有一定影响<sup>①</sup>。不过从内容上看，该书是《官话指南》的粤语版本<sup>②</sup>。《官话指南》是郑永邦、吴启太合著的作品，于明治十四年（1882）出版，则《粤音指南》作为改写的粤语版本，应该是在 1882 年之后，1910 年之前，也属于清末的作品。由于在内容上与《官话指南》完全相同，是进行粤方言和共同语比较研究的最佳语料。《粤音指南》第四卷《官

<sup>①</sup> 查香港大学存有全本四卷，未亲见。

<sup>②</sup> 这种由官话至粤语的对译文本，似乎并非《官话指南——粤音指南》一家。据余霭芹《在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语书经解义〉》一文中的参考文献显示，《语言自迩集》也有类似的粤语对译版本《散语四十章》。



话问答》，内容大部分是进行官场上的问候应酬，有明显的文言成分，第三卷《使令通话》则是一个外交官和中国佣人的对话，以口语为主。因此在分析广州方言的语法时，主要参考第三卷，在进行广州方言和官话的比较时才同时使用第三卷和第四卷。

这两部语料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广州方言，但是一方面内容局限在对话上，另一方面在文字数目上不及《粤语全书》，因此在描写清末语法的时候只作《粤语全书》的补充材料。

与粤方言《粤音指南》对应的官话版本《官话指南》，使用的是东京文求堂藏版的《改订官话指南》，郑永邦、吴启太合著，金国璞改订，文求堂书店于明治三十六年印行，所见为昭和十九年发行的第四十四版。

## (二) 比较文献

本书使用的带有书面语性质的、作为比较之用的文献的版本分别如下（附部分原文以供参考，参考文献同）：

### 1. 粤讴

清末的粤讴作品，有《新粤讴》，无著者，宣统二年四月印行，馆藏（包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缺卷上，卷下共 87 篇粤讴段子。最早的招子庸的《粤讴》已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 1986 年出版，图书馆馆藏的版本众多，笔者根据道光戊子九月的版本校对过，落实了刻本中使用的文字情况。另外还有珠海梦余生著的《新粤讴解心》，分三卷，作于不同年，笔者见到的是民国十三年的刻本。《粤讴》和《新粤讴解心》都不是主要的考察对象。请看一段《新粤讴·悲秋雁》：

悲秋雁，影只形单。雁呀，你一生长叫，就越发  
触起我个心烦。

亏我夜夜咁孤零，唔止係今晚。因郎憔悴呀，都  
为佢远隔关山。



虽则与雁你同病相怜，同一样泪眼，你都重有翼能飞，可以自己往还。

亏我自家苦楚，只係频嗟叹。叫我向边一处寻踪，搵个薄幸番。

雁呀，若果你为得我呢一点凄凉，就该要同我细探。

重有书函一纸，多得你共我寄去个薄情男。

但係见不倒个个薄情，你就把书信带返。

咪个辜奴深托喇，噏就失了落山间。

若係佢见雁都不肯归来，大抵佢个心事都怕有限。

唉，雁呀雁，多得你共我传书简。但得佢早日番嚟，个阵我至把雁你答谢还。

粤讴的语言跟民间的咸水歌等相比，有一些美丽的词藻，高雅了点儿，不过它的本质还是民歌，在句子的长短上没有局限，虽然有韵，不过没有格律上的严格限制，因此颇能使人“充分运用口语等抒发个人心中的感情”。<sup>①</sup> 不过说和唱毕竟是两回事，粤讴也有属于曲艺形式的特点，一些地方与木鱼书比较相似。

## 2. 俗话

《俗话倾谈》有初集和二集，邵彬儒撰，广东华玉堂藏版。初集有两种版本，一是同治九年（1870）广东坊刊本，集首有自序，未署名，正文卷下题署“博陵纪棠氏评辑”。二集有同治十年刊本，未题牌记，每半叶的行款字数与广东华玉堂藏版本相同，评语及夹注亦同，似出自华玉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文裕堂将初二集合为一部排印，分为四卷。<sup>②</sup>

作为清末小说作品，该书已经收录于《中国百部文

<sup>①</sup> 《粤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2页。

<sup>②</sup> 参见《俗话倾谈·序》（光盘版）。



学作品》光盘之中，依据的正是光绪二十九年文裕堂初二集合为一部排印的版本。笔者将之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馆藏的《俗话倾谈》比对，馆藏刻本没有印行年代和机构，但是有“岭南布衣纪棠邵彬儒书于觉世社”字样，合光盘序中所谈“光绪二十九年（1903）文裕堂排印本初二合集，自序末题岭南布衣纪棠邵彬儒书于觉世社”的内容。由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馆藏刻本仅有初集，因此研究过程也仅用经过比对的《俗话倾谈》初集的内容。兹举《俗话倾谈·卷一·横纹柴》一段，以见一斑：

横纹柴见大成年纪有二十岁，为之婚娶。其新妇姓郑名珊瑚，生得十分美貌，极有礼义，柔声下气，奉事家婆。每朝晨早，定必到家婆处问安，捧茶献饼，少不免修饰颜容，威仪致敬。谁不知横纹柴一向性情挑挞，见珊瑚美丽，自觉怀慚，遂大声骂曰：“做新妇敬家婆是平常事，你估好时兴么？何用支支整整、声声色色，办得个样娇娆，想来我处卖俏吗？我当初做新妇时，重好色水过你十倍。唔估今日老得个样丑态，减去三分色水啫。”

家婆教新妇，理宜话：“亚嫂，你都算有礼，但系佢乸上头，驶乜咁拘束呢？粗衣麻布到来问候，便见规模，不用太为着意。”如此说话方是教道后生。你话佢卖俏，唔通做新妇向家婆处卖俏么？此等家婆，就是恶得无理。而且讲到自己做新妇时好色水，更不成个家教。

“俗话”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文本，作为说书的底本，它们以广东方言为基础，大旨是劝善惩罚，讲说因果报应，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都要通俗易晓，希望听书的人都能够一听或者一读就懂。因此它的部分语言语法特点与口语的学话课本有一定的一致性。不过在编述上是采用



浅近文言的形式的特点，是它的语法不可能是典型的口语<sup>①</sup>。

### (三) 参考文献

#### 1. 《圣经》

笔者曾对比了两部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的圣经。一部是《新约》，共二册，上海大美国圣经会 1886 年重校，上册为《马太至使徒》，下册为《罗马至默示录》，上海美华书馆印刷，上有“耶稣降世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广东土白”字样。另一部是《新约全书 (广东话)》，上海大英圣书公会 1925 年印发，里面使用“羊城话”的名称，如“马太传福音书羊城话”。虽然两部圣经印发的机构、年代都不相同，但是内容、页码等完全一致。例如《新约全书·马太传福音书羊城话·第二章》：

于是希律静静叫个的博士嚟，细问个粒星係几时出现。就打发佢哋去伯利恒，话：“你去落力查问个细仗仔，搵着，就话过我知，等我亦去拜佢。”博士听讲王所讲，就起行去咯。忽然在东便所见个粒星，喺前头引佢哋，引到个细仗仔所住个处，就止在佢上头。博士睇见个粒星，欢喜到了不得。入到屋里，见细仗仔同埋佢母亲马利亚，就跪倒拜个细仗仔，打开佢嘅宝盒，撝 礼物献上，即係黄金乳香没药。博士喺梦中

<sup>①</sup> 在《粤语全书》中有关于俗话书的描述：“至细个班係六岁至八岁大，读俗话书及学印字，但唔使念书。个时我就拧啲俗话书嚟睇，个部书写出好多教细仗仔要点样行为，及有好多问答嘅说话，至紧要嘅係唔好讲大话。第二十九回”。《粤语全书》中并没有说明他所说的“俗话书”是什么语言或方言的俗话书，官话也会有一些教做人道理的俗话书，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俗话书的课本功能。既然是在学堂里教的，一方面，在编著上采取“浅近文言的形式”也就是可能的了。另一方面，作为说书作品，即使是官话，在小说传统上也多采用浅近文言。



得默示，叫咪番去希律处，就喺别条路番归本土。

佢哋去之后，主嘅使者，在梦中显现过约瑟，话：“起身，带个细仔，同埋佢母亲，走去埃及。喺个处等我指点你。因为希律将要找寻个细仔嚟杀佢。”约瑟即时起身，带个细仔，同佢母亲，漏夜走去埃及。喺个处，直到希律死咗。噃就应晓主托先知所讲，话：“已经叫我子出埃及咯。”

个阵希律既知到被博士欺骗倒，就极恼，使人将伯利恒与及个处附近嘅地方，所有细仔，依住细问博士个时，但凡自两岁以下嘅，尽地杀噃。噃就应晓先知耶利米所讲，话：“喺拉玛地方，听闻叫喊深伤嘅声，拉结氏喊佢仔，因冇得留存，所以唔受安慰。”

写定的《圣经》，由于其神圣而重要的性质，有标准的气息。在名称上，或者称“广东土白”，或者称“广东话”，抑或是“羊城话”，都是广州方言。它所体现出来的语言状态，与三部学话课本最为一致。

## 2. 木鱼书

图书馆馆藏的木鱼书作品，多有版本残破，文字不清的问题，而且比较难见到最早的版本。由于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这里使用公开出版的《木鱼书》（薛汕校订，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集收录了五部著名的木鱼书作品，其中《花笺记》和《二荷花史》之前就已经公开出版过。在年代上，《花笺记》最早，一般认为是明末清初的版本，本文主要参考《金丝蝴蝶》，从版本看应该是清中叶以后的作品。请看《金丝蝴蝶·卷一》：

太守见话乡亲拜，殷勤迎接起中门。共入衙中齐坐落，两旁童仆奉茶烟。

王爷茶罢开声道，前者兄你高阳做县官，我亦自从五月初来到，久欲思量亲拜到衙门。

独系因事匆忙身未暇，所以唔能举步出朝端。今



日贺兄奉旨来升任，想必仁兄宝眷到衙门。

书斋几位贤公子，闺帏几个女娇仙。太守回答称命鄙，常因儿女挂心田。

目下拙荆怀六甲，女男仍旧不知天。如无今日王兄你，想必令郎令爱极齐全。

王爷答道都如此，亦系儿女唔曾有半边。前日家书曾接到，亦话荆妻有孕在身田。

亦系未知男与女，大抵与兄添降总今年。点得你我总生儿子好，此亦分明命里在于天。

今日相逢真凑巧，况且与兄烟火又相连。虽则未知璋玉谁添降，弟欲同兄酌一言。

若然总降男儿子，就为兄弟在书轩。若然总降红闺女，就结同心在绣帘。

抑或一个生男一个诞女，永同百世凤凰占。大抵王李两家为手足，门登户对可无嫌。

不妨指腹言明白，仁兄曾否合心田。太守见话多欢喜，今日机会分明出自天。

既是仁兄唔见弃，何妨今日就照依言。等我酒盏相交来定实，探好前情你我各心专。

木鱼的句式是七言带韵，偶有变化，虽然韵文的特点大大限制并扭曲了方言的口语面目，不过基本的方言语法特征还是能够保留其中。

## 四、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本文利用以上的清末粤方言语料文本，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描写清末粤方言（广州方言）的词类（以虚成分为主）和句式，归纳语法的类型特征，确定书面语料所归纳语法的性质，并与当代广州方言进行



比较，获取百年来变化点，而后考察其发展的内部机制。

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 考察学话课本，归纳、描写清末语法，包括词类和句式两部分。由于论文的重点在于考察清末粤方言语法的发展状况，所以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选择有变化的单元进行重点描写。百年间一般不会出现整个系统的大变化，但是有必要将变化点所在的某个清末语法小系统描写清楚，以便了解这一变化点的地位以及它的出现对系统的影响。

2. 与清末其他类型的作品对比，确定所归纳的清末语法细节的性质，以进行进一步的历时研究。

3. 将清末的语法内容与今天的广州方言语法系统进行比较，考察百年来广州方言语法所发生的变化。

4. 分析系统发生变化的机制。

## (二) 研究方法

描写清末粤方言的语法并进行历时研究，主要采用语文方法和比较方法。

### 1. 语文方法

语文方法就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描写工作，这是所有汉语史研究，包括方言历时的基础。如果没有对文献所体现出来的语法现象进行一个细致、完整和准确的描写，那么“研究就会成为毫无根据的空话。要做到正确的描写也非易事，描写不等于罗列，要把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准确清晰地描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艰苦的研究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对语言规律的探求”。<sup>①</sup>

在描写的过程中，尽量采取穷尽式的描写方法。因为“传统所使用的例证法是有效而不可缺少的，但它又确实存在着‘随意引证’的严重缺陷。要对语言现象的随机性加

<sup>①</sup> 蒋绍愚：《关于近代汉语研究的几点想法》；刘坚等：《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6 页。



以‘管束’，只有坚持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作定性分析”<sup>①</sup>。

## 2. 共时比较

本文选择与口语最为接近的学话课本作为描写的主体，对清末这个时间断面上的、书面记载的广州方言进行选择性的描写，强调其中发展的因素，并通过与其他参考材料的对比，尽可能地获得清末以广州方言为中心的粤方言语法信息。由于几类材料性质各不相同，需要以学话课本展现出的语法现象为核心，对比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因此共时比较就成为这一部分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语文对比工作分成两类，一类是同质对比，一类是异质对比。

同质共时比较是指进行比较的语料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学话课本。学话课本的数目比较多，本文使用其中有不同特点的三本，三本之中又以《粤语全书》为首，以其他两部课本——《粤音指南》和 *Cantonese Made Easy* 为辅。这不仅考虑了三部语料容量的涵盖能力，也发挥了不同特点语料互相补充的作用。以《粤音指南》和 *Cantonese Made Easy* 印证和充实《粤语全书》得出的语法细节，能够更清晰地展示清末广州方言语法的基本情况。

异质共时比较，即是学话课本与其他类型的语料进行比较。汉语的书面材料向来以复杂的文白关系著称，清末的粤方言语料也不例外。根据性质的差别，这些语料的方言成分和书面语、共同语成分参差的比例也各有不同，但其写作基础的仍是广州方言，因此总会包含有一定的粤方言信息。将不同性质的语法现象进行异质比较，抽取其中的共同点，分析不同之处的背景机制，可以帮助确定同质对比中归纳出来的语法体系的性质。

## 3. 历时比较

<sup>①</sup> 唐钰明：《四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刘坚等：《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3 页。



获得相应的清末粤方言语法材料后，就可以展开历时演变的考察。比较清末与当代这两个时间段的广州方言语法内容，得出各种形式的变化点。将各个变化点联系起来，将展示出百年来广州方言语法系统的基本发展趋势。

### (三) 清末语法系统的性质

本书将根据《粤语全书》，辅以《粤音指南》和 *Cantonese Made Easy*，再比较木鱼书、粤讴、俗话和《圣经》几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描写清末（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粤方言主要的语法特点。这一描写的代表性有多高，其性质如何，是展开后续讨论的基础，而通过学话课本与其他类型的粤方言文献语言情况的比较，能够体现出学话课本的语言性质。

第二、三节所列举的非学话课本文献，其语体有各自的特性：木鱼书是有固定格式的韵文作品；粤讴也是曲艺作品的唱本，但是在形式上比木鱼书自由；《俗语倾谈》是有劝喻性质的故事书，以口语为主，中间夹杂了一些明显的文言成分；广东土白《圣经》是翻译《圣经》正式的写定本，使用口语，但有翻译的痕迹。从语言成分的角度看，它们都不如学话课本那样符合当时的口语实际，但是各有特色，能够在对比中凸显学话课本所归纳出来的语法系统的性质。

方言有一个属于书面文献的问题：训读，粤方言也不例外。由于方言读音系统和共同语文字的不对应，在书面记录方言的时候出现特殊的一群训读字：同样功能的词，文读和白读不同音也不同字，写作采用共同语的文字，读音取口语读音，比如“不”，文读为 [pət]，白读为 [m]（该读音反映在文字上应为“唔”）；又如“了”，文读为 [liu]，白读作动态助词为 [tsɔ]（该读音反映在文字上应为“噃”）等等。这种现象今天有，百多年前也一定存在。粤讴和俗话的文本就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种训读的记录方法，尤以“了”最为明显。相反，学话课本和圣经没有出现这



种训读类型的词，而是大量使用方言的自造字，说明它们在记录上是忠实于口语的。

在句式方面，以处置句为例，韵文里有“把”带领的处置句，在粤讴和木鱼书中大量出现，学话课本和圣经没有，只是用了有限的“将”字句，同时使用了“揷”，且没有出现韵文特有的“把 x”后带光杆动词，比如“把花神问”、“把精神损”（《粤讴》）的用法。词类方面，以助动词为例，“得”在学话课本中作助动词的情况也没有韵文来得多，主要使用助动词“可以”表示允许，或者用词尾“得”表示可能。可是在粤讴作品中，“得+V”的句子相当多，例如“总系两头牵扯，唔知几时正得埋堆。”、“做乜银河得渡，就把鹊桥收？”、“细想年少未得登科，到老难以及第”等。介词前置的处置、使用助动词在前表示可能，都有强调、提示的效果，这些语法手段不是口语常见的用法，而是受文体制约的书面选择。这些语法特征强调了粤讴、木鱼书等曲艺作品的书面语性质。

而浅近文言写作的俗话，确实在用词上保留了明显的文言痕迹，比如“何”、“抑或”和“否”等等。不过，在它与圣经、学话课本之间，有比较多的契合，比如给予句用“过”，用“可以”或“能”表示允许，正反问句的基本格式都是封闭性的“VP-Neg?”等。本来所谓浅近文言，只是个别有特征的词保留文言形式，其他语法上的内容大多同白话接近，因此俗话和学话课本、圣经相同是必然的，这反过来也反映出圣经、学话课本虽然是忠实地记录口语，但是其书面性质本身有一定的约束力，使之在语法上倾向于使用更规范、更标准的格式。至于规范和标准是怎样的，自然与文言、官话等经典文献和通用语言有关，在创作的时候向它们看齐。

文白用字的选择以及句式和用词的选择两方面情况显示，学话课本里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是方言的口语，但是带



有一定书面语体性质。此外，中文学话课本方面没有特别标注方言所属具体地点，仅以“粤语”统而言之，而西文课本方面又专用“Cantonese”，因此判断所说的“粤语、粤音”应该是以公认的粤方言区语言中心——广州的语言为基础。

对于粤方言学话课本里的语言，余霭芹有一段判断的文字<sup>①</sup>：

The earliest extant colloquial materials are all textbooks complied by missionaries learning the dialects. Most of these textbooks are written for standard Cantonese. (早期的口语材料，都是由传教士编写的学习方言的课本。这些课本中的绝大部分是以学习标准广州话为目的的。)

Note: They show differences in phonology, usage of words and even syntactic patterns from contemporary standard Cantonese. There is thu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materials purportedly standard Cantonese may not be standard Cantonese at all. However, at least with respect to the materials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is study, at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compiled, there was no comment or criticism that they did not reflect standard Cantonese……In addition, we cannot expect standard Cantonese not to have undergone any change within a century……To be sure, syntactic patterns may vary too, but to a much lesser extent, especially among Yue dialects of the delta area, although the standard metropolitan dialect is prone to be more susceptible to change

<sup>①</sup> 余霭芹：*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3年第2期(21)：第231、246—247页。



than a rural dialect in a remote area.

(译文：这些材料反映出来的语音、词汇，甚至句式都不同于今天的标准广州话，因此有可能这些以学习标准广州话为目的的材料根本没有反映出标准来。然而，至少本文所用的材料在编写的时候，没有关于它们不标准的批评。……而且，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世纪以来标准广州话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句式虽然也会有差别，但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范围内这种差别会很小，尽管与偏僻的农村方言相比，城市的标准方言更容易接受改变。)

虽然余文根据这些学话课本反映的语言现象与今天的标准广州话的差异质疑这些传教士的学话课本的标准程度，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世纪里不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她主要关注里面反映的内容是否排除了珠江三角洲周边的方言对广州方言的影响，即使有影响，在语法方面也是最小的。因此，关于它们反映的是“标准广州话（standard Cantonese）”的论断，可以确定。

总之，考察国人和西人写作的学话课本，并与其他形式的语料进行对比，可以判定本文将要描写的语法，其性质是以广州方言口语为基础的标准语语法，因此，本书虽以“清末粤方言”为名，其“粤方言”的内涵却是狭义的，即描写的对象是粤方言的标准语——广州方言。因此本书下文皆以“广州方言”称之。



# 第一章

##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一）

本章考察清末粤方言的量词、代词、副词、和句末助词。<sup>①</sup> 这四个词类都是相对封闭的，其中量词、代词和副词属于实词词类，句末助词不属于实词，但在“封闭”这一点上与前三者相当。这四个词类不仅在系统上与共同语有差异，而且在内容上与今天的广州方言有所不同。

### 第一节 量词

#### 一、单个量词与量词结构

量词是体现方言特点而在近现代又相对稳定的一个词类，文献虽然难以穷尽清末时期的每一个量词，但是基本的类型都反映出来了，《粤语全书》就提供了一个量词类型系统。以下是清末广州方言的量词类型，以及常见的有方言特色的量词。

##### 1. 名量词

<sup>①</sup>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一些词类，它们的演变更多是词汇性质而不是语法性质，故不列入写作范围。结构助词，包括出现在名词、形容词和副词性成分后的几个结构助词，形式和功能都没有发生变化，也暂不描写。



### (1) 个体量词：

可搭配最多名词的量词是“个”和“只”。其他量词部分与共同语相同，有特色的量词及常与之搭配的名词有：

部（书）、枝（笔、钗）、块（木、布）、咁（木、石）、执（秧）、堂（蚊帐）、笪（地）、翕（树）、味（𦓐、牛肉）

“部”是“书”的专有量词：

[1] 呢部书好大嘅，𠮶部书好细嘅。这本书很大的，那本书很小的。(2)<sup>①</sup>

[2] 呢部係乜野书？这部是什么书？(1)

“书”前不用量词“本”、“部”也没有用于其他名词，比如看不到今天常见的“一部车”这种用法。这在其他文献得到证实，如果是车的量词，就用“驾”。

笔的量词，不同文献有差异，有的用“支”，有的用“枝”，应该只是用字的差别。

“块”和“咁 [keu-1]”可以用在相同的物件前面，如：

[3] 呢块木来点使呢？这块木拿来怎么用呢？(14)

[4] 个咁木唔做得乜用嘅。那块木没什么用的。(14)

由于共同语也有量词“块”，因此表面上看好像“块”和“咁”的差别在于风格，即“块”为文读、“咁”为白读，但是本质上的差异实与形状有关。“块”可以指扁的块状物体，如木、布、板；“咁”则用于形状方大的物体，如木、泥、石。最极端的例子，是“块”可以用于指叶子的量：

[5] 呢块叶喺呢翕树摘嘅。这片叶子是在这棵树上摘的。(19)

虽然“咁”是方言特有的量词，但与“块”在方言内部有自己的分工，不能理解为单纯的文白之别。

### (2) 容器作为量词单位：

箱、榦、樽、笠、壳、兜

① 本书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例句以《粤语全书》为主，句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例句所出的《粤语全书》的课文篇目，书名省略。其余例句则均标注书名和所出章节。



(3) 集体量词：

样（法子、事）、种、班

(4) 度量衡量词：

毫子、厘、分、钱、两；斤、两、磅、担

2. 动量词：

回、次

3. 时量词：

阵、阵间、排；日、年、刻、点钟

4. 量词结构

(1) “一个”和“一啲”[ti˥]”：

“一个”和“一啲”两个数量结构可以和“都”一起，表示全部：

[6] 佢哋一个都去噃咯。他们全部都去了。(21)

[7] 一啲都係佢起嘅。全部都是他起的。(7)

这种状语的用法，类似量词的重叠，但是与量词重叠比较就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个个”强调的是每一个，而“一个”强调的是全部。例如：

[8] 个先生请我考问佢哋，个个都随便答出。那个先生请我考问他们，个个都随便地答出来。(31)

[9] 做父母嘅个个都爱子女嘅。做父母的个个都爱子女的。(18)

用“一啲”的时候比“一个”多，不论前置词是不可计数的，还是可以计数的个体，都可以用“一啲”：

[10] 佢所借嚟做本钱嘅，一啲都还噃过人。他所借来作本钱的钱，全部都还给人了。(38)

[11] 珠江两便岸，一啲都係平原。珠江两边的岸，全部都是平原。(52)

[12] 所有书馆一的（一啲）<sup>①</sup>都係读儒教嘅书呀。所

<sup>①</sup> 括号内的文字是对原刻本有错误的文字的修正。在《粤语全书》中，经常出现文字上的错误，但一般也很容易通过上下文判断出正确的文字。



有书馆全部都是读儒教的书呀。(54)

(2) “大+量词”：

量词作为语素与“大”结合成为形容词，在《粤语全书》中可以见到，这种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法位置上，包括谓语、补语、定语位置，也可以带上“的”成为“的”字结构：

[13] 呢啲树嘅根好大条。鳴。这些树的根很粗的。(19)

[14] 个啲花开得好大朵。那些花开得好大。(19)

[15] 瞒见墙上挂起好多画，同埋啲大张嘅地理图。看  
见墙上挂起很多画，还有一些大地图。(31)

[16] 而家想整大个的。现在想弄个大的。(65)

不过在文献里还没有见到“细/小+量词”的用例。

## 二、量词用法的特点

在众多的量词中，有三组成对的量词使用状况与今天的广州方言有一定的区别，它们分别是：

(1) “个”和“只”

“只”的使用范围没有今天那么大，有些今天用“只”的地方，《粤语全书》还用“个”：

[17] 呢个茶壺细过头。这个茶壺小过头。(25)

[18] 要买几多个花盘至够使呀？要买多少个花盆才够  
用啊？(25)

但类似的物件在同一本书里，有时也会用“只”：

[19] 有一只水杯喺处。有一只水杯在这儿。(6)

总体上，“个”能够搭配的名词，大多大于“只”。

(2) “样”和“种”：

“样”的量词用法基本和“种”相同，都是表示种类，但是在《粤语全书》中“样”的使用占优：

[20] 瘟疫个样症候真係得人怕咯。瘟疫那种病症真是



叫人害怕。(63)

[21] 因为佢有好多样用处呀。因为它有很多种用处。(50)

[22] 重有一样针，叫做寒暑针。还有一种针，叫做寒暑针。(36)

相比之下，“种”只见一例：

[23] 又有一种蚊，咬人个阵时，就竖起个身。还有一种蚊子，咬人的时候，就把身子竖起来。(63)

(3) “回”和“次”

“回”是最常见的动量词，表示动作出现的数量：

[24] 我已经话过几回咯。我已经说过几回了。(16)

[25] 佢有一回係噃做咯。他有一回是这么做的。(16)

[26] 唷价钱分几回交。这些钱分几回交。(39)

[27] 呢樽药一日食三回。这瓶药一天吃三回。(44)

“次”仅见一例：

[28] 夏天收割完之后，又种第二次。夏天收割完之后，又种第二次。(61)

这三组量词属于最为常用的量词，它们使用的频度显示出来主次的分别。不过还不能据此判定清末口语是否一定如此，因为里面还涉及文献所带有的书面语体问题。

### 三、“量词+名词”结构的讨论

广州方言“量词+名词”的结构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点<sup>①</sup>，在《粤语全书》等三部学话课本和各类材料中，“量词+名词”的组合随处可见。关于这个结构显示出来的定

<sup>①</sup> 相关论文如施其生的《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方言》1996年第2期、周小兵的《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方言》1997年第1期，石毓智的《论汉语的结构意义和词汇标记之关系——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当代语言学》2002年第1期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量词+名词”结构中起定指作用的究竟是量词本身还是结构整体。



指和非定指现象，文献显示，定指用法以出现在主语位置的为多，以“啲”最为常见，但是文献没有体现出绝对的规律，在此不多谈。只是一些用例看来，高频词“个”和“啲”本身有作为定指词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虽然一般情况下某名词不以“个”为量词，但在结构中可以跟“个”组合，表示定指：

[29] 时时是搵纸来整的物件……然后就用火烧晓，佢话个纸灰就会变为真嘅物件。每次都是用纸来整的物件……然后就用火烧了，他说那纸灰就会变为真的物件。  
(55)

(2) 指某一类东西的时候，多会在名词前加上“个”或者“啲”：

[30] 因为有啲虫好毒嚟，亦有啲会益人嘅，即如个蚕。因为有的虫很毒的，也有的会对人有好处，比如蚕。  
(51)

[31] 啲医生考究出啲蚊咬人好易会令人生病。医生考究出蚊子咬人很容易会令人生病。(63)

[32] 啲狗同埋啲猫係好有用嘅，因为狗会看门口……猫呢，就会捉老鼠。狗和猫是很有用的，因为狗会看门口……猫呢，就会捉老鼠。(50)

(3) 名词出现多次，第一次不是定指，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用“个”或“啲”表示定指了：

[33] 又见个处嘅围口好多係种荔枝与及种蔗。……我一睇见的（啲）荔枝就好精神咯。又见那儿的围口很多是种荔枝和甘蔗。……我一看见那荔枝就很精神了。(62)

[34] 佢会搵啲好密嘅树林，搭一个就窩，喺个窩处生蛋。它会找些很密的树林，搭一个窝，在窝那儿生蛋。  
(49)

[35] 个啲新兵噃样操法，至少要用几个月，然后可以去打仗。操兵之时，啲兵所有嘅使用，都係皇家打理。那



些新兵这么操练法，至少要用几个月，然后可以去打仗。操练士兵的时候，那兵的所有使用，都是皇家打理。（53）

“量词+名词”的用法很早就存在，从数量上看，在清末已相当成熟。这给研究者两方面的启示，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周边语言无法影响的语法现象，有必要从底层的角度挖掘原因<sup>①</sup>；其次，如果“量词+名词”结构中量词本身的定指功能得到确定，那么高频词“个”和“啲”应该是定指功能扩散的起点。

## 第二节 代词

### 一、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 单数：我； 复数：我哋 [tei˧]

第二人称 单数：你； 复数：你哋

第三人称 单数：佢； 复数：佢哋

其他 自己、人哋

“佢”作为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字形虽然已经固定，但这一单数形式有时候可以用于复数的环境，如：

[1] 有好多塘喺（係）人哋啲买细条嘅鱼放落去嚟养，等到佢大个时就捉番佢嚟食。有很多池塘是别人买些小鱼放进去养，等到它长大时就捉回它来吃。（51）

[2] 但係百姓唔知道呢啲工夫係紧要，因为唔曾有人教佢。但是那些百姓不知道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人教过他。（52）

<sup>①</sup> 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陈小明《粤方言“量+名”结构的再考察》，《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等。



[3] 哟兵所有嘅使用，都係皇家打理，而且要俾人工过佢添。那些兵所有的使用，都是皇家打理，而且还要给人工给他。(53)

其他两部学话课本也能见到“佢”出现在非单数的上下文中。这种单数形式指代复数对象的用法，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中不存在。

## 二、指示代词

### 1. “呢”和“嗰”

指示代词中，近指的是“呢”，远指的是“嗰”，二者在功能上基本一致，比如有“呢处”就有“嗰处”，有“呢啲”就有“嗰啲”，不过在指代时间的时候，多见“嗰时”和“嗰阵”，少见“呢时”或“呢阵”：

[4] 去到个(嗰)阵，啲学生啱啱读书。去到那时，那些学生正在读书。(30)

[5] 后来食完野个(嗰)时，已经夜唔番得去学堂咯。后来吃完东西的时候，已经很晚，没法儿回学堂了。(70)

### 2. “噃”和“咁”

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的代词，是“噃 [kəm1]”，指示程度的代词是“咁 [kəm˧˥]”，二者有明确的分工：“咁”只能出现在形容词前面；“噃”的功能就丰富多了，它可以单用，可以出现在名词前，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可以出现在名词短语之后，还可以出现在句首，这时的“噃”的指示意味也有所削弱，类似发语词。

“咁”所指示的程度，有时有前置的对象说明，但是很多时候缺乏前置对象，使处于没有上下文中的“咁”指示意味不浓，类似程度副词，试比较：

[6] 嘿只火船好长。咁长就啱咯。那只轮船很长。这么长就正好了。(13)



[7] 个张台咁重。那张桌子这么重。(13)

另有“噉样”，与“噉”功能一致：

[8] 我闹佢哋嘅缘故，大约係为噉噉。我骂他们的缘故，大概就是为了这样。(58)

度度食完都係噉样。每次吃完都是这样。(35)

[9] 有人係噉做噉。有人是这么做的。(13)

你唔好噉样做。你不要这样做。(13)

[10] 有好多人嘅蚊帐係整成一度门噉。有很多人的蚊帐是弄成一扇门的样子。(63)

啲墙角要掘深啲，好似条坑噉样。那些墙角要挖深一点儿，好像一条坑的样子。(39)

[11] 噉老子就做一部书，个部书叫做道德经。那么老子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道德经。(55)

噉样我见得好难咯。那样我觉得很难了。(13)

“噉”和“噉样”的区别<sup>①</sup>，如果有，主要在韵律节奏上，比如后面的名词为双音节时，一般用“噉样”，如果用“噉”，会在中间加上“噉”，如：

[12] 有噉噉地方，唔怪得咁多人中意去游玩咯。有这样的地方，怪不得有这么多人喜欢去游玩。(62)

[13] 噉样法子，係令细仗仔自己都可以学得倒野。这样的方法，是让小孩子自己都可以学到东西。(30)

“咁”和“噉”，在CME中不分，读音都标注为“𠂇kòm”，不论是在形容词前，还是动词前，一般都用“咁”：

[14] 你使费少，唔使要咁多。你用钱少，不需要这么多。(CME, 第8课)

① “噉样”和“噉”在来源上的先后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纯粹从共时的用法看，“噉样”应该是“噉”在口语上的加强，因为“噉”是指示性状方式的，加上“样”可以更强调这一指示性能。一般来说，“咁”没有“咁样”的说法，只是在《粤语全书》中出现了一个例外：你整成的野咁样，几时至磨得番兴磨得番利呢？(65)



[15] 你係咁话咩？你是这么说的吗？(CME，第8课)

“噏”也出现过一次，用在动词前：

[16] 佢係噏话。他是这么说的。(CME，第2课)

一般认为“‘噏’从来源上看是‘咁’读高升变调，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和‘咁’分化而成为两个词了”<sup>①</sup>。同时期的其他文献里，“咁”(今天的读音为[kem˧˥])和“噏”(今天的读音为[kəm˥˥])的分野已经很清晰，而《CME》里出现这种严重的混淆，联系上一注释提到在《粤语全书》里出现过一个这种混淆的例子，可能在当时读音已经分化，但是受到语音近似的影响，才在用字上出现这种情况。

### 3. “第”

“第”是指示其他、另外事物的代词，是“第二”的省略形式：

[17] 但凡教每样，唔好太过耐，教一阵就要换过第二样。但凡教每样，不要太久，教一会儿就要换第二样。  
(30)

“第”这个省略形式的用例比“第二”多，意义上也更虚化，已经成为专门的指示代词，消除了其中可能的序数性质：

[18] 倘若你烂着第个嘅，就要你赔番喇。倘若你弄烂别的，就要你赔回来了。(64)

[19] 做乜唔搬过第间呢？为什么不搬别的房子呢？  
(66)

## 三、疑问代词

### 1. 基本疑问代词与复合疑问代词

<sup>①</sup>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广州方言的基本疑问代词有四个，分别是：乜、点、边、几，它们有各自的疑问点，单用之外，后面所接词的类型有明确区别：

基本疑问代词	疑问点	后接词类
乜	事物	名词
点	性状方式	动词
边（不单用）	确切对象	量词
几（不单用）	程度	形容词

以这四个基本疑问代词（或语素）为基础，与其他语素相结合，疑问代词的系统涉及的范围更扩大，也更明确：

疑问内容	疑问代词
事物	乜野
性状方式	点、点样
确切事物（基本）	边
程度	几
数量	几多
时间	几时
原因	做乜、点解
人	乜人、边个

清末疑问代词的使用情况包括：

- (1) 后面带名词或者单用时，“乜野”多于“乜”；
- (2) 问数量时，只用“几多”，不单用“几”；
- (3) 问人的时候，“乜人”、“乜谁”和“边个”都有，“乜谁”最少见，“乜人”和“边个”不相上下；
- (4) 问原因的疑问代词“点解”和“做乜”在使用上也是基本相当，不过数量显示“做乜”稍占上风。

基本疑问代词与“样”和“野”这种表事物的语素组合成的双音节疑问代词，除了强化疑问代词的疑问内容外，功能与单音节的疑问代词类似，比如：

乜——乜野



## 点——点样

总的来看，双音节疑问代词的使用更为广泛，比如“乜”单用在《粤语全书》中仅见1例，“乜+名词”的用法也大大少于“乜野+名词”的组合。“乜”和“乜野”，有的时候可以相通，但是从三部文献的情况来看，二者有基本的差别：“乜野”是问事物的基本形式，“乜”是构词成分，在问其他问题，比如问原因，都不会用“乜野”，只用“乜”：“因乜事”、“因乜缘故”。

### 2. 疑问代词的重合

细化疑问范围的组合会成为固定结构，由于词义可能存在的交叉，常出现同一疑问点有不同的疑问词的情况：

问人：乜——乜人、乜谁

边——边个（边个人）

问地点：边——边处

乜——乜处地方

问原因：乜——做乜、为乜、因乜事

点——点解

“乜”跨越的范围最多，它问人、问原因的用法，在数量上都与其他的用法形成竞争的态势。比较《粤语全书》中用例的数量，体现出“乜”作为疑问代词的强势：

问原因：“点解”7例，“做乜”9例，“为乜”1例，“因乜事”1例。

问人：“边个”10例，“乜人”3例，“乜谁”1例。

问原因方面，“点解”和“做乜”互不相让，主要是由于提问的角度不同，从字面上看，一个侧重“解”，指原因；一个侧重“做”，指事件发生的结果。CME解释“点解”和“做乜”，前者为“how”，后者为“why”。这两个词构词不同，在语义上也略有差别，这是二者能够一直并存的原因。

另外，“点”也有单用于问事物，或是后面接名词的例



子，这是因为“乜”和“点”所问的内容，都是基于事物，才有可能出现混淆：

[20] 你因点起咳嗽呢？你因为什么开始咳嗽的呢？

(43)

[21] ——你想扫乜野色水呢？——你话点色水好呢？——你想涂什么颜色呢？——你说什么颜色好呢？

(41)

[22] 问佢哋呢样物件叫做乜名呢，係点嘅模样呢？有乜用处呢？係乜色水呢？係点样整嘅呢？问他们这件东西叫做什么名字？是什么模样？有什么用处？是什么颜色？是怎么弄的呢？(30)

问人方面，CME 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列出了“乜人”、“乜谁”和“边个”三个词：

[23] 乜人嚟吖，乜谁吖，边个吖。(CME，第 2 课)

对应的英文解释分别是：“what man”，“who”，和“which one”，意义上没有差别，只是字面上的不同。受官话的“谁”的影响，“乜谁”翻译为“who”，但是在问人的时候，这个看似“标准”的词却是使用得最少的。所有文献都说明，在这一时期“乜谁”最弱势。

将问人的疑问代词的考察范围扩大到木鱼、俗话和粤讴。《金丝蝴蝶》里的疑问代词，以“乜”为主，问人用“乜人”，问原因用“做乜”。《俗话倾谈》也是用“乜”，而且常常单用，它有双音节形式，问人用“乜人”，问事物用“乜样”，问原因用“做乜”，不过后二者更多是单用“乜”。至于《新粤讴》，则分开问事物、问原因用“乜”，问人、问类别用“边”，问人偶尔用“谁”，甚少用“乜”。“粤讴”这一曲艺形式标榜的特色，是融合了大俗和大雅。“雅”的是其音乐旋律和用词，“俗”的是不受拘束的格式和抒发的情感，在用词上，或者采用文词以合旋律，或者采用白词以便抒情，这才会在问人的时候，“边”和“谁”成为



最常见的两个词。而木鱼书的纯韵文和俗话的浅近文言的特点，促使他们选择了“乜”。这也许说明当时口语里最常用的问人的疑问代词还是“边”。

### 第三节 副词

副词的种类、数目颇多，在《粤语全书》及有限的学话课本里未能悉数体现，用法也与今天的广州话基本相同，在此只选择《粤语全书》所见部分有特点的副词进行讨论（《否定副词》见第四章第二节《否定句》）。

#### 一、程度副词

根据说话人希望表达的程度的不同，用在形容词或动词之前表示程度的副词，主干是三个单音节词：

几：

[1] 第二间都几好播。第二间也挺好。(7)

[2] 都唔係几热嘅。也不是很热。(8)

好：

[3] 呢啲野好好食駕。这些东西很好吃的。(5)

[4] 呢处好好地方。这里是很好的地方。(20)

至：

[5] 广东都以呢个山为至出名嘅咯。广东就以这座山为最出名的了。(62)

[6] 百姓至住得密係山东省。百姓住得最密的是山东省。(45)

广州方言的程度副词，所选择的基本词，功能都颇为繁复。“几”除了表示程度外，还可以表示数目，并可以询问程度和数目；“好”可以是程度副词和形容词，还可以作



为表应该的助动词使用；“至”作为副词，除了表示“最”之外，还有“才”、“再”等义项，还可以作介词。

在这个相对稳固的三词系统之外，介于“好”和“至”中间，颇为拥挤地出现了好几个词，看不出哪个为主：

“极”，出现在《粤语全书》和《粤音指南》，除了前置的用法，还可以后置做补语表达程度：

[7] 独係的牛肉，就整得极唔好咯。只是那牛肉，就弄得极不好了。（粤语全书，60）

[8] 蒙老爷栽培，小的极情愿去。蒙老爷栽培，小的极情愿去。（粤音指南，20）

“甚”，出现在《粤语全书》和《粤音指南》，用例较少。“甚”在今天看来书面意味重，但是用例都在对话中，可见当时还有一定的使用。

[9] 我兄弟处有一间屋出赁，甚好地方，租钱亦相宜，不妨去睇下呀。我兄弟那儿有一间房子出租，很好的地方，租金也相宜，不妨去看看吧。（粤语全书，66）

[10] 人甚聪明。人非常聪明。（粤音指南，1）

“十分”，出现在《粤语全书》和CME，用例比较多：

[11] 所用嘅法子係十分假嘅。所用的方法是十分假的。（粤语全书，55）

[12] 而且去一处十分安乐嘅地方。而且去一处十分安乐的地方。（粤语全书，56）

[13] 唔係十分热驾。不是十分热啊。（CME，3）

“十分”的用例在《粤语全书》中有25例。从“十分”体现出来的程度，大部分是高于“好”，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要比“好”强，倒像是为了避免重复，作为“好”的替代说法：

[14] 佢就好欢喜留我喺处住，十分好管待。他就很高兴地留我在那儿住，招待得十分好。（57）

[15] 因为个处有多坑，各坑都有瀑布，的水好清，十



分好睇。因为那儿有很多坑，各个坑都有瀑布，那水很清，  
十分好看。(62)

## 二、时间副词

作为一条时间链，时间副词也自有系统：

“已经”，表示过去的时间<sup>①</sup>：

[16] 佢已经将呢件事解明我听咯。他已经把这件事情  
跟我讲明白了。(17)

[17] 我已经起过几间屋，都几熟行咯。我已经建过几  
间房子，都还挺熟悉这行的。(39)

没有见到“经已”的用法。

“头先”，表示不久前的时间：

[18] 佢头先熄啲灯咯。他刚才熄了灯了。(16)

[19] 佢头先打亲我。他刚才打了我。(18)

“即时”，表示紧接着的时间：

[20] 你若而家同我去，我就即时同你割。你若是现在  
跟我去，我就马上帮你割。(42)

[21] 即时叫做事仔嚟问明白佢打烂嘅缘故。马上叫做  
事的人来问明白他打烂的缘故。(64)

表示紧接着的时间，《粤语全书》除了“即时”用例最  
多外，还有“立刻”（1例）、“即刻”（2例）、“赶紧”（1  
例）和“快啲”（2例），这些说法是补充性质的，尤其是  
“立刻”一例，也像是为避免与“即时”重复的替代词：

[22] 立刻通知个时嘅巡警，即时捉住佢，解啲佢去巡

<sup>①</sup> “已经”最基本的功能是表示已然，但是在《粤语全书》中没有看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已经去北京了”这种非过去的已然用法，其他文本也没有见到。还不能断定当时口语中就没有这种用法，这一空白应是受到有限的书面材料制约。所以这里暂时根据“已经”在文献中体现出来的用法，将它的功能定义为“表示过去的时间”。



警局。立刻通知那时的巡警，马上捉住他，把他押去巡警局。(69)

“将近”，表示接近的时间：

[23] 个只火船将近开身咯。那只轮船将要开船了。  
(20)

[24] 春天将近完之时，就渐渐暖啲。春天将完的时候，就渐渐暖和点儿。(37)

“将近”除时间上的接近外，还能表示空间上的接近，如：

[25] 先係撒的谷种落田处，等佢发生，大约将近有一尺高度，呢的就叫做秧。先是撒些谷种到田里，等它长出来，大约将近有一尺高，这些就叫做秧。(61)

与“将近”相同的，是“就至”：

[26] 我就至落山嘅嗜。我将要下山了。(21)  
以上四个时间副词是最常见和多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它们与程度副词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时间副词都是双音节的，其次，同样的时间类型存在不同的副词可供选择，这些词之间并不存在类似时间副词那样轻微的差别和分工。

### 三、其他副词

独係：

[27] 自出身以来，独係做晓三个月咁。自从出来做官以来，只是做了三个月而已。(54)

[28] 个尸已经消化噃，独係得番的骨嘅咁。那尸体已经消化完了，只是剩下些骨头而已。(67)

与“独係”竞争的，是“净係”，但用例较少：

[29] 净係佢一个人喺处咁。只是他一个人在这儿而已。(13)



[30] 我朝早净係饮茶，唔吃饭嘅。我早上只是喝茶，不吃饭的。(15)

没有见到“独”或者“净”单独用作副词的，一定都带上“係”。《粤音指南》里，文字写作“静係”。

是必：

[31] 将近打仗个时，个两国是必预备好多兵，好多军器。将近打仗的时候，那两国是必预备很多士兵，很多兵器。(53)

[32] 倘若我知道有工夫係合你做嘅，就是必举荐你去做。倘若我知道有适合你做的工作，是必举荐你去做。(58)

与“是必”意义相同的，还有“一定”和“必定”：

[33] 你咁软弱，我估你一定有啲病嘅。你这么软弱，我猜你一定有些病了。(43)

[34] 你想好就一定要割至得嘅，而且要喺医院住添。你想好就一定要动手术才行，而且还要住院。(42)

[35] 守关嘅官知到佢必定係有学问嘅人，就叫佢传授的学问。守关的官员知道他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就叫他传授些学问。(55)

其中“是必”和“一定”在用例数目上不相上下，若说区别，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主要动词是“要”的时候，副词须用“一定”。在其他材料里，多用“是必”，说明“是必”处于主流地位。

## 第四节 句末助词

出现在句末的助词，有的表示事态，有的表示语气。助词研究到了今天，一个趋势是把语气词从助词类里划分出来。这里使用“句末助词”的概念，主要是因为文献里



表事态的助词和表语气的语气词有时候使用相同的文字，个别表事态的词兼有某种语气，或者另外表示某种语气，“语气词”或者“语气助词”的概念无法涵盖，而将这些词的事态内容与语气内容割裂开来又不符合语言事实，所以根据它们出现在句末的特点归纳为“句末助词”。

在研究语气和语气词时，从口语获得第一手材料是最佳的，因为语气助词声调上的些许变化，一些细微的语气、口气的表达，从文字上很难反映出来。不过由于汉语（方言也不例外）里语气助词已经是不可或缺的表达手段，文献里用文字记载的语气助词也基本上能反映出语气表达的大貌。

总观三部学话文献，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都用了大量的句末助词，而且句末助词的文字比较一致，CME 还有拼音的标注，本节将三部作品整合起来考察，根据 CME 的音标注出当时读音的国际音标（圆括号里的音标是 CME 的标注形式，如 CME 无注音则空缺）。

## 一、用于陈述句的句末助词

～咯，[lok<sup>3</sup>] (lok<sub>□</sub>)，个别注音为 [lo<sup>33</sup>] (lo<sup>□</sup>)：

表示情况发生变化，或新的情况将发生：

[1] 我已经起过几间屋，都几熟行咯。我已经盖过几间房子了，都挺熟悉这行的。(38)

[2] 因为睇唐人书讲出佢哋已经用指南针有几千年咁耐咯。因为看中国人的书说他们已经用指南针有几千年那么久了。(36)

[3] 噉知到南便係边处，就好易分得开东西北个三便咯。那么知道南边在哪儿，就很容易分开东、西、北那三边了。(36)

[4] 我所讲嘅，你要照样嚟做呀。係咯。我所说的，



你要照样子来做啊。是了。(33)

在《粤音指南》里还见到一个“嚟”的写法，用法与“咯”相同。

～嚟，[lo<sup>33</sup>] (lo<sup>⌚</sup>)：

主要表示命令、说明的语气：

[5] 抽呢<sub>梗</sub> 衣服出去晒下嚟。把这柜子衣服拿出去晒晒吧。(25)

[6] 咅夜就唔入得城嚟<sub>囉</sub>。这么晚就不能进城了吧。  
(20)

个别例子反映“嚟”有“咯”的用法，如“啊，你番嚟嚟咩。啊，你回来了啊。”(44)，加上“咯”有时也注音同“嚟”，说明在文字上“嚟”和“咯”有混淆的可能，但是短音的“咯”表示事态，长音的“嚟”主要表示语气，这是比较明显的分别。

～嚟，[lei<sup>11</sup>] (<sub>⌚</sub>lai)：

表示对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的确认，或者表示判断：

[7] 我今朝搭艇去沙面嚟。我今天早上搭艇去沙面了。  
(14)

[8] 你去边处转水土嚟呢？你去了哪儿转水土呢？  
(44)

[9] 朋友，医生喺处吗？喺睇症房嚟。朋友，医生在吗？在病房呢。(43)

[10] 佢嘅学生之中，有七十二个係贤人嚟。他的学生之中，有七十二个是贤人。(54)

[11] 三样针都係世上有用嘅物件嚟。三种针都是世界上有用的东西。(36)

～自：

句末的“自”只出现在否定句中，表示暂时保持现在的情况：

[12] 我而家唔知自呀。我现在还不知道啊。(40)



～咗，[tsə<sup>33</sup>] (che<sup>⌚</sup>)：

表示将要进行某个动作，带有随意性，只在《粤音指南》和CME两本书里见到，这种说法，今天广州方言里多用“先”：

[13] 噉等我嚟睇下咗。那么让我来看看吧。（粤音指南，10）

[14] 等我翻嚟咗。等我回来吧。（CME，11）

～啲，[wɔ<sup>22</sup>] (wo<sup>⌚</sup>)：

表示转述、请求：

[15] 亚发，师奶叫你入去，教你企台啲。阿发，太太叫你进去，教你摆桌子啊。（35）

[16] ——佢几时嚟呢？——佢话一阵间就嚟啲。——他什么时候来呢？——他说一会儿就来的。（10）

[17] 医生，我呢个朋友有啲咳，想请你睇下啲。医生，我这个朋友有点儿咳嗽，想请你看一看。（43）

～噃，[pɔ<sup>33</sup>] (po<sup>⌚</sup>)

表示带有加重意味的说明、提醒：

[18] 呢只猪重过啲只噃。这头猪比那头重啊。（21）

[19] 佢嘅耳唔多好噃。他的耳朵不太好啊。（4）

[20] 我见佢坐处，冇读书噃。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没读书啊。（5）

[21] 我唔噃处，你要看住门口噃。我不在这儿，你要看着门口啊。（21）

～添，[tim<sup>55</sup>] (t̩im)：

表示增加并且强调的语气：

[22] 近日又喺海边筑一条堤岸，将来一定兴旺啲添。近日又在海边筑一条堤岸，将来一定更兴旺。（52）

[23] 重有一件好啱嘅，因为个处又近住我嘅姊妹同我亚叔处添。还有一件很巧的，因为那里还跟我的姐妹和叔叔的住处靠近。（66）



[24] 因为个处係田边，条路好窄，而且又凹又凸，总唔平直嘅添。因为那里是田边，路很窄，而且又凹又凸，一点儿也不平直。(68)

作为实词的“添”本来就有增加的意思，所以由实词虚化发展而来的这个句末助词在表示语气的同时，还保留了“增加”的义项，因此它出现的句子或分句中，一般都有“又”、“还”、“再”等表示重复、再次的副词。

～咁，[tsə<sup>55</sup>] (che):

表示把事情往小里说的态度，同样的读音，有不同的写法，包括“噃”、“嚟”、“啫”、“嗜”和“嗜”，不过以“咁”为最多见：

[25] 你见噃样有几耐呢？有晓不过一个月咁。你觉得这个样子有多久呢？有了不过一个月而已。(43)

[26] 广东地方都几大，亦有好多山，但唔係十分高大咁。广东的地方也挺大，也有很多山，但不是十分高大。(52)

[27] 医得，但係要割咁。能治，但是要动手术。(42)

[28] 我哋唔食面包，要食饭咁。我们不吃面包，要吃饭而已。(6)

～啲，[kwa<sup>33</sup>] (kwá<sup>3</sup>):

表示估计，对某种事实的推测：

[29] ——我唔曾量过，但我估有亩几地。——冇咁多啲。——我没有量过，但是我猜有一亩多地吧。——没这么多吧。(23)

～嘅，[ke<sup>33</sup>] (ke<sup>3</sup>):

表示确认，强调的语气：

[30] 你咁软弱，我估你一定有啲病嘅。你这么软弱，我猜你一定是有些病了。(43)

[31] 个位医生都几好嘅，我识佢嘅。那位医生都挺好的，我认识他的。(43)



[32] 嘸个处好多人会起病嘅，你话坐监难唔难呢？在那儿很多人会生病的，你说坐牢难不难呢？(46)

[33] 你有读书冇呢？我冇读书嘅。你有没有读书呢？我没有读书的。(2)

“嘅”既是结构助词，又可以出现在句末，因此对于句末的“嘅”需要进行判断，纯粹在句末表达语气外，它可能是“的”字结构的成分，例如“呢个野係我整嘅。这个东西是我做的。(5)”还可能是兼表结构和语气的：“呢枝笔唔好写嘅。这支笔不好写的。”

## 二、用于祈使句的句末助词

～喇，[la<sup>55</sup>] (—lá)：

主要表示建议、命令、请求等。没有一部书用“啦”：

[34] 好喇，你听我讲喇。好了，你听我说吧。(3)

[35] 等我睇过做得唔喇。让我看看能不能做吧。(11)

[36] 落啲乜野喺处呢？粉丝喇。放些什么东西在那里头呢？粉丝吧。(34)

有时也表示事态发生变化，但是不是主要用法：

[37] 你见好好多喇吗？你觉得好很多了么？(44)

与“喇”连用的一个固定形式，是“喺喇”，表示带有无奈味道的确认，这是在《粤音指南》里见到的写法，同样的意思在《粤语全书》里写作“喺喇”，例如：

[38] 尔唔使嚟催嘅。我一做起就送去你处喺喇。你不来用催的。我一旦做好就送到你那儿好啦。(65)

～囉，[la<sup>33</sup>] (lá<sup>3</sup>)：

与“喇”相比，声调的降低使建议的意味消失，命令的语气加强：

[39] 你哋好落手做囉。你们该开始做了。(5)

[40] 要熄灯囉。要熄灯了。(8)



[41] 倘若係新添嘅，就要打沙桩或杉桩㗎。假如是新盖的，就要打沙桩或杉桩了。(39)

《粤语全书》还有一个写作“𠵼”的词，读音和用法与之相似：

[42] 你睇下𠵼，个张台好多尘嘅。你看看了，这张桌子很多灰尘的。(8)

[43] 倒啲热水落我嘅洗身盆𠵼。倒些热水进我的洗澡盆吧。(25)

[44] 唔使咁快落船𠵼。不用这么快下船吧。(11)

### 三、用于疑问句的句末助词

～呢，[ni<sup>55</sup>] (‿ ni)：

用在特指疑问句、反复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中，表示疑问：

[45] 你量过呢幅地有几大呢？你量过这块地有多大呢？(23)

[46] 佢因乜事俾人拉呢？他因为什么事情被人抓呢？(24)

[47] 你搵番个只羊唔曾呢？你找回那只羊没有呢？(22)

[48] 呢个火炉烧煤嚟烧柴嘅呢？这个火炉是烧煤还是烧柴的呢？(22)

～吗，[ma<sup>13</sup>] (‿ má)：

用在是非问句中，对不知道的事情进行询问：

[49] 你呢处係画则嘅吗？你这个地方是画屋则的吗？(40)

[50] 医得好吗？能治好吗？(42)

[51] 朋友，医生喺处吗？朋友，医生在这儿吗？(43)

～咩，[me<sup>55</sup>] (‿ me)：



用在是非问句中，询问并希望得到某种证实：

[52] 师奶，你叫我咩？太太，你叫我吗？(34)

[53] 你想去个间学堂考试咩？你想去那间学堂考试吗？(69)

[54] 你唔怕佢要贵你嘅咩？你不怕他要贵你的吗？(32)

“吗”和“咩”都是在是非问句后表示疑问的词，从用例上看“咩”用得更广。

#### 四、同时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句末助词

～呀，[a<sup>33</sup>] (á):

表示请求、同意、轻微的感叹和列举，还可用于疑问句：

[55] 先生请你嚟教我呀。先生请你来教我呀。(3)

[56] 佢使开唔俾我拧呀。他在用着不让我拿呀。(5)

[57] 呢啲水好热呀。这些水好热呀。(8)

[58] 呢个症好关係嘅呀。这个病很严重的呀。(42)

[59] 你听朝去买野个时，要买够面包呀，汤肉呀，牛油呀，生果呀，及各样野<sub>啫</sub>。你明天早上去买东西的时候，要买够面包呀、汤肉呀、牛油呀、水果呀，以及各种东西啊。(34)

[60] 个处有几多人，你知唔知呀？那里有多少人，你知道不知道呀？(4)

～吖，[a<sup>55</sup>] (á):

陈述句里多表示同意、要求等，也可以用于特殊疑问句和反复疑问句，只在《粤音指南》和CME两本书里见到：

[61] 听日嚟喇，后日嚟都好吖。明天来吧，后天来都好啊。(CME, 2)



[62] 呢人嚟呀？什么人来啦？(CME, 2)

～<sup>嗰</sup>，[ka<sup>33</sup>] (Ká<sup>˧</sup>)：

用在肯定句和疑问句中，有强调和提醒的意味：

[63] 唔係要得你多<sup>嗰</sup>。不是多要你的钱的。(41)

[64] 倘若唔打理，将来就怕会内伤<sup>嗰</sup>。假如不打理，将来就可能会成内伤的。(43)

[65] 呃条裤係边个<sup>嗰</sup>？那条裤子是谁的？(12)

[66] 生生（先生）呢几件衫，我见你至做嘅咁，做乜咁快烂<sup>嗰</sup>？先生这几件衣服，我看到你才做的，怎么这么快就烂了？(33)

以上 19 个句末助词，基本上覆盖了语言表达中需要帮助表达的一些细微内容。

从意义和文字的关系看，同一个语气或者事态意义使用不同文字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同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也有时出现重叠的现象。这是书面文献使用自造字时不可避免的情况，因为作者对于“口”字偏旁右边用来纯粹标音的文字有不同认识和不同选择。

从整体上看，句末助词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专职分工，例如祈使句使用“喇”和“囉”，是非疑问句使用“吗”和“咩”，非是非疑问句使用“呢”等。因此，“呀”、“吖”和“<sup>嗰</sup>”几个句末助词可以同时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兼职”现象就比较突出。这三个兼职的句末助词在特殊疑问句中的情况，与另一个专职的特殊疑问句句末助词“呢”相比，差别主要在使用的情况下。“呢”由于是专职的身份，因此它是非是非疑问句绝对的第一选择，“呀”、“吖”和“<sup>嗰</sup>”的出现情况则比较偶然，例如以“边个”问人的句子，在《粤语全书》中有 16 句，其中 14 句以“呢”结尾，只有一句用“<sup>嗰</sup>”，另外一句没有使用疑问词；又如以“做乜（做乜野）”提问的句子，20 句中仅有一句用“呀”，一句用“<sup>嗰</sup>”，其余全部用“呢”。



## 第二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二）

本章考察清末粤方言词类构词中有语法意义的后附（补）成分，包括方位处所词的后附成分、表可能的词尾（兼谈助动词）、表动向和结果的后补成分以及动词体貌成分。

### 第一节 方所词

方位词和处所词属于名词的范畴，它们的特点在于构词中有一些固定的“后附”成分，功能是辅助表示方向方位和处所地点，彼此功能相似，故归入一节探讨。

#### 一、方位词

方位词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之分。

单音节方位词一般成组出现，包括“东、南、西、北；左、右；前、中、后；上、下；内、外；头、尾”，它们可以单用，在动词后边做宾语，也可以做区别性的修饰语，



更多的是与别的地点、处所名词组成复合的方位结构<sup>①</sup>。

双音节方位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复合词，包括：底下、中间、侧边；对面、正面、面前、周围、隔篱。它们的用法比单音节方位词更自由，或者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或者与别的名词组成短语。第二类则使用固定方位词后附成分。

方位词的后附成分，从学话课本看，主要是“便”。 “便”的用例丰富，出现在三类词之后：

1. 数词+便：两便、三便、四便。
2. 代词+便：呢便、嗰（個）便、边便、此便。
3. 方位词+便：里便、外便、内便；左便（左手便）、右便；南便、北便。

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位词后附成分，“便”与好些形式有所纠缠。

首先是“便”和“边”。《粤语全书》里，“边”和“便”的区别在一般名词和方位名词之间很分明，一定是“一般名词+边”、“方位词+便”。它们的混淆集中在“代词+～”的格式上，比如：

呢 [ni ˥] 边/呢便：

- [1] 呢阵时呢边屋好晒。<sup>晴</sup>这时候房子这边会很晒。(15)  
[2] 我喺呢便街住。我在街这边住。(17)

嗰边/嗰便：

- [3] 打嗰边行喇。打那边走吧。(5)  
[4] 佢喺嗰便住。他在那边住。(17)

其他文献里还有“方位词+～”的混淆：

- [5] 先将左边呢幅折起，再将右边呢幅叠上嚟。先将左边这幅折起来，再将右边这幅叠上来。（《粤音指南·卷

<sup>①</sup> “东南西北”和“左右”两组没有看到有它们参与的复合结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绝对方位词的关系，不需要参照物；如果要与别的处所名词组合，他们一般是要以双音节的形式，即加上方位词的后附成分进行组合。



### 三·第十章》)

[6] 重係右便棚好，左便棚有个的锣鼓讨厌。还是右边棚好，左边棚有那些锣鼓讨厌。（《粤音指南·卷三·第十一章》）

这种混淆体现出“便”和“边”的同源关系：“便”（今天的读音为 [pin˧˥]）的来源应该就是方位名词“边”（今天的读音为 [pin˥]），《粤语全书》中用字的区别最能说明这一点：

一般名词	指示代词	方位词
边	→ 边/便	→ 便

由于方位词本身就是表示方向方位，因此出现在方位词之后的语素本身表方位的功能逐渐弱化，体现在形式上就是语音发生变化，语调变低，书写形式也相应改变，于是就有了“边”和“便”的区别，但是由于指示代词一来本身不是表示方向只是表示远近，二来又与前面的指示代词语素关系密切，因此在指示代词之后就有混淆：用“边”侧重表示方向的功能，用“便”则是侧重构词语素的功能。“边”和“便”的混淆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在意义方面，从“边缘”、“侧边”虚化为“方位”，中间会有一个过渡阶段，能够同时表示比较实在的“方向”和比较虚的“方位”，在这个中间站里，实虚的界限其实不太分明，造成两可的选择<sup>①</sup>。

与“便”竞争方位词词尾地位的，从《粤语全书》看，

<sup>①</sup> 不过，书写形式的选择有时也会受到书写惯性的影响，比如“数词+便”，有的比较虚，表示方向，如：就好易分得开东西北个三便咯（36）。有的用例就比较实，“侧边、边缘”意味比较重，如：珠江嘅两岸，一啲都係平原，十方（分）合做生意（52）。四便墙角要油灰色（26）。不论是那种情况，一径都是使用“便”，暂时只能用书写习惯来解释了。



还有一个“头”<sup>①</sup>。“头”只存在于“里十头”：

[7] 佢喺花园里头住嘅。它在花园里头住。(12)

[8] 只雀仔就由里头出嚟。那只鸟就由里头出来。(49)

它虽然只出现在“里头”一个词里，使用情况却与“里便”不相上下：“里头”一共6例，单独使用3例，与名词构成方位结构3例；“里便”5例，单独使用2例，组成方位结构3例。这种特殊的“平等”现象，是说明“头”是被取代的词尾，还是说明“头”是外来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考察才能确定。

《粤音指南》则提供了相当多的“头”作词尾的用例，据此可以分出两套系统：

头：后头、上头、里头、外头

便：东便、西便、左便、右便

这两套系统传达的信息是，“便”用于“东南西北”和“左右”这种不需要参照物的绝对方位名词，“头”则是用于需要参照物的“上下”、“里外”等相对方位名词。很有可能这是某一时期词尾的分工，因此清末文献里零星地出现“里头”、“上头”等词，也许不是临时受到官话或者某些外来因素影响，而是早期粤方言用法的残留。二者竞争的结果是“便”进入了“头”的领域，两个系统合二为一，“头”逐渐减少。

## 二、处所词

### 1. 处

“处”在《粤语全书》中有大量的用例，体现出丰富的用法，可以分为三组。

<sup>①</sup> 在《粤语全书》里，还有一个“面”，只看到存在于“上面”里：“上面个层就砌根灰。”(40)这个用法一来只出现了一次，二来在其他文献里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暂不涉及。



第一组是单独出现在动词后构成述宾结构，还可以出现在数词和名词之间：

[9] 我见佢坐处有读书。噃。我见他坐那儿没读书啊。(5)

[10] 而且去一处十分安乐嘅地方。而且去一处十分安乐的地方。(56)

第二组是出现在体词性的成分后构成偏正结构，包括一般名词和地点名词之后，如：

[11] 你要先去则师处，请佢画一张屋则。你要先去则师那儿，请他画一张屋则。(39)

[12] 即係老虎，及喺山林处住嘅呢啲野兽。也就是老虎，以及在山林那儿住的这些野兽。(50)

[13] 先係洒的谷种落田处。先是洒一些谷种在田那儿。(61)

第三组是在指示、疑问代词之后：

[14] 嗰处有好多字纸。那儿有好多字纸。(3)

[15] 打边处去呢？打哪儿去呢？(5)

出现地点名词后的“处”已经弱化，由于前面已经有明确的地点，表处所的实际功能减弱；而在代词之后已经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构词语素。这两种环境下“处”的名词性质已经弱化了。

## 2. 地方

“地方”是一个处所名词，教材用例中大部分是名词的用法，如“我见有的地方的坑渠係唔通嘅。我看見有的地方的水渠是不通的。(63)”。但是有些时候“地方”出现在地点名词后，由于前面有了一个明确的地点，“地方”表示“某一地域、空间”的意味就被消减了。试比较地点名词和“地方”之间插入“嘅”和没有“嘅”的情形：

[16] 中国南便嘅地方的耕种家多係种米。中国南边的地方的耕种家多是种米。(61)

北便地方一到冬天落好大雪。北边地方一到冬天下很



大雪。(37)

[17] 广东嘅地方多係一年种两造米嘅。广东的地方多是一年种两造米。(61)

广东地方分开九府十州。广东地方分开九府十州。(52)

[18] 中国嘅地方係分十八省。中国的地方是分十八省。(45)

省城在广州府地方。省城在广州府地方。(52)

### 3. 定

“定”[tɛŋ˧˥]在《粤语全书》中出现过两次：

[19] 佢亦係去考试嘅，但唔多知定。他也是去考试的，但是不太懂地方。(69)

“定”是借音字，其来源可能是“地方”，似是较早表处所的名词，保留在一些相对固定的用法之中。在《粤讴》作品中有一见：“问你个的丑处，搵边定来挤。问你那些丑处，找什么地儿来放。（《新粤讴·今晚就係拜七夕咯》）”这里是疑问的用法，而《粤语全书》中是否定的用法，“定”可能是属于疑问和否定小类的处所词，单独使用。

## 三、“后附”成分

这里所谈论的“后附”成分，其实是指由于构词的缘故造成本身独立表示方位、处所功能减弱，进而有一定虚化的成分，在清末主要是“便”和“处”。

首先，它们本身都是名词。作为方位词后附成分的“便”，在清末其他文献里有作实词单用的用法，不过例子比较少，如：“搵 呢啲晒过嘅嚟掉转便。把这些晒过的转个向。（《粤音指南·卷三·第十章》）”，而“处”还有大量名词性的用法。这说明“处”和“便”都有一个名词出身

之所以成为“后附”成分，就是因为前面的名词已经明确地说明了方位和处所，如“左便”，“左”已经是明确的方位，“工艺厂处”中的“工艺厂”已经是明确的地点，



于是“便”和“处”弱化。从使用的情况看，“便”的发展早于“处”，因为“便”的名词用例大大少于“处”。

从这一点看，在不插入“嘅”做连接的时候，“地方”的功能与“便”、“处”平行。“地方”这种后附用法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因与音节数目并非单音节有关，双音节限制了它的虚化。不过“地方”由名词而出现后附成分用法的用例，对理解“处”专职处所后附成分这一功能的演变途径提供了参考线索。

## 第二节 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和助动词

“助动词专用于修饰动词，常位于动词前”，它不同于纯粹的动词，也不同于副词，“是介于副词和动词之间的一种词”<sup>①</sup>。依据意义的标准，又可以把助动词分为表可能、意愿和应当三类<sup>②</sup>。清末广州方言助动词里，最有特点的是可能类助动词，在此结合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得”一起讨论。

### 一、动词词尾“—得”<sup>③</sup>

“得”做动词单用的时候，有“拥有”、“能够”和“可

<sup>①</sup> 杨伯峻等：《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3 页。

<sup>②</sup> 参见段业辉：《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sup>③</sup> 关于“得”的性质，下文有论证：在否定的“唔 V 得/唔 V 得 X”的结构系统里，渐渐受官话影响出现了“V 唔 X”的说法，如：“我去得晏，买唔倒咯。我去得晚，买不到了。(21)”但是从来没有“V 唔得”的说法，这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得”与动词结合不仅紧密，而且由来已久，是一个老牌的词尾。正是因为“得”早已经发展为动词词尾，使“得”与动词之间再无“唔”入侵的空隙。



能”等意思。表“拥有”的“得”在动词后，可表示得到某结果，表“能够”的“得”也能出现在动词前作助动词，但是从用例上看，“得”最常见的用法是在动词后，表示能够或可能。

[1] 我要换过衣服至去得。我要换过衣服才能去。(12)

[2] 梗要俾过佢哋至做得。一定要给他们才行。(66)

[3] 个张餐台坐得几多人呢？那张餐桌能坐多少人呢？(8)

否定形式，是“唔 [m↓] V 得”：

[4] 她食紧饭，唔嚟得啲。她正在吃饭，来不了呀。(16)

[5] 女人唔做得男人嘅工夫。女人做不了男人的事情。(18)

“得”比其他动词后的成分更接近动词，如果有其他的后接成分，都要在“得”后面，帮助表示各式可能的结果，所以说“得”是一个动词词尾。如：

[6] 卖咗咯，唔买得倒咯。卖完了，买不到了。(21)

[7] 佢唔解得出啲。他解释不出来啊。(12)

[8] 嘿知佢买得起唔呢？不知到他买不买得起呢？(15)

[9] 见好辛苦，痛到唔抵得住。觉得很辛苦，痛得受不了。(42)

[10] 后来食完野个时，已经夜唔番得去学堂咯。后来吃完东西的时候，已经很晚回不了学堂了。(70)

## 二、助动词

用动词词尾“得”表示可能是广州方言一个显著的特征，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官话里有悠久历史的表可能的助动词在广州方言里空缺，实际上清末粤方言的各类文献都出现了可能类的助动词。

1. 得：

“得”做助动词表示能够，在历代官话材料里都有，但是《粤语全书》中仅见两例：



[11] 北便地方一到冬天落好大雪，令人唔得行咁紧要。  
北边地方一到冬天就下很大雪，让人走不了那么严重。（37）

[12] 但凡官府拉住嘅，倘若有（冇）钱就好难得放番出嚟。但凡被官府抓住的，倘若没钱就很难能放出来。（45）

“得”做助动词的用法在广州方言写作的曲艺作品里颇为常见，但是在学话课本里数量极少，如：

[13] 总系两头牵扯，唔知几时正得埋堆。总是两头牵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粤讴》，第 161 页）

[14] 唔见面讲透苦心，死亦唔得眼闭。不见面把苦心讲透，死也不能眼闭。（《粤讴》，第 97 页）

《金丝蝴蝶》里“得”做表示可能的助动词的用法丰富，与出现在动词后表示可能的用例情况大致相当。没有出现“能”。

《新粤讴》表示可能的句子，用“可以”、“可”和“能”比较多，而且“能”一般都与“得”连用，构成“能 V 得”的结构。“得”做表示可能的助动词的用法也很丰富。

《俗话倾谈》表示可能的句式，最主要的有“可以 VP”、“能 V 得”和“V 得”三种，没有“得”做助动词的用法。

将这三类作品与《学话课本》的用法相对照，在语义相同的情况下，“得”后置的用法是主流，清末口语中作为助动词的“得”已经不属于口语的范畴了。

## 2. 呷：

《粤语全书》中的“哈”有两个义项<sup>①</sup>，第一是表示可能、将要出现某种行为变化，与官话相同，如：

[15] 因为有啲唔好嘅官，因想钱，就连埋个啲好百姓

<sup>①</sup> 有一个例子，“哈”出现在句末，类似今天口语常听到的“追加”这种表达方式：“倘若雀公，就会唱歌，唱得好好听嘅，有啲说话添哈。倘若是公雀，就会唱歌，唱得很好听，有些还说话呢会。（49）”



都哈拉去难为呀。因为有些不好的官，由于想要钱，就连那些好的百姓也会抓去难为的。(45)

[16] 一转冬天就好冷，有时哈落雪添。一入冬就很冷，有时还会下雪。(37)

第二个义项是表示具有某种能力，善于做某事，广州方言今天多用“识”：

[17] 呢个人好本事做生意，好哈办货。这个人做生意很有本事，很会办货。(38)

[18] 倘若雀公，就哈唱歌。倘若是公雀，就会唱歌。(49)

“哈”字形上与会议的“会”区别，一来说明语音上的差别，二来也显示语义上的无关。不过，个别时候字形上也写做“会”：

[19] 佢好会讲说话嘅。他很会说话的。(16)

### 3. 可以：

《粤语全书》中的“可以”，出现的数量不算少，共有14个例句，而且在使用上与“得”有较明显的分工。“可以”主要表示客观允许的可能性，如：

[20] 噉就可以令死后嘅人唔使受地域嘅辛苦。那就可以令死后的人不用受地域的辛苦。(56) ——以“噉”指代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内容，都是人死后不入地狱的客观条件。

[21] 个啲新兵可以打样操法，至少要几个月，然后至可以打仗。那些新兵这样操练，至少要几个月，然后才可以去打仗。(53) ——新兵去打仗，前提条件是受到了足够的训练，才能被允许出征。

[22] 倘若佢俾心机嚟学，可以兴旺咯。倘若他用心来学，那么那个地方就可以兴旺了。(52) ——以“倘若”为关联词的假设条件句是“可以”出现的典型环境。

“可以”还经常与“得”共现，“得”表达主体本身有能力，“可以”则使句子添加了客观条件的部分，“可以”



呼应的是整个句子的条件部分，而不是能力部分：

[23] 倘若有钱嘅人就有喫难，可以买得野，但係好贵。倘若有钱人就没有这么难，可以买得了东西，但是很贵。（46）

[24] 噟样法子係令细仔自己都可以学得倒野。这种方法是令小孩子自己都可以学得到东西。（30）

[25] 哟咩（羊）嘅肉亦係好好食，啲毛亦係好有用，因为搣嚟织得绒呀，啲皮都可以整得好多野。羊的肉也很好吃，毛也很有用，因为用来可以织绒，皮也可以弄成很多东西。（50）——前面在说羊毛的时候，没有用“可以”，后面说羊皮的时候，就加上了“可以”，二者之间多少存在了主次的区别。

#### 4. 能：

“能”在《粤语全书》中只见了5例，如：

[26] 四处都搣竹篱隔住，令人不能摘得。四处都用竹篱隔起来，令人不能摘到。（27）

[27] 有时都令佢抵肚饿，或冇水饮，使佢能抵得各样艰难辛苦。有时也让他挨肚饥，或者没水喝，让他能够抵受各种艰难辛苦。（53）

它们在分布上有三个特点：

- (1) 与表可能的词尾“得”共现；
- (2) 以“不能”的用法居多，5例中占了4例；
- (3) 没有出现过“能够”。

### 三、“可以”、“能”和“—得”的互补

助动词的基本语义是表示主观感受的，但是其下又可以分开几个小类，比如表示已然或者未然，表示主动的意愿还是客观条件的促使等。从《粤语全书》“得”的用例来看，表示可能性的“得”通常用于描述一般规律或者已然



的情况，而且主要是说明主体的主动承受能力，这样就在“未然”和“客观条件促使”这两个地方留下空白，而“可以”和“能”正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可以”做助动词时，在有客观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假设条件复句中），一般不能与“得”互换。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才能和“得”共现。此外，“可以”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如果单独表示许可，要用“做得”（或者“造得”）。

“得”本身多表示主动能力，“能”在官话里也是如此，因此“能”与“得”重合，不似“可以”那样与“得”互补，这是“能”少出现的原因。而《粤语全书》里使用的“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上，尤其是在否定的时候强化功能更为突出。

其他两本学话课本提供的例证可以印证《粤语全书》的归纳。《粤音指南》里，“可以”的用例全部都是出现在未然、假设的条件下，也可以与“得”共现，不过“能”在其他两本书里都没有出现过。如：

[28] 若系老爷而家得闲，可以带佢入嚟。假如老爷现在有空，可以带他进来。（《粤音指南·第三卷·第一章》）

[29] 现在有一位老爷荐个人过我，一两日就可以嚟咯。现在有一位老爷推荐一个人给我，一两天就可以来了。（《粤音指南·第三卷·第二十章》）

[30] 你可以共你啲伙记借顶帽，借对靴，就造得喇。你可以跟你的伙计借顶帽子，借对靴子，就行了。（《粤音指南·第三卷·第十八章》）

正如上文针对《粤语全书》的分析，由于存在“得”、“可以”和“能”的些微分工，才会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中都有“可以”（包括“能”）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表可能、能够的“得”在助动词和词尾这两个语法位置上的消长，是在助动词这个位置给“可以”或“能”留出了进入



的空间。从书面材料虽然不能够证明“可以”和“能”的口语性质，但是这至少是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用法。

### 第三节 动词后补成分

动词后出现的成分类型多种多样，其中一部分与补语关系密切，比如表动作方向、趋向和表动作结果的成分，一般在语法系统里都被看作是补语，称为“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但是对一些与动词结合紧密的单音节成分，以及一些在基本义项上有所引申的成分，“补语”不能全面概括它们的存在状态。这些动词后的修饰说明成分与动词之间一般不能插入别的成分，在语义上承接动词的动作，用法上不局限于一种范畴，因此本文称之为“动词后补成分”。广州方言的动词和形容词以单音节为主，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本节介绍清末广州方言所出现的丰富的动词后补成分，主要是动向和结果两个范畴，而且这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语义联系。

#### 一、动向后补成分

表示动向的后补成分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表示动作的方向、动作的终点和动作的趋向。部分表示动向的词，能够引申表示动作的结果。

##### (一) 表示动作的方向

###### 1. 向上的方向

～起：

动词“起”本身是表示由下向上的运动过程，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方向向上：

[1] 扯起个幅布喇。把那幅布扯起来。(24)



[2] 有好多人嘅蚊帳係整成一度门噏，用蚊帳钩嚟挂起。有很多人的蚊帐是弄成一扇门的样子，用蚊帐钩来挂起。(62)

“向上”之外，“起”还可以和“上嚟”共现，强调动作使物体离开原来的位置：

[3] 噏就将的秧搵起咗上嚟。那就将那些秧全都拔起来。  
(61)

[4] 执起咗啲骨上嚟，入过落一个金塔处，然后再葬过别处。把那些骨头全都捡起来，放入一个金塔里，然后再葬到别处。(67)

～起身：

“起身”做动词时是起床的意思，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方向向上：

[5] 企起身喇。站起来了。(5)

～高：

“高”本来形容在上的高处，也可以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向上的方向，不过用例并不是很多：

[6] 倘若起高就热，跌低係冷。倘若起高就热，跌下就是冷。(36)

[7] 就举高张椅行过。就举起那张椅子走过。(64)

作为形容词的“高”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动作的状态，但是有“高”和“低”的对比，如例[6]，说明“高”能够而且确实承担过这一表方向的功能。

“～上”的用例没有发现。

## 2. 向下的方向

～低：

“低”形容在下的一个方位，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向下：

[8] 倘若起高就热，跌低係冷。倘若起高就热，跌下就是冷。(36)

[9] 到睡个时就俾扇拨过，落番低佢。到睡觉的时候



就用扇子拨一拨，将它放下。（63）

“低”最常连接的动词是“瞓”，表示躺下：

[10] 你瞓低，等我听下你个肺了。你躺下，让我听听你的肺。（43）

[11] 或企定或瞓低。或者站立或者躺下。（53）

### 3. 向外的方向

～出：

“出”单用表示动作方向的用例很少，多用“出嚟”。

[12] 唔使，移出啲就得咯。不用，移出一点就行了。

(24)

～开：

“开”虽然也可以表示动作向外的方向，但与“出”相比，它强调的是离开：

[13] 移开个张椅搵下喇。把那张椅子移开来找找吧。

(24)

[14] 因为我搬开的藤椅嚟扫个笪地。因为我搬开那些藤椅来扫那块地。（64）

如果主语是一个主体，“开”还可表示由总而分的离散：

[15] 楼板及墙脚板就揀大条杉介开嚟做。楼板及墙角板就用大条的杉木割开来做。（40）

[16] 解开俾我睇下喇。解开让我看看吧。（42）

在《粤语全书》中常见“分开”一词，句子重心在于说明“分开”之后出现多项结果：

[17] 通世界上所有生物分开两样，叫做动物植物。全世界所有生物分成两种，叫做动物植物。（50）

[18] 广东地方分开九府十州，每一府分开几县或十几县。广东地方分成九府十州，每一府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县。（52）

[19] 啾就将的秧攞起噃上嚟，分开一执一执。那就将



那些秧全部拔起来，分成一把一把的。(61)

#### 4. 向内的方向

～入：

[20] 佢昨日搬入隔篱屋嘅。他昨天搬进隔壁的房子了。(24)

[21] 你间屋咁旧，我估住入唔係几合宜。你那间房子那么旧，我想住进去不是很合适吧。(66)

～埋：

“埋”本身做动词时表示靠近，如：

[22] 埋呢处喇。靠近这里吧。(11)

[23] 埋到去睇下，原来係织造局。近到去看看，原来是织造局。(59)

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向心方向。如果“埋”后面是处所词，则表示动作靠近或进入到某处；如果“埋”指向名词，则表示分离物件的聚拢：

[24] 个时有几个学生企埋黑板处计数。那时有几个学生站在黑板那儿算数。(31)

[25] 有的专讲隐埋喺山林。有的专门讲在山林隐居。(55)

[26] 缩埋个头，挛埋个背脊。缩起头，弯着背。(68)

[27] 佢学生将佢所讲嘅说话，与及佢嘅行为，记埋成为一部书。他的学生将他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行为，记起来成为一部书。(54)

～落 2：

“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向下运动，称为“落 1”，一个是进入某一位置、处所，称为“落 2”。“落”只要是单独出现在动词后面而且不表示结果，一般都是“落 2”，表示进入某一位置或处所：

[28] 就煲响薏米及风栗，入落只鹅里头。就煲一些薏米和板栗，放入那只鹅里头。(34)



[29] 又将皇帝押落监处。又将皇帝押入监牢。(49)

### 5. 回转的方向

～番：

[30] 做子女嘅应该要爱番父母呀。做子女的应该要爱回父母啊。(18)

[31] 而且又欠落人哋有啲银，不歇咁嚟催我还番。而且回欠下别人一些钱，不停地来催我<sup>我还回去</sup>。(58)

文字上，表示回转的动作，本字应该是“返”，今天看来，“返”不再是一个词，只是作为构词语素存在，当时的文献也不见“返”（今天的读音为 [fan ɿ]），《粤语全书》作“番”（今天的读音为 [fan ɻ]），另两本 CME 和《粤音指南》都做“翻”，文字的不对应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番/翻”是音变的结果，而且作为动词后补成分的这一音变很早就发生了，因为本字与读音不对等，才可能给文字的选择留下空间。从今天的广州方言来看，“翻”（今天的读音为 [fan ɿ]）和“番”读音不尽相同，但是从当时的用法来看，“番”和“翻”是作为同音字使用的。

### 6. 经过的方向

～过：

“过”的义项丰富，表示经过某处是其中之一，但是用例较少，常与“行”、“经”搭配：

[32] 地（睇）见个处咁窄，就举高张椅行过。看见那儿这么窄，就把椅子举高走过。(64)

[33] 佢行过上下拥倒我呀。他走过附近的时候把我挤倒了。(24)

[34] 因为有好多船要係（喺）个处经过。因为有很多船要在那儿经过。(28)

### （二）表示动作的终点

～到：

表示动作到达某一位置、地点，主要有“去到”、“入



到”、“埋到”等搭配：

[35] 去到佢间铺头，睇见一个细仗仔。去到他那间铺子，看见一个小孩子。(65)

[36] 入到第二班嘅房，睇见墙上挂起好多画，同埋啲大张嘅地理图。进到第二个班的房子，看见墙上挂起很多画，还有一些大张的地图。(31)

较常见的固定用法是“至到”，但一般不表示到达某方位，而表示到达某时间或某程度：

[37] 至到个日，各人都已经执便噃行李，预备动身。到了那天，各人都已经收拾好行李了，准备走。(62)

[38] 画倒之后，你睇过係啱，就交俾个则师同你打理，至到起好佢。画好之后，你看过是对了，就交给那位则师帮你打理，直到把它起好。(39)

### (三) 表示动作的趋向

表示动作趋向的词最主要的是两个：“嚟”和“去”。它们除了做动词，还可接在有方向性的动词后，表示有参照的趋向。“嚟”和“去”直接出现在一般的动作动词后的情况比较少，在《粤语全书》中只见到“揾嚟”一种。由于它表示的是动作的趋向，所以主要出现在有方向性的动词后头，包括：

～嚟：出嚟、落嚟、番嚟、入嚟、上嚟、埋嚟

～去：出去、落去、番去、入去、上去、开去

这样的复合结构不仅单用，也能够用在一般的动作动词后，不过单用的情形更多。以下是复合结构用在一般动作动词后的用例：

[39] 因为怕个啲坐监嘅人会走出嚟呀。因为怕那些坐牢的人会走出来啊。(46)

[40] 亦有好多塘喺（係）人哋买啲细条嘅鱼放落去嚟养。也有很多池塘是别人买些小鱼放进去来养。(51)

[41] 佛教唔係中国本来有嘅，係由印度国传入嚟嘅。



佛教不是中国本来有的，是由印度国传进来的。（56）

以下是几个说明：

### 1. “落嚟”和“落去”里的“落”

“落嚟”和“落去”里的“落”分别是两个不同的“落”，“落嚟”中的“落”是“落1”，表示向下的趋向；“落去”的“落”是“落2”，表示向里的趋向。这是从用例的情况分别出来的：

落嚟：

[42] 你话佢知，我唔落嚟咯。你告诉他，我不下来了。（5）

[43] 一有上谕落嚟，官府就出告示。一旦有上谕下来，官府就出告示。（47）

[44] 因为怕佢会喺半路跌落嚟呀。因为怕他会在半路跌下来啊。（28）

落去：

[45] 台中间挤个蓝色花樽係处，插啲白花落去。桌子中间放个蓝色花瓶在那儿，插些白花进去。（35）

[46] 就用一个缸，装满清水嚟，放佢落去。就用一个缸，装满清水，把它放进去。（51）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落去”才有可能表示向下的趋向，造成歧义，如：

[47] 你落去见佢唔呢？你下去/进去见他吗？（5）

### 2. “起嚟”

《粤音指南》里有多例“起嚟”的用法，如：“捶起嚟”、“执起嚟”、“打起嚟”，但是《粤语全书》中只有“起”、“起身”，或者是“上嚟”。官话里“起来”就是一个特殊的不对称的词，没有“起去”与之对应，《粤语全书》里不见“起嚟”，双音节则用“起身”代替，是有道理的。《粤音指南》与官话密切，也许“起嚟”的说法就是由官话影响而出现，但是这种影响只在清末开端，并没有延续



下去。

### 3. “番”

与“番”搭配的双音节趋向动词后补成分有两个：

～转头：

[48] 到我就开个影相镜嚟影晓几幅，噃就番转头出晓闸。至于我就打开照相机照了几张相，然后就回头出了闸。

(60)

～去归：

[49] 我就番去归执定行李。我就回家收拾好行李。

(27)

[50] 我就番去归第到，听日嚟睇过。我就回到别处，明天再来看。(29)

[51] 讲完我就番去归。说完我就回去了。(58)

一般见到“去归”的用法比较多。CME 有一例：“我要寄信翻归乡下。（第 10 课）”，只有“归”与“番”搭配。“归”是一个进一步强调“返回”概念的语素，因此在搭配上不大能够随意。可以假设，“番去归”作为一个固定的结构，可能出现两种省略形式，一是“番去”，一是“番归”。“归”最终没能取得固定的地位。

## 二、结果后补成分

### (一) 由动向引申表示结果的后补成分

上述由动向后补成分引申出来的表结果的用法，一共有七个：起、落、出、埋、番、过和到（倒）。虽然同样表示结果，由于词本身的意义基础不同，因而突出的是不同的结果出现路径。

～起：

“起”引申表示某结果的出现，强调完成的状态：

[52] 呢部书做起咯。这本书做好了。(5)



[53] 等我画起个则，然后计过，再通知你喇。等我把则画好，然后算一算，再通知你吧。（40）

[54] 我记起有一个朋友係（喺）处作监工。我记起有一个朋友在这里作监工。（59）

～落 1：

出现在动词后表示向下运动的“落 1”的用例没有发现，只有引申的用法，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包含有自上而下的意味：

[55] 见有馆规写落话，凡学生唔係有紧要事就唔准告假。看见有馆规写下说：凡是学生没有要紧的事就不准请假。（31）

[56] 而且又欠落人哋有啲银。而且又欠下别人一些钱。（58）

[57] 一日我去街，就交落条锁匙过佢。有一天我上街，就把钥匙交给他。（64）

～出：

“出”在动词后大部分是引申的用法，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

[58] 后来佢亦会生出好多金鱼仔添。后来它还会生出很多小金鱼来。（51）

[59] 后来佢整出个的餸，有几位都可以将就。后来他做出的那些菜，有几位还可以将就。（60）

～埋：

“埋”引申为表示动作的发生，强调的是这一动作出现时包含的“连带”意味：

[60] 重有啲多饭，都俾佢食埋咯。还有一点儿饭，都让他给吃了。（13）

[61] 佢话唔使怕，我会出埋你嘅使用。他说不用怕，我会连你的费用也出了。（27）

[62] 请你画个屋则，而且交托过你同我起埋。请你画



张屋则，而且交给你帮我盖起来。(40)

～番：

“番”纯粹表示动作返回方向的用例不多，更多情况下，“番”指向名词，强调同样物件的返回。这个时候，“物件的返回”和“动作的结果”是有重合的：

[63] 你搵番个只羊唔曾呢？你找回那只羊没有呢？

(22)

[64] 等到佢大个时就捉番佢嚟食。等到它长大的时候就把它捉回来吃。(51)

[65] 后来亦再得番生命。后来又再得回生命。(56)

[66] 叫个做木佬嚟整番好个张台喇。叫个木匠来弄好那张桌子。(18)

～过：

“过”从表示空间经过的意义引申为表示结果，暗含了对动作周遍性的强调：

[67] 个啲天热衣服，睇过有污糟嘅，就俾洗衣佬洗干净喇。那些夏天的衣服，看看有脏的，就给洗衣服的人洗干净吧。(33)

[68] 所以皇帝立意改过新国政。所以皇帝立意改变成新的国政。(48)

[69] 周围扫过灰水。周围都扫扫灰水。(41)

[70] 到睡个时就俾扇拨过，落番低佢。到睡的时候就用扇子拨拨，将它放下。(63)

这个“过”与表示动作经历或者重行的体貌用法不同，它侧重的不是动作与时间相关的过程，而是动作造成的结果。比如“睇过”暗示看的时候，要看完所有衣服的情况；“改过”则强调维新是对国家政策的完全的变更；“拨过”是指用扇子把整个蚊帐都扇过一遍。因此与这个“过”结合的动词多为“睇”、“换”等，一般是在未然的语境，或者陈述一般情况的语境下出现。不过，即使是出现在已然



的语境里，其意义重心也不在表示经历，还是在于动作的周遍性，如：

[71] 周围睇过之后，就问及下个处生意嘅情形，再坐一排至去。周围看过之后，就问到那里生意的情形，再坐一会儿才离开。（59）

[72] 执起噃啲骨上嚟，入过落一个金塔处，然后再葬过别处。把那些骨头全都捡起来，放入一个金塔里，然后再葬到别处。（67）

～倒：

在“到”引申为表示结果的时候，文字上写作“倒”。 “倒”在动词后表示得到某个物品，或动作完成得到某个结果，在CME里特别注明：“This (到) is the correct character, but the first (倒) represents the correct tone。‘到’是本字，但是‘倒’反映出正确的读音（第5课）。”意义变化，读音也相应发生改变：

[73] 你搵倒头路唔曾呢？你找到出路没有呢？（22）

[74] 我执倒一毫子噃。我捡到一毛钱啊。（24）

[75] 画倒之后，你睇过係啱，就交俾个则师同你打理，至到起好佢。画好之后，你看过是对了，就交给那位则师帮你打理，直到把它起好。（39）

## (二) 其他结果后补成分

～得：

“得”在广州方言里用法繁多，表示得到某个结果是其中之一，不过与其他表可能、能够等的用法相比，这一用法用例很少：

[76] 我收得一封呴。我收到一封信而已。（17）

[77] 噉几年间就赚得好多个银。那几年间就赚到很多钱。（38）

～亲：

“亲”在动词后，表示某个结果的出现。它是一个含有



贬义的后助成分，前面动作的结果一般都是不好的：

[78] 佢头先打亲我。他刚才打了我。(18)

[79] 我有一日整湿个身，冷亲噏就起咳咯。我有一天把身子弄湿了，受了凉就咳了起来。(43)

[80] 佢有一对爪謬得好稳阵，总唔怕跌亲佢嘅。它有一对爪子抓得很牢，总不怕把它给摔着了。(49)

～住：

与“住”的本义相关，动词后的“住”表示某动作的结果使某物停驻，这也是“住”发展为表动作持续的第一步：

[81] 即时捉住佢，解啱佢去巡警局。马上抓住他，把他押去警察局。(69)

～着：

“着”在动词后面，表示一个接触、相遇的结果，它前面的动词比较有限，多为“搵”、“遇”等：

[82] 我记起有一个朋友係（喺）处作监工，就搵着佢嚟探下。我想起有一个朋友在这儿作监工，就找到他来看。

[83] 係个处遇着一个朋友。在那儿遇到一个朋友。(27)

[84] 上日我遇着一件事，真係令我欢喜。前天我遇到一件事情，真是让我欢喜。(27)

[85] 倘若你烂着第个嘅，就要你赔番喇。倘若你打烂别个的，就要你赔了。(65)

在共同语中，表动作和状态持续是用“着”，而广州方言用“住”。形成这一差别，在于“着”和“住”表示结果的时候侧重点不同。在广州方言中，“住”侧重表示停驻，而“着”侧重表示遇到，相较之下，表示静态停驻的“住”更容易虚化为表持续的体貌助词。共同语表持续状态的体貌助词“着”也是从表静态附着的意义发展而来的。但是



在广州方言中，“着”在动词后并没有发展出“附着”的义项，因此也无法成为方言体貌助词的选择。共同语和方言选择了不同的词进行引申虚化，关键在于这些词在表结果这一个环节中的意义。

广州方言的动词和形容词以单音节为主，还有一些单音节词有表示动作完成结果的作用，如“～完”：

[86] 嘸件野做完咯。那件东西做完了。(16)

[87] 我哋睇完之后，就再去行下街。我们看完之后，就再去逛逛街。(70)

很多表结果的词都有向前发展一步、成为虚化成分的可能，但是语言的容量是有限的，虽然同样表结果，但是如果词语本身较强地保留了原有形容词的意思，就不能像前面的“得”、“亲”和“住”一样，有进一步的动作。这也说明语法化的关键是意义上的虚化。

以上这些表结果的用法往往又成为其他在动词后表示体貌、可能等虚化成分的起点。将“动向”、“结果”和下一节的“体貌”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链条：

动向→结果→体貌

这三个环节之间是一步步虚化的关系<sup>①</sup>。

## 第四节 动词体貌成分

清末，广州方言的体貌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体”主要是表示动作、事件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客观状态，“貌”则

---

<sup>①</sup> 并不是每一类表结果或者体貌的成分都来自上一个表动向或结果的环节，但是这个关系链对于帮助认识一些来源不明的成分词是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的。



在此基础上更着重体现动作主体一定的主观情绪<sup>①</sup>。以下是文献出现的主要体貌成分。

## 一、动词体貌成分

～住：

“住”从表示停驻的结果发展出表示动作持续的用法：

[1] 四处都竹<sub>撢</sub> 篱隔住，令人不能摘得。四处都用竹篱隔着，让人不能够摘到。(27)

[2] 你手<sub>揸住</sub>个部係乜野书呢？你手里抓着的那部是什么书呢？(24)

[3] 就对住个的纸嘅野嚟讲好多说话。就对着那些纸的东西来说很多话。(55)

[4] 我所讲嘅，你要<sub>依住</sub>嚟做噃。我所说的，你要照着来做啊。(35)

由于字有所本的缘故，“住”的用法完全不受官话里“着”的影响，在广州方言里，“住”和“着”有明确的分工，即使是在用字上也极少发生混淆。

～过：

“过”除了空间上的经过、结果上的周遍外，还有表示时间上的经历的用法。根据语境的不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示已经发生的经历，是在已然的语境中：

[5] 我已经<sub>话过</sub>几回咯。我已经说过几次了。(16)

[6] 佢<sub>嚟过</sub>呢处好多回咯。他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16)

[7] 你<sub>食过</sub>牛尾唔曾呢？你吃过牛尾没有呢？(11)

第二个层次是要重复发生的经历，是在未然的语境中：

<sup>①</sup> 参见张双庆：《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年版，第 3 页。



[8] 噉就将的秧攞起噃上嚟，分开一执一执，再种过落田处。那么就将那些秧全拔起来，分开一把一把的，再种回田里。(61)

[9] 讲到个阵，将近夜咯，我就番去归第到，听日嚟睇过。讲到那时，将近夜晚了，我就回到别处去，明天再来看。(29)

[10] 我旧时个啲唔好睇嘅，要做过几件新样嘅至得。我以前那些不好看，要再做几件新款的才行。(32)

～晓 [hiu ˥]:

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

[11] 个时佢已经死晓，将近入殓咯。那时他已经死了，将要入殓了。(67)

[12] 倘若过晓时候，就有得睇嘅喇。倘若过了时候，就看不到了。(70)

[13] 我搵晓好耐都唔搵得倒。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22)

[14] 佢就对我话，我打烂晓你房圆台对上个枝灯。他就对我说，我打烂了你房里圆台对上的那盏灯。(64)

[15] 中国除晓儒教之外，亦有道教。中国除了儒教之外，还有道教。(55)

～啞 [tsɔ˥]:

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

[16] 见个灯罩崩晓好大笪，灯筒又断啞，灯壶又裂。看见灯罩崩了好大一块，灯筒也断了，灯壶也裂了。(64)

[17] 噉个细仗仔就走啞开去，喉处流眼泪，唔噉出声。那么那个小孩子就走了开去，在那儿流眼泪不敢出声。(65)

[18] 佢今朝食啞饭咯。他今天早上吃了饭了。(16)

“晓”和“啞”都是表示动作的完成状态。从用例的情况看不出“晓”和“啞”功能上的差异，只在数量上有多



少之分。《粤语全书》中“晓”占绝对优势，“啞”仅有7例，但是在《粤音指南》，“晓”和“啞”不分上下，而且“啞”还多了几例，至于CME，就只用“啞”，完全看不到“晓”。

在《金丝蝴蝶》、《新粤讴》和《俗话倾谈》三部作品中，动态体貌成分都是“了”、“住”和“过”并列，见不到“晓”或者“啞”，《俗话倾谈》还用“得”表示完成，只有在《圣经》里才能发现“晓”和“啞”。不同类型的作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书面记录的选择，“晓”和“啞”属于口语，“了”属于书面语，分野是明确的。

口语里的“晓”和“啞”显然都不是表示完成的本字，而且二者读音完全不同，应是各有所本，殊途同归，在表示动作完成这个位置上展开竞争。这些不一致的现象显示表完成的动态助词的源头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开：

“开”作动向后补成分表示动作导致在空间上的分离结果，是从“离开”这个意义发展出来的。如果表示动作本身的状态，则是从“开始”这个时间方面的意义发展出来，表示动作的起始并持续：

[19] 佢讲开乜野呢？他在讲什么东西呢？(4)

[20] 写开字唔好讲说话呀。写着字不要说话啊。(4)

[21] 佢使开唔俾我拧呀。他在用着不让我拿啊。(5)

～紧：

“紧”在动词后，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22] 又有几个喺处读紧文法书。还有几个在那儿正在读文法书。(31)

[23] 入到里便，啱啱审紧一个贼。进到里头，正在审着一个贼。(70)

[24] 操紧之时，要用好多工夫。操练的时候，要用很多工夫。(53)



～下：

在《粤语全书》中，动词后的“下”专门表示动作时间持续上的短时，没有“下”做动量词的用法，也没有以动词重叠表示短时、随意的用法：

[25] 请你讲出嚟俾我~~听下~~喇。请你说出来给我听听罢。(7)

[26] 你想~~下~~就话我知喇。你想想就告诉我吧。(12)

[27] 佢係好心嘅，想请我伺候~~游下~~日本国。他是好心，想请我陪他游游日本国。(27)

[28] 唔该你~~将就~~下我喇。请你将就一下我吧。(16)

其他表短时的方式，只有用时间词“一阵”，既不省略“一”，也不说“一阵间”，如课文里相邻的两个句子：

[29] 我歇~~下~~同你做喇。歇~~一阵~~至去喇。我歇歇帮你做吧。歇一会儿再去吧。(16)

所有清末文献中都见不到动词重叠的用例。不过动词本身不能重叠，“V下”结构却能重叠，重叠之后，第一个“下”还能省略：

[30] 讲~~下~~讲~~下~~，觉得冇几耐就到步。说着说着，觉得没多久就到地方了。(62)

[31] 又𠎗认係佢嘅亲戚，讲~~讲下~~，又忽然话，重有一间学堂，好过呢间好多嘅。又假装认他是亲戚，说着说着，又忽然说，还有一间学堂，比这间好很多的。(69)

文字上，“下”又可写做“吓”。

～噃 [sai˧]:

“噃”意义上又有“晓”、“完”和“全部”的综合，在动词后强调动作所涉及的对象是全部的，有周遍性：

[32] 卖~~噃~~咯，唔买得倒咯。卖完了，买不到了。(21)

[33] 我一啲都依~~噃~~你讲嘅咯。我全都依你说的。(22)

[34] 个间空屋~~满~~噃沙尘。那间空房子里满是沙尘。  
(25)



[35] 又睇下的家伙整到掘𠵼，钝𠼼，生𠼼锈，就好恼，闹晓佢几句。又看到那些东西都弄到曲了、钝了、生了锈，就很生气，骂了他几句。(65)

[36] 所有啲玻璃杯，啲银器，各样嘅兜碟都要洗干净𠼼。所有那些玻璃杯、那些银器，各种的碗碟都要全部洗干净。(35)

## 二、动词体貌成分的性质

以上讨论的是出现在动词后的体貌成分，它们能够辅助动词表达多层次的动态内容，是当时广州方言里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但是这些词的性质不尽相同，如果根据它们与动词结合的紧密程度来判断，有的可以看作是词尾，有的属于结构助词。从文献的情况看，与动词结合得最紧密的，有“紧”、“住”、“过”和“下”。

判断体貌成分是词尾还是助词，一直是语法学里的重要问题。从文献看，当时广州方言（现在也如此）与动词结合最紧密的，除了表可能的词尾“得”之外，就是结果补语，所以单凭与动词结合的程度不能断言某一成分的性质。从文献提供的证据看，清末这些体貌成分的性质已经定型，发展变化的空间不大，所以能为论证体貌成分性质提供的线索也不多。

不过，除了通过考察与动词结合的程度来判断体貌成分的性质之外，相似意义的不同表达手段之间可否替换也是一个判断的方法，例如对“下”的考察。

“下”一直都出现在动词后，判断它为词尾，一是因为动词加上“下”之后可以重叠，二是因为与之对应的“一阵”出现在动宾结构、动补结构之后时，这时的“一阵”不能够与“下”替换，如：

[37] 某先生，请你喺呢处等我一阵，因我想去见下我



亚婶，同佢讲几句说话。某先生，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因为我想去看看我的婶婶，跟她讲几句话。（70）

[38] 你坐处一阵，等我去药房揷啲开胃药水过你食  
吖。你在这儿坐一会儿，等我去药房拿些开胃药水给你吃。  
(44)



## 第三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三）

本章考察清末广州方言的句式，包括否定句、比较句、给予句、处置句、被动句以及三种疑问句。

### 第一节 介词与前置修饰

以动词为中心，修饰限制成分出现在动词后的为后置，而修饰限制成分出现在动词前的则是前置，广州方言的不少句式是以动词的后置补足成分和连动句为主<sup>①</sup>，这些句式总的来说对使用前置的介词结构进行修饰比较排斥，而倾向于各种后置的手段，比如词尾、各种后置的助词。如果没有单纯的后置形式，连动句也是受青睐的选择之一，这样可以使前后成分的地位相对平衡。连动句是介词产生的一个基础，可在广州方言中，一些在前面起引出动作对象作用的词，不管它是否开始朝介词方向发展，或者已经符合了介词的界定，它的动词意味还是很重的。

下面讨论一些今天已经被认为是介词的词在《粤语全

<sup>①</sup> 例如比较句、处置句和被动句等，详见以下几节的论述。



书》中的用法，以了解前置的介词结构这一语法手段在当时广州方言的情况。

打：

[1] 你打边个门口入嚟嘅呢？我从大门入嚟嘅。你从哪个门口进来的呢？我从大门进来的。（7）

[2] 噉我而家同你去喇，打边便去呢？打呢便去就係咯。那么我现在跟你去吧。打哪边去呢？打这边去就是了。（42）

“打”本身还有动词的用法，是击打、打理的意思。在书中没有“从”的用法，“从”只表示“信从、随从”的意思。今天方言里所说的“运”也没有出现。

向：

[3] 有（冇）指南针就唔知由边处嚟，向边处去至合嘅。没有指南针就不知道由哪里来，向哪里去才正确。（36）

介绍方向的词，“向”是最主要的。不过如果动作的对象是人，还可用“问”。从几个用例来看，“问”的动作性还比较明显：

[4] 佢话呢阵好闭翳，有好多人问佢搵银。他说这阵子很麻烦，有很多人问他要钱。（38）

等：

[5] 所有木料都换过实木，等啲白蚁唔咬得入。所有的木料都换成实木，让那些白蚁咬不进去。（41）

[6] 你坐艇头，等我坐艇尾喇。你坐艇头，让我坐艇尾吧。（11）

“等”本身也是一个动词，有等待的意思，在这种介绍使让对象的句子里，有的时候也包含“等到”的意味：

[7] 等我听日得闲至去搵佢喇。等我明天有空再去找他吧。（39）

[8] 等我画起个则，然后计过，再通知你喇。等我把屋则画好，然后算过，再通知你吧。（40）

同：



跟今天的广州方言用法一样，“同”可以引介出好几种动作的对象，包括跟从、比较、帮助和动作对象等：

[9] 个先生请我食晏，我就同佢去。那位先生请我吃午饭，我就跟他去了。(30)

[10] 你估个只蛋同呢条鱼边样重呢？你猜那只蛋跟这条鱼哪个重呢？(21)

[11] 我想你同我整一只箱唄。我想你帮我做一只箱子而已。(65)

[12] 因我想去见下我亚婶，同佢讲几句说话。因为我想去见见我的婶婶，跟她说几句话。(70)

这些功能多样的引介用法之中，引介出帮助对象的，还可以用“帮”，有明显的动词性：

[13] 但呢类生物唔会帮人做工夫。但是这类生物不会帮人做事情。(51)

[14] 净係学做兵，唔曾会帮国家打仗个时，就已经使去国家好多银咯。只是学当兵，还不会帮国家打仗的时候，就已经用去国家很多钱了。(53)

而表示“跟从”的，还可以用“同埋”，“埋”本身是个动态助词，在这里作构词语素，凸显了“同”的动词性：

[15] 佢同埋我嚟嘅。他跟着我来的。(13)

[16] 佢係同埋孔夫子个时嘅人。他是和孔夫子同时代的人。(55)

另外一个跟“同埋”的构词方式相类似的，是“连埋”，书中未见“连”的用法：

[17] 因为有啲唔好嘅官，因想钱，就连埋个啲好百姓都会拉去难为呀。因为有的不好的官，因为想钱，就连那些好的百姓都会抓去为难啊。(45)

文献反映介词、介词词组的情况，主要有两个特点：

1. 几个比较专门化的介词，都是官话里从唐开始就比较广泛使用的，比如“将”，又比如“打”；



2. 有方言特征的词<sup>①</sup>，比如“同”，又比如“等”，则是功能繁多，并且跟动词的用法关系密切。

汉语里介词的情况一直都比较模糊，主要是它跟其他词类，比如动词、连词等有比较多的牵扯。一般认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介词”，“介词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都有一个词义由实变虚的过程，做介词后用法有了变化，表达的意思也有了变化。”“在汉语发展史中，介词经历了专一化、精密化的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介词是一词多功  
能，很多介词可以引进不同类型的介词词组……汉语介词功能的专一化是从唐以后开始的。”<sup>②</sup>

跟共同语专一化、精密化的介词比较，广州方言的介词并没有完全脱离动词的范畴，也没有进一步的精密专一。它的两个特点，一是用法单一但与官话相同，一是多元化的方言用法，这些都显示广州方言与共同语的介词发展过程并不相同，而且广州方言里介词的系统还没有进入与共同语同步的阶段。

介词发展不完善，与介词结构修饰动词的手段不是主流，二者互相影响。在介词本身还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词类时，由它带领的结构也很难在语法系统里取得完整的地位，而这种得不到充分运用的语言状态又反过来限制了介词的进一步发展。

## 第二节 否定句

构成否定句的主要因素，是否定词和否定词的位置。

<sup>①</sup> 一些更有方言特征的介词应该还有，但是可能受到文献内容、数量的影响，无法反映出来。

<sup>②</sup> 张赪：《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 页。



否定词包括否定副词和否定动词，在“副词”的章节没有讨论否定副词，这里专门介绍一下。

## 一、否定词

冇：

否定动词，可以否定名词性的成分，也可以否定谓词性的成分：

[1] 所以而家漸漸知到维新党嘅法子係好，已经设立好多学堂，冇晓旧时嘅考试咯。所以现在漸漸知道维新党的办法是好的，已经设立很多学堂，没有以前那样的考试了。(48)

[2] 你睡个阵係半夜唔係呢？冇咁夜。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半夜呢？没有这么晚。(15)

[3] 我哋冇开价嘅。我们没有乱开价的。(9)

唔：

最基本、最常使用的否定副词，用在谓词性成分之前，否定动作行为或者性质状态，相当于官话里的“不”：

[4] 我唔识讲呢啲，请你教我。我不知道说这些，请你教我。(3)

[5] 我唔着呢件衫，俾过第二件我。我不穿这件衣服，再给我另外一件。(12)

[6] 呢枝笔唔好写嘅。这支笔不好写。(3)

作为最基本的否定词，“唔”和其他语素一起，构成了一些专用的否定词，包括：

“唔好”，表示劝阻、禁止：

[7] 你第二回唔好噏做呀。你下次不要这么做啊。(16)

[8] 唔好淋得湿过头。唔。不要淋得湿过头啊。(19)



“唔曾”，否定某种状况曾经发生、实现过：

[9] 我唔曾食早饭呀。我还没吃早饭啊。(15)

[10] ——起餐唔曾呢？——唔曾呀。——开饭没有呢？——还没呢。(6)

[11] ——你量过呢幅地有几大呢？——我唔曾量过，但我估有亩几地。——你量过这块地有多大呢？——我还没量过，但我猜有一亩多。(23)

“唔係”，对“係”进行否定，包括判断性的否定和强调性的否定：

[12] 唔係要得你多嗰。不是多要你的钱的。(41)

[13] 咁大只火船唔係易整嘅。那么大的轮船不容易造的。(13)

[14] 的路好掂线，所以唔係难知定。那些路很直，所以不难知道地方。(70)

“唔”本身可以否定形容词，但是用“唔係”来否定形容词的情况更多见：

[15] 今日个味牛肉整得唔係好。今天那味牛肉弄得不好。(60)

[16] 广东地方都几大，亦有好多山，但唔係十分高大呀。广东的地方也挺大，也有很多山，但不是十分高大的。(52)

“唔该”，已经没有多少否定的意味，表示请求、感谢：

[17] 唔该你同我讲佢听喇。请你帮我讲给他听吧。(15)

[18] 真係唔该你指点我咯。真是多谢你指点了我。(39)

咪：

用法与“唔好”相同，表示劝阻、禁止：

[19] 个盖衾得密，咪俾佢离开一条罅。那盖子要盖得密，别让它露出一条缝来。(65)



《粤音指南》里还有“咪个”的用法，“个”应该是习惯上的衬音词：

[20] 你咪个话佢爱咁多，就俾咁多，必要讲吓价至好呀。你别让他要多少就给多少，一定要讲讲价才行啊。  
(《粤音指南，第三卷·第十九章》)

未曾：

否定动作、状态等的已经发生或者完成，用法与“唔曾”相当：

[21] 因我去得早过头，个处都未曾开市。因为我去得太早了，那里都没有开市。(59)

[22] 我历来叫沙艇都未曾试过咁快嘅。我向来叫沙艇都没有试过那么快的。(70)

在《粤语全书》中没有看到“未”的使用，但是在其他文献里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俗话倾谈》里“未曾”和“未”同样使用，“未”的数量还比较多。

## 二、否定句

### 1. 可能补语句的否定式

广州方言否定句没有特别不同于官话的地方，最突出的差异在可能补语句否定式否定词“唔”的位置。“唔”一般出现在整个可能补语结构的前面，而不是在动词和补语之间，如：

[23] 佢话唔换得啲。他说换不了啊。(12)  
[24] 女人唔做得男人嘅工夫。女人做不了男人的事情。(18)

[25] 有啲唔养得熟嘅，俱係叫做野兽。有些养不熟的，都是叫做野兽。(50)

从整个补语的否定和修饰状态来看，可能补语和“唔”这个否定词的分布并没有特殊性。一方面，在没有“得”



的补语里，否定时也是“唔”放在整个补语前面：

[26] 有一只眼唔睇见野嘅。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

(4)

[27] 我都想搬好耐嘅咯，但唔搵到合适嘅地方呢。我也想搬很久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已。(66)

[28] 但係皇帝都唔放番出嚟，都重係皇太后揸权柄呀。但是皇帝也不放出来，都还是皇太后掌权啊。(48)

另一方面，其他的副词在修饰带“得”的补语时候，也都是在动补结构之前：

[29] 中国嘅地方，係分十八省，百姓至住得密係山东省。中国的地方，是分成十八个省，老百姓住得最密的是山东省。(45)

[30] 好难信得佢过嘅。很难信得过他的。(17)

这种否定词位于被否定结构之前而不是之中的否定形式，也和带“得”的可能补语的另一种否定形式中的“不能”位置相同：

[31] 四处都搵竹篱隔住，令人不能摘得。四处都用竹篱隔着，让人摘不了。(27)

[32] 我固之唔去佢嘅地方，亦唔俾佢嚟我嘅地方，便的瘟疫不能传染得到。我固然不去他的地方，也不让他来我的地方，那么那些瘟疫就不能传染得到了。(63)

这说明“唔”在否定可能补语句的时候，是按照系统的规定，出现在副词应该出现的位置上的。但在清末也出现了“唔”在动词之后否定可能补语的例子，但是这时可能补语句里动词后面不能是“得”，这种情况保持到现在：

[33] 我去得晏，买唔倒咯。我去得晚，买不到了。  
(21)

[34] 呢啲柴好湿，透唔着嘅。这些柴很湿，点不着的。(22)

不过，《粤语全书》中的这种用法数量很少，仅见两



例。此外，在木鱼书、俗话和粤讴作品中，都能见到“唔 V 得 C”和“V 唔 C”两种用法共存，在《俗话倾谈》中还同时有“唔 V 得 C”、“V 唔 C”和“不能 VP”三种形式。基本上，“V 唔 C”的总量要少于“唔 V 得 C”。

## 2. “冇”和“冇”字句的对称

作为否定动词，“冇”可以否定各种事物和事件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它和“冇”完全对称。在否定名词性成分时，这种对称和共同语区别不大，主要在针对事件的存在的时候，“冇”表示肯定，“冇”表示否定：

[35] ——你冇读书冇呢？——我冇读书嘅。我冇读书。  
——你冇有冇读书呢？——我冇读书。我冇读书。  
(2)

“冇”出现在连动句而非兼语句的时候，其否定也可以直接转换用“冇”：

[36] 不论冇翼飞嘅，冇翼飞嘅，但凡先时係一条虫，后来变成有翼嘅，都係入昆虫个类呀。不论有翅膀飞的，没翅膀飞的，只要之前是一条虫，后来变成有翅膀的，都是归入昆虫那类。(51)

[37] 一到夏天就好热咯，呢季都有雨落，但唔似春天咁多咁。……因为个阵唔冷唔热，冇乜雨落，而且好风色添。一到夏天就很热了，这一季也有雨下，但不像春天那么多。……因为那时候不冷不热，没什么雨下，而且风景很好。(37)

否定词在否定句中的位置，动词和副词形成了两套分明的系统：动词的否定是变换式的（“冇”和“冇”），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对称，这对否定词本身以及用法上的固定有帮助；副词的否定是添加式的（“唔”+～），位置固定，但是否定词本身比较活跃，加上语流音变的影响，词汇上因此出现更替，例如从用“唔曾”发展到使用“未曾”等。



## 第三节 比较句

### 一、等同句

等同句主要是用两个词来体现：“好似”和“同”<sup>①</sup>，后面有“一样”或“噃”呼应。如果要指明相同的内容，一般用“咁/噃+x”带出。句式包括：

好似……一样：

[1] 哟台椅油深黄色，好似楼板一样。那些桌椅油深黄色，好像楼板一样。（26）

好似……咁+adj. /噃 (+n)：

[2] 有一枝玻璃筒，中间载住条水银，好似口针咁大，会上会落嘅。有一支玻璃筒，中间装着一条水银，好像一口针那么大，会上会下的。（36）

[3] 亦有烧的纸整嘅野，好似道教嘅人噃，呢的都係无益中国嘅咯。还有的烧纸做的东西，好像道教的人那样，这些都是对中国无益的。（56）

[4] 晒到背脊好似烧猪皮噃色，佢嘅工夫真係难做咯。晒得后背好像烧猪皮一样的颜色，他的事情真是难做了。（61）

同……咁：

[5] 教呢班嘅法子都係同第一班咁上下。教这个班的方法也是同第一个班差不多。（31）

否定形式主要用否定词“冇”，后面有“咁/噃”呼应，偶尔也用“唔似”：

<sup>①</sup> 《新粤讴》里还有用动词“学”的。



冇……咁 adj. /喟 n. :

[6] 哟花十分好睇，但冇中国嘅咁香。那些花十分好看，但是没有中国的那么香。(27)

[7] 广东隔篱个省係叫做广西，地方都几大，但係冇广东咁旺。广东隔壁那个省叫做广西，地方也都挺大的，但是没有广东那么兴旺。(52)

[8] 但个呢（呢个）冇先时讲个个喺本事。但是这个没有前面说的那个那么本事。(38)

[9] 呢季都有雨落，但唔似春天咁多咗。这一季也有雨下，但是不像春天那么多而已。(37)

## 二、差比句

差比句谓语的核心是形容词，如果有比较对象，在形容词后用“过”带出。广州方言里“过”的用法不少，但是在形容词后，一般都是表示比较。如：

[10] 呢条竹长过嗰条。这条竹子比那条长。(14)

[11] 差役困佢住係差馆个处，重辛苦过坐监呀。差役把他困在差馆那儿，比坐牢还要辛苦啊。(47)

[12] 教呢班嘅法子都係同第一班咁上下，但工夫高过先班一级。教这个班的方法也是同第一个班差不多，但是内容比前一个班高一级。(31)

《粤语全书》和其他两部文献里出现了“较”，是作动词而不是介词介绍出比较的对象，后面的形容词也能带前置的程度副词：

[13] 处置各样事干，较之别人，格外周到。处置各种事情，跟别人相比，格外周到。(57)

共同语差比句的主要用词“比”有从表示“等同”向“比较”发展的经历。综合粤方言的其他材料，虽然“比”



字的出现率很低，却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在曲艺作品中，“比”都是表示“等同”的意思：

[14] 心清好比秋江水，不受人家半个钱。（《金丝蝴蝶·金蝶发端》）

[15] 况且近日女流，就唔比往日咁腐败。况且近日女流，就不像往日那么腐败。（《新粤讴·奴去过埠》）

[16] 全系精光铜，总唔驶得，非比夹心，尚有番的皮。全都是精光铜，全部都用不了，不比夹心铜，还有点皮可用。（《俗话倾谈·横纹柴》）

而“比”在口语少用的原因，还可能与另一个高频词“俾”同音有关，文献反映有的应该是用“俾”的地方，干脆就写作“比”：

[17] 就係比你学番如此，你都做唔嚟。就是让你学成这样，你也做不了。（《新粤讴·今晚就係拜七夕咯》）

### 三、等同句和差比句的不同系统

广州方言的差比句与共同语的“比”字句有明显区别，以形容词为中心，共同语“比”字介词结构带出的比较对象在前，广州方言则在形容词后有“过”和“比较对象”两组后置成分。“过”虽然不是介词<sup>①</sup>，但经过这种结合形式的固定，它在句子里一般已不能单独出现在形容词之后，后面一定有比较对象，而“过”与比较对象的语序关系，恰巧与共同语形成前置和后置的对比：

共同语：	A <u>比</u> B    x
广州方言：	A    x <u>过</u> B

<sup>①</sup> 一般认为“过”还不是典型的介词，详见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



这种差别也体现在方言内部的等同句和差比句之间：

广州方言等同句： A 似 B x

广州方言差比句： A x 过 B

也就是说，广州方言表示比较的句式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系统：等同句用的是前置的介绍体系，“同”是介词，“好似”和否定的“冇”虽是传统意义的动词而非介词，但是其功能都属于介绍出比较对象；而差比句是用后置的补足体系，比较对象后置。

差比句的后置体系不仅仅包括比较对象，还包括比较程度，如果不需要带出比较对象，含有比较信息的程度副词也放在形容词后，常用的包括：

～得多：

[18] 呢个贵得多。这个贵得多。(9)

[19] 你哋两个人边个重呢？佢重得多。你们两个哪个重呢？他重得多。(13)

～过头：

[20] 呢张椅大过头。这张椅子太大了。(11)

[21] 因我去得早过头，个处都未曾开市。因为我去得太早了，那儿还没有开市呢。(59)

如果假设在整个广州方言语法体系里，存在这样一个差比（比较）的后置体系，那么就可以对一些成分的后置分布提供解释。最明显的是谓语修饰成分中一些既可以前置又可以后置的副词，它们本身就是表示比较结果的词，后置时可见到明显的或隐含的比较意味：

～多：

[22] 呢处要点多一枝灯呀。这儿要多点一盏灯啊。

(8)

[23] 等多一日至去喇。多等一天才去吧。(10)



～多啲<sup>①</sup>:

[24] 要落多啲煤至得嚟。要多下点儿煤才行的。(22)

[25] 第二时整面包，要落多啲盐至得呀。以后做面包，要多下点儿盐才行啊。(22)

～啲:

[26] 我话要短啲，你重俾长啲嘅。我说要短点儿的，你怎么还是给长的。(13)

[27] 近日又喺海边筑一条堤岸，将来一定兴旺啲添。近日又在海边建一条堤岸，将来一定会更兴旺的。(52)

～先<sup>②</sup>:

[28] 你去先喇，我后来至去。你先去吧，我呆会儿才去。(16)

[29] 有人话个枝指南针，唐人整先嘅，但唔知得实在。有人说那个指南针，是中国人先做的，但是不知道是否确实。(36)

“多”和“啲”体现的是数量上多少的比较，“先”则是时间上先后的比较。

广州方言的比较句容纳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二者相比，差比的后置体系稳定、影响力大，但等同句使用的是与共同语相同的前置形式，因此二者各有地位，互不影响。不过方言系统中存在的前置形式，为介词用法的“比”字句进入广州方言提供了契机。

<sup>①</sup> “多啲”的两个语素，从语义上看，“多”与前面的动词关系密切，“啲”和后面的名词关系密切，但二者是作为一个整体修饰动词的，后面的名词也经常可以省略。

<sup>②</sup> 如果在表示事件的先后顺序时，“先”比较倾向于出现在句首，如：“凡出告示，先贴在城门，后来各处街都贴。”(47)“先”的这种后置的用法，比较孤立，它在《粤语全书》中是在时间上与“后”全面对应的词（空间上是“前”），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后”的用法。“后”一般表示事件的先后，而且不单用，若后置则都是以“之后”的形式出现。



## 第四节 给予句——兼谈双宾语和使役

### 一、单纯给予句

#### 1. 给予句句式

表示给予的句子，一般要包括给予的动作、给予的物品和接受的人三个基本要素，在《粤语全书》中包含了这三个要素的给予句基本格式是：

俾+N<sub>物</sub>+过+N<sub>人</sub>：

[1] 有人想饮茶，你就俾杯过佢。有人想喝茶，你就把杯子给他。(35)

[2] 估係俾银过和尚，个佛就会保护咯。猜想是把钱给和尚，佛就会保护他了。(56)

[3] 个日有几个乞儿喺门口处摞钱，大约要俾几毫子过佢。那天有几个乞丐在门口讨钱，大概要给几毛钱给他们。(66)

在这个基本格式的基础上产生其他几个变式：

V+N<sub>物</sub>+过+N<sub>人</sub>：

[4] 一日我去街，就交落条锁匙过佢。有一天我上街，就把一条钥匙交给他。(64)

[5] 落的定过佢，立定主意搬去处住。下些定金给他，打定主意搬过去住。(66)

[6] 我度过至写尺寸过你喇。我量好了再写尺寸给你吧。(23)

V+过+N<sub>人</sub>：

[7] 你要企处等佢弗开一碟一碟，你就派过各人。你要站在那儿等他分开一碟一碟的，你就派给各人。(35)

[8] 因为佢好容（易）传染过别人，而且又好难医嘅。



因为它很容易传染给别人，而且又很难医治的。（63）

[9] 你估佢首（肯）卖过我唔肯呢？你猜他肯不肯卖给我呢？（15）

V (+N<sub>物</sub>) + 倍过+N<sub>人</sub>：

[10] 但佢会吐啲丝出嚟俾过人，搵嚟做衣服。但它会吐些丝出来给人，用来做衣服。（51）

[11] 度你嘅衫，度俾过我喇。量你的衣服，量给我吧。（23）

俾/V+N<sub>物</sub>+N<sub>人</sub>：

[12] 俾一只茶羹我喇。给我一只勺子吧。（6）

[13] 个时等我嚟睇过就俾人工你喇。那时等我看过了就给你工钱吧。（26）

给予句基本形式和变式（变式中还有一型，见下文）里使用的“俾”和“过”是两个基本词。根据它们在句式中所处的位置，“俾”和“过”有不同的用法：“俾”表示给予动作，是“给予”的起点，只表示动作开始的状况；而“过”则是表示传递，并带出接受对象。“俾”和“过”这样的语义分工，决定了它们在句式里永远一致的先后排列次序。

## 2. 关于双宾语句

“俾”表示给予的起点，这个起点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因此可以被其他动作所替换，而“过”则专职表传递，句式限制、功能固定使“过”有虚化，或者是被省略的可能，于是就有了“俾/V+N<sub>物</sub>+N<sub>人</sub>”的双宾语句。

广州方言的双宾语句在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顺序上不同于共同语，比较有方言特色，但是在整个给予句式的框架里，将双宾语句理解为“过”的省略，而且“N<sub>物</sub>”和“N<sub>人</sub>”的位置并没有因为“过”的省略而发生变化，那么这一句式就没有特殊之处了。

在有的双宾语句中，两个宾语之间还能插入“嚟”，



“嚟”一般是连接两个动作的词，出现在两个名词之间更能说明第二个名词前面动词省略的推测。如：

[14] 噼饭箩装壳饭嚟我。在饭箩装勺饭给我。(25)

[15] 拧鞭杆嚟我。拿鞭杆子给我。(《粤音指南》，第三卷·第六章))

从数量上看，双宾语句在《粤语全书》中不占优势，一般还是要用“过”引出接受的对象。

### 3. “俾”开始取代“过”

在《粤语全书》中，有“俾”取代“过”、由“俾”带出接受对象的一些例子，这是给予句的又一个变式。在“俾”取代“过”的例子里，“俾”前面一定有其他动词，不仅是《粤语全书》如此，其他两部作品也如此，如果是单独用“俾”，前面没有其他动词，“俾”后面一定是物品而不是人：

V (+N<sub>物</sub>) + 俾 + N<sub>人</sub>：

[16] 拧只杯俾我喇。拿只杯子给我吧。(6)

[17] 呢张纸係佢写落俾你嘅。这张纸是他写下来给你的。(5)

[18] 係寄俾先生嘅。是寄给先生的。(17)

“俾”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位置，从系统内部看，动因首先是“俾”和“过”存在同质的特性。“俾”能单独表给予，一般是给予某物，如：

[19] 我话要短啲，你重俾长啲嘅。我说要短点儿的，你怎么还是给长的。(13)

[20] 俾啲添喇。再给点儿吧。(9)

“过”也能够单独表示给予，是给予某人，如：

[21] 佢话个纸灰就会变为真嘅物件嚟，係过死后嘅人使用咯。他说那纸灰就会变成真的东西，是给死后的人使用的。(55)

此外，变式里有“俾”和“过”连用的情况，“俾过”



也能单独表示给予，如：

[22] 倘若唔俾呢，就喺处墟咁嘈，梗要俾过佢至做  
得。倘若不给呢，就在那儿吵闹得很，一定要给他们才行。

(66)

这样的连用使“俾过”比较像一个由同义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令人产生“俾”等同于“过”的认知。首先，这说明“俾”和“过”表给予的基本功能在历史上有同质性。不过“过”已不太具备动词的功能，因为“过”用作动词的例子在所有文献里都非常少，《粤语全书》也仅见一例，它的功能已经弱化为给予句中表示传递的介词。在“俾”和“过”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俾”一直处于主要动词的位置，功能发挥的自由度也大很多。

其次，给予句式本身存在着“给”和“传”分离的原则，加上有“V(+N<sub>物</sub>) + 俾过+N<sub>人</sub>”这样的句式，如果“给”的动作由别的动词承担，“过”是一个弱化的词，而“俾”和“过”又有同质性，“俾”当然能够取代“过”。在《粤语全书》中，出现有“俾+N<sub>物</sub>”的句子一共 18 例，“过+N<sub>人</sub>”共有 25 例，“俾过+N<sub>人</sub>”的有 7 例，在这个主流情况下，“V+俾+N<sub>人</sub>”的句子就出现了 6 例，数量不在少数。

这一现象还没有从整体上改变“俾”和“过”分别的情况。从其他文献看，“过”的存在和使用都相当明显，《新粤讴》里，表示给予的句子中，“过”并没有让“俾”有太大的空间，最常见的格式还是“俾/V+过+N<sub>人</sub>”；《俗话倾谈》里“过”和“俾”的区分比较明显，“过”单独使用表示给予某人的用法也颇可见，基本格式是“俾/V+N<sub>物</sub>+过+N<sub>人</sub>”。只有木鱼书可能受到七言句式的局限，还有韵文语法与共同语相似的影响，不太讲究“给”、“传”分离的原则，“过”出现得比较少，主要使用“俾”（又写作“畀”）。



## 二、给予和使役

如果在单纯的给予格式后面加上其他动作，那么给予这个“连动”结构就会复杂化，成为“连动+兼语”的结构，格式包括：

$V_1 + N_{物} + 过 + N_{人} + V_2 :$

[23] 又要搵啲沙虫过佢食。又要找些沙虫给它吃。

(51)

[24] 等我去药房揾开胃药水过你食。等我去药房拿些开胃药水给你吃吧。(44)

[25] 请你解明呢封信嘅意思过我知喇。请你把这封信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吧。(17)

$V_1 + 过 + N_{人} + V_2 :$

[26] 请你画个屋则，而且交托过你同我起埋。请你画张屋则，而且交给你帮我盖起来。(40)

[27] 你想点样起，就一一讲噃过佢知。你想怎样盖，就一一讲给他听。(39)

$俾 + 过 + N_{人} + V_2 :$

[28] 皇帝所讲出嘅意思嚟俾过官与及百姓知，就叫做上谕。皇帝所讲出来的意思给官以及百姓知道的，就叫做上谕。(47)

[29] 先俾过先生分开。先给先生分开。(35)

$俾 + N_{物} + N_{人} + V_2 :$

[30] 俾张纸我写字喇。给我一张纸写字吧。(3)

[31] 俾啲糖果我食喇。给些糖果我吃吧。(6)

以上的四个格式，“ $V_2$ ”前面的部分与单纯给予句的几个句式相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以给予为主。但是下面的三个句式，“ $N_{人}$ ”前面的动词改变，由“俾”取代了“过”，



句子的意思在给予之外，多了使役的味道：

$V_1 + N_{物} + \text{俾} + N_{人} + V_2 :$

[32] 佢~~拧好多西人~~嘅书俾我睇。他拿很多外国的书给我看。(2)

[33] ~~开啲糖水~~俾我饮喇。冲些糖水给我喝吧。(6)

[34] ~~伸条脷出嚟~~俾我睇下。伸条舌头出来给我看看。

(43)

$V_1 + \text{俾} + N_{人} + V_2 :$

[35] 因为官唔肯养个的唔曾定罪嘅人，就~~交俾差役~~养佢。因为官不肯养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就交给差役来养他。(47)

[36] 画倒之后，你睇过係啱，就~~交俾个则师~~同你打理。画好之后，你看过是对的，就交给那位则师帮你打理。

(39)

$\text{俾} + N_{人} + V_2 :$

[37] 等我写好呢封信，~~俾你拧去寄喇~~。等我写好这封信，给你拿去寄吧。(17)

[38] 个啲天热衣服，睇过有污糟嘅，就~~俾洗衣佬洗干~~净喇。那些夏天的衣服，看看有脏的，就给洗衣服的人洗干净。(33)

[39] 若然~~俾佢传开~~就好费事咯。假如让它传开就很费事了。(63)

[40] 因为中国皇帝想揾权柄，想~~唔俾百姓得自由~~。因为中国皇帝想掌握所有的权力，不想让百姓得到自由。

(45)

[41] 我固之唔去佢嘅地方，亦~~唔俾佢嚟我嘅地方~~。我固然不去他的地方，也不让他来我的地方。(63)

以上七个格式，虽然“ $N_{人}$ ”后面都有动词，“ $N_{人}$ ”也都只是一个兼语成分，但是不同的句式所反映出的“给予”



意义的强弱，体现出构成“给予”的要素：

首先，前面四个句式遵循了“俾”带“N<sub>物</sub>”，“过”带“N<sub>人</sub>”的原则，因此整体上保持了给予句的主体含义；这说明“过”确实是一个专职的给予句用词，而“俾”前“过”后，“俾”物“过”人（或者说先物后人），是给予的根本。

其次，后面三个句式，随着“俾”前成分的减少，使役的意味逐渐加强，给予的意味一点点削弱。前两个格式跟后面的“俾+N<sub>人</sub>+V<sub>2</sub>”比较，后者“俾”单用时使役的意味最重。在“俾”前面有动词的时候，还可以理解为给予，但是已经包含了一定的使役在其中，等到“俾”抛开了动词单用，“给予”和“使役”的理解就不相上下了。这说明广州方言的给予句，暗含的机制一定是“给”和“传”分离的连动结构，只有存在基本的连动，给予的意味才不会消失<sup>①</sup>。

就清末的情况而言，单是在给予句的句式里，“俾”和“过”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平衡，它们有明确的分工，而这个分工原则就是：“俾”带出的是“N<sub>物</sub>”，而“过”带出的是“N<sub>人</sub>”。但是不管是单纯的给予句还是含有使役意味的给予句，已经出现动词后由“俾”带“N<sub>人</sub>”的用法，“俾”开始介入“过”的领域，这是今后给予句里“俾”和“过”平衡消失的一个起点。

<sup>①</sup> “俾+N<sub>人</sub>+V<sub>2</sub>”已经不再是连动结构，而是单纯的兼语结构，如果在这样的句子里多少还有点给予的意味，那也是“俾”留下的，与句式无关。

给予动词从“给予”发展出“使役”，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从这里的情况看，“俾”后面的名词的情况对“俾”意义的发展有关键的影响。那么“俾”后名词的变化，是一个动因还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是“俾”有机会出现在“N<sub>人</sub>”前面，然后发展出了使役的意思，还是“俾”先发展出了使役的意思，使得“俾”有可能取代“过”呢？这是一个需要再论证的问题。



## 第五节 处置句

处置句是用介词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表示一种有目的的处置行为，它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sup>①</sup>。在广州方言中，处置句也会出现，不过却没有官话那样重要的地位。

### 一、表示材料、工具的句子

在谈论处置句之前，先看一看与处置句有所关联和纠缠的表示材料、工具的句子<sup>②</sup>。在广州方言里，可以引出材料、工具的词有以下几个：

用：

[1] 街砖的墙用红砖砌，一起好墙就要盖瓦。墙用红砖来砌，一起好墙就要盖瓦。（40）

[2] 种菜嘅田地就唔用牛耕，独係用锄头锄松的泥就得咯。种菜的田地就不用牛来耕，只是用锄头锄松那些泥就行了。（61）

使：

[3] 犁耙係使牛拉嘅。犁耙是用牛来拉的。（61）

[4] 西人使刀叉食餐嘅。西人用刀叉来吃饭的。（6）

械（暂无清末注音，现汉语拼音注为 xiè）：

[5] 哟糖果係械生果整嘅。这些糖果是用水果做的。

① 参见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66 页。

② 古代汉语里，处置句“偶尔也有和表示材料、工具的用法难以区分的情况”。[日] 太田辰夫著，蒋绍愚，余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1 页，这是因为两种句子都可以使用“把”和“将”这两个介词。



(6)

[6] 揷个火水罐嚟煲衣服喇。用个罐子来煮衣服吧。

(25)

拧：

[7] 我想你拧呢块木同我做张台噃。我想你拿这块木头帮我做张桌子。(14)

[8] 拧个托盘嚟装呢啲野去喇。拿个托盘来把这些东西装去吧。(25)

揷：

[9] 而且时时都要揷钱买野食。而且常常都要拿钱买东西吃。(58)

将：

[10] 佢将个啲石嚟起屋。他用那些石头来盖房子。(16)

俾：

[11] 我俾口讲，你俾耳听。我用嘴巴讲，你用耳朵听。(4)

[12] 呢阵时啲大火船係俾铁做嘅。现在的大轮船是用铁做的。(14)

[13] 殒埋之后，个的抬棺材嘅人就俾绳绑好副棺材，一直抬上山。殓埋之后，那些抬棺材的人就用绳子绑好那副棺材，一直抬上山。(67)

在以上包含材料工具格的句子里，几个引出材料工具词的动词性都很强，整个句子属于连动句而不是介词词组句：这几个词后面所带出的表示材料工具的名词与它们之后的动词之间，在语义上没有支配的关系。

## 二、可以表示处置的“将”和“揷”

这一系列“材料工具句”中的动词，语义上的共通之



处在于〔+手持〕<sup>①</sup>，这是发展出“处置”的语义源头。但是在众多动词中，只有一个“将”完全具备了进一步的处置功能（即该词后面的名词与其后的动词有支配关系）：

[14] 噉就将的秧搵起𢈹上嚟，分开一执一执，再种过落田处。那么就将那些秧全都拔上来，分开一把一把的，再种回田里头。（61）

[15] 若然冇银俾或俾得少，差役就将佢难为咯。假如没有钱或者给得少，差役就将他难为了。（47）

[16] 而且时时将啲本钱嚟花散。而且常常将那些本钱花散掉。（38）

另一个词“搵”，也稍有一点处置的苗头，在《粤语全书》中有两例：

[17] 楼板及墙脚板就搵大条杉介开嚟做。楼板及墙角板就用/将大条的杉木破开来做。（40）

[18] 眇见佢搵的木嚟破柴咁破。看见他将那些木头拿来像破柴那样破。（65）

《粤音指南》里“搵”的处置用法近乎泛滥<sup>②</sup>，28个有“搵”的句子，就有25句表处置：

[19] 你是必搵个官衙帖留落，然后致好翻嚟播。你一定要把官衙帖留下来，然后才能回来啊。（18）

[20] 搵呢啲晒过嘅嚟掉转便，搵嗰啲阴凉嘅嚟向翻阳。把这些晒过的转个边儿，把那些阴凉的转向太阳。（10）

[21] 你总要将房里头执拾企理，搵衣服折好。你总是要将房里头收拾干净，把衣服折好。（15）

这两个词之所以能发展出“处置”的用法，原因之一，就是语义上纯粹是〔+手持〕，没有其他诸如〔+使用〕

<sup>①</sup> 搵，《集韵》下介切，持也。《汉语大字典》（第三卷），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sup>②</sup> CME里完全没有出现过“搵”这个词。



(如“用”、“使”)、[+移动] (如“拧”、“擺”、“俾”) 等语义特征。

由于“揀”这个词既可以出现在介绍处置对象的句子中，又可以出现在介绍材料、工具的句子中，再加上“将”也有一定程度的跨界，于是把“材料工具句”带进了处置句讨论的范围。通过比较这两类句子所使用的词的情况，可以看出处置句中表示处置的介词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那就是处置句的语义基础比较单一，如果在 [+手持] 的语义特征之外掺杂了其他语义特征，就会使动词停留原地，不能朝处置的方向发展。

### 三、广州方言中处置句发展的制约

文献显示，有大量非处置式的普通句子能够表示与处置句相同的功能，试比较：

[22] A. 若係想有米呢，就将的谷嚟磨甩𢵤壳，落碓春过就得咯。如果想有米呢，就将那些谷子拿来磨掉壳，放到碓里春过就行了。(60)

B. 个的耕田嘅人就去割𢵤的禾番嚟，打甩𢵤的谷。那些耕田的人就把禾全部割回来，将那些谷壳全部打掉。(60)

[23] A. 瞒见一个细仗仔，将的木破烂𢵤。看见一个小孩，将那些木头都劈烂了。(65)

B. 你整成的野咁样，几时至磨得番兴，磨得番利呢？你把东西弄成这样，什么时候才能磨得回锋利好用的样子呢？(65)

[24] A. 佢已经将呢件事解明我听咯。他已经将这件事情解释给我听了。(17)

B. 请你解明呢封信嘅意思过我知喇。请你把这封信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吧。(17)



与文献里非处置式的普通句子相比，处置句这个有标记的句式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今天的广州方言里，处置句仍是处于整体上的弱势，口语中不多见，使用的介词也只有“将”一个，之前文献里出现过的“揷”甚至都消失了，其中原因，与处置句本身的特点有关。

“处置”归根结底是一个强调性质的句式，与比较等一些句式相比，它的作用在于对行为的目的性的强调，而从语言交际的应用看，“强调”不是语言表达最基本的要求，是属于次一级的功能。加之广州方言里宾语稳守动词后的位置，不怎么受其他动词补足成分的影响。两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使广州方言虽然存在了发展处置句的可能，却受到了制约。

今天广州方言在强调处置的时候，有用“佢”复指的用法<sup>①</sup>，《粤语全书》里有个别例子有这种复指的意味，不过还不是典型的处置强调：

[25] 个啲好比就拧出去晒下佢。那些好的就拿出去晒一晒。(33)

[26] 你今晚镗个只大天鹅，就挂起佢。你今晚宰那只大天鹅，就把它挂起来。(34)

在“将”字句后面加上一个“佢”复指处置对象，《粤语全书》不多见，但《粤音指南》里却不少：

揷：

[27] 揷夹被棉被都折起佢，入埋落个褥套处。把夹棉被都折起来，入到褥套里头。(17)

[28] 你揷个张花洋毯拧去车里头铺好佢。你把那张花洋毯子拿去车里头把它铺好。(6)

将：

<sup>①</sup> 参见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1—572 页



[29] 噉我都跟埋嘅野一起去过到个边先，将啲野摆好吓佢。那么我也先跟着那些东西一起去到那边，把那些东西摆摆好。(9)

[30] 你带啲咕哩去，将上房里执拾好佢。你带些苦力去，将上房里头收拾好。(14)

[31] 等下将条领合埋，抹舒服佢。等会儿将领子合起来，把它给抹顺了。(10)

不过类似今天广州方言里直接在动词后的处置对象后面加上“佢”来复指的用法没有看到。

其他类型的作品中，“把”、“将”和“揾”三个词出现的情况分别如下：《金丝蝴蝶》里有大量使用“把”和“将”的处置句，没有见到“揾”这个词；《新粤讴》的处置句大量使用“把”和“将”，也没有见到“揾”，“把”的用例大多大于“将”；《俗话倾谈》用“将”带出的处置句比较多，没有见到“揾”，也没有用“把”的句子。只有《圣经》里大量使用“揾”，也有用“将”的句子。基本上可以根据这些材料判断出“将”和“揾”的口语性质，其中“将”更是跨书面语和口语两个界别。

## 第六节 被动句

### 一、广州方言“被动”的表达

《粤语全书》中，要表示不愉快或者不幸的事情，可以有以下几种说法：

(1) 使用一般陈述句，内容是遭受到不好的待遇：

[1] 因为呢间屋好多白蚁嘅，啲楼阵同埋桁桷都蛀通嚦。因为这间房子很多白蚁，那些楼阵和衍角全都给蛀通了。(41)



[2] 又睇下的家伙整到掘噃，钝噃，生噃锈，就好恼，闹哓佢几句。又看看那些家伙全都给弄曲了、钝了、生了锈，就很生气，骂了他几句。(65)

(2) 使用结果后补成分“亲”，点明这一行为的结果是不好的：

[3] 我有一日整湿个身，冷亲噉就起咳咯。我有一天把身子弄湿了，受了凉就开始咳嗽了。(43)

[4] 佢有一对爪謬得好稳阵，总唔怕跌亲佢嘅。它有一对爪子抓得很稳，总不怕把它给摔了。(49)

(3) 在用“俾”表示使役的句子里，使役对象做出的动作及结果是负面的：

[5] 佢因乜事俾人拉呢？他因为什么事情被人抓了呢？(24)

[6] 重有啲多饭，都俾佢食埋咯。还有一点儿饭，也都让它给吃了。(13)

(4) 用动词“怕”带出不好行为的施行主体，但这只是假设的被动：

[7] 我话你哋唔噉过时候，係因怕先生打唔係呢？我说，你们不敢迟到，是不是因为怕先生打呢？(29)

[8] 每<sub>横</sub>要挤臭丸噃处，到天热个时就唔使怕啲虫咬烂衣服各（咯）。每个柜子要放上臭丸，到天气热的时候就不用怕那些虫子咬烂衣服了。(33)

在句式方面，严格地说，有标记的被动表达才能称为被动句，但是以上的被动表达使用专门的被动标记的情况还很少见。用“被”的句子在所有三种学话文献中仅见一例：

[9] 啲坐监嘅人所有嘅衣服都被管监嘅人要晓，噉就佢哋时时要抵冷，要抵肚饿咯。那些坐牢的人所有的衣服都被管监狱的人要了，那么他们就要常常挨冻受饿了。

(46)



## 二、被动标记：“被”还是“俾”？

以上几种广州方言的被动表达方式中，最有可能被认为（或发展为）专职被动标记的是“俾”。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有标记的被动句虽然集中在“俾”和“被”两个身上，但专门表被动的还是以“被”为常见，“俾”的主要功能是表使役：《金丝蝴蝶》里，“俾”除了给予和使役的用法之外，也能够表示被动，不过被动句里更常用的语法词还是“被”；《新粤讴》“俾”和“被”分别是引出使役对象和被动对象动作的最主要的两个语法词；《俗话倾谈》的被动句里更常用的语法词是“被”。也就是说，在清末，还不能说“俾”已经发展成为固定的被动句标记了，书面上有标记的被动句是“被”字句，还不是“俾”字句。

在清末，把表示被动的“俾”界定为使役句的特定延伸更为妥当，一方面的原因是在表示被动的句子里，“俾”还是可以理解为含有使役的意味，就类似今天用“叫”、“让”表示被动的情况；另一方面，“俾”表被动的例子不多，不足以与“俾”表使役的用法分庭抗礼，这固然与语言里的表达需求数量有关<sup>①</sup>，也从某个角度反映出这种由使役而被动的用法当时是属于使役下的一个小类。

“被动”是一个句义的内容，如果在形式上专门配备标记，那就是在被动之外增加了强调的意味。上一节谈到处置句的时候说“处置”是次一级的应用需求，这里的“有标记的被动”也是这样。系统地看待当时的被动表达系统，可以认为，广州方言在被动表达上已经有了一个自足的非标记表达体系。加上有标记的被动句也是前置体系，几个

<sup>①</sup> 其实，“在汉语里，被动式的应用范围是比较窄的”。（《汉语语法史》，王力，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82 页。）



方面的原因限制了被动标记的应用，也限制了专门的被动句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必要的时候借用官话的“被”，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被动句和处置句是两种地位功能相似的句式，它们在形式上都要求以介词将动作的对象提前，介词也成为整个句式的标记，在历史上它们的发展过程有相似的进程，官话里的“将”和“被”作为专门的介词使用都是在唐朝时候，而广州方言里处置句的“将”的使用是与官话同步的，那为什么“被”的使用不能够跟“将”一样呢？

首先，受到有类似功能的“俾”的干扰。根据CME的注音，“俾”的读音是“<sup>င</sup>péi”，“被”在“被告”里的读音是“péi<sup>ㄹ</sup>”，二者读音音类虽然不同，但是音值相似，“俾”又有表示被动的用法，那“被”借用出现的可能就降低了。

其次，被动标记在不同方言里有不同的发展路线，南方方言不同于共同语所本的北方方言，一般都是走“给予→使役→被动”的路线，广州方言也不例外<sup>①</sup>，这样，所有的焦点都落在了“俾”身上。“俾”在“俾+N人+V”的结构中，只要“N人”和“V”的语义关系从施事变成受事，“俾”的语义就能从使役变为被动。由于方言本身有这个规律推动，使被动标记这个位置并未形成空缺，“被”的借用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 第七节 疑问句

疑问句分为几种类型，其中的特指疑问句主要由疑问代词主导，在句式上没有特别之处。这里只讨论正反疑问

<sup>①</sup> 参见李炜：《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句、是非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

## 一、正反疑问句

正反疑问句是文献里显示使用量大、颇有特色的句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VP 唔呢？

[1] 你晓听呢啲说话唔呢？你会听这些话不会呢？(4)

[2] ——你食牛油唔呢？——我唔食牛油食牛肉。  
呢。——你吃牛油不吃呢？——我不吃牛油，只吃牛肉。

(6)

VO 唔 V 呢？

[3] 你要羹唔要呢？你要勺子不要呢？(6)

[4] 你晓得整酸果唔晓呢？你知道弄酸果不知道呢？

(19)

[5] ——你会做唔会呢？——唔多会。——你会做不  
会呢？——不太会。(16)

V 唔 V 呢？

[6] 呢部书你重爱唔爱呢？这部书你还要不要呢？

(18)

[7] 你话古怪唔古怪呢？你说古怪不古怪呢？(55)

[8] 呢个井食得唔食得呢？这口水井能喝不能喝呢？

(23)

有 X 冇呢？

[9] 重有牛肉冇呢？还有牛肉没有？(13)

[10] ——一个块板有二丈长冇呢？——冇咁长，係丈二  
长呢。——那块板子有两丈长没有？——没那么长，只是  
丈二长而已。(23)

[11] 你有细睇个部书冇呢？你有没有细看那部书？

(2)



VP 唔曾呢？

[12] 你食过牛尾唔曾呢？你吃过牛尾没有？(11)

[13] 你收晓工钱唔曾呢？你收了工钱没有？(17)

清末广州方言正反疑问句，三部文献一致反映出封闭式的特点：宾语不出现在否定形式的后面，而是在肯定形式后面。

这些正反疑问句里都有疑问词“呢”，个别正反形式的例子后面没有“呢”，它们都不是独立的正反疑问句，有的是无疑问的意味，有的是在“睇、问”之后作宾语，如：

[14] 要行一个月至去得到我处呀，等我睇过做得唔喇。要走一个月才能去到我那儿啊，让我看看可不可行。  
(11)

[15] 行李已经搬入嚟咯，请人客点吓啲件数，睇对唔对？行李已经搬进来了，请客人点点件数，看看对不对。  
(粤音指南，第三卷 16)

[16] ——佢唔肯嚟。——唔打理佢肯唔肯。——他不肯来。——别管他肯不肯。(CME, 6)

至少从书面的情况看，正反重复本身只是提供一种选择，还需要语气词来完成疑问的意义。

从汉语史的角度，“V—Neg”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句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一直是文献中唯一的反复问形式，句末称代否定词有“不、否、未、非”等，以用“不、否”最为常见<sup>①</sup>。因此“V 唔 V 呢？”和“VO 唔 V 呢？”这两种否定词后还出现动词的形式相较于其他三种形式可能是后起的，它们和“VP 唔呢？”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繁化而非省略简化。“唔”后出现了动词，句子相对会更清晰，有明确、强调的意味，但是一般限于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不

<sup>①</sup> 参见赵新：《论“V—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演变》，《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会有更长的成分。

木鱼书《金丝蝴蝶》中正反疑问句出现得不算多，除了“V 未 V”外，常用的句式还有比较特别的“曾否 VP”。这个句式在《新粤讴》也有出现，不过《新粤讴》最常用的还是在句末加上否定词，包括“否”、“唔曾”和“无”。“曾否 VP”很显然是只属于韵文的选择。

## 二、是非疑问句

是非疑问句是在陈述句后加上疑问语气词构成，文献显示，是非疑问句的语气词包括“吗”、“咩”（个别时候有“吖”和“呀”）。“吗”这些疑问语气词构成的疑问句，在句义上与“唔呢”构成的反复疑问句基本相同，试比较：

[17] 我话个做木师傅喺处唔呢？喺咯。我问那位木工师傅在这不在呢？在啊。（65）

医生喺处吗？医生在么？（43）

[18] 唔知佢买得起唔呢？不知道他买不买得起？（15）  
呢个症好关系嘅呀。医得好吗？医得。这个病很厉害的啊。能治好么？能治。（42）

一般认为是非疑问句是从“V—Neg”发展而来的，疑问语气词“吗”也是从“Neg”发展而来的，广州方言里同时存在的“唔呢”和“吗”体现了这一替换过程。

是非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两个形式不同、句义相当的句式共存在一个系统之内，数量上应该存在差异，在表示疑问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粤语全书》和CME的情况来看，“吗”作为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句数量较少，而以“咩”作为语气词的疑问句的数量虽多，疑问的意味相对却弱，有的不是真性的疑问句，如“咁紧要嘅咩？我真係要打理至得咯。这么要紧的么？我真是要打理才行了。（43）”。



### 三、选择疑问句

提出两个选择项目，让对方挑选，选择疑问句的两个选择项目中，都有连接词，读音为“péi<sup>三</sup>”，本字未考，在字形选择上，有时作“嘍”，有时作“啖”。 “嘍”有时候还作为句末语气词出现。字形使用的不确定（三部文献里，都有“嘍”和“啖”同时出现）显示这个连接词在当时类似语气词：

[19] 你中意食煎蛋嘍~~煲~~蛋呢？你喜欢吃煎蛋还是煮蛋呢？(22)

[20] 呢个缸装水啖~~装~~油嘅呢？这个缸是装水还是装油的呢？(25)

《金丝蝴蝶》的选择疑问句，连接两个选择项之间的词，是“定”，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定”还可以连接肯定和否定的两个选项，是正反疑问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俗话倾谈》连接两个选择项之间的词是“抑或”，没有“定”。

“嘍”既然作“口”字旁，应与其他常见的方言俗字一样属于自造。这也说明它的口语性质，不同于“抑或”或“定”的书面性质。



## 第四章

#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发展专题

本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将整理出来的清末广州方言标准语<sup>①</sup>的语法体系与今天的广州方言进行比较，看一看清末到 21 世纪初期这一百多年里，广州方言主要在哪些方面发生了

---

① 在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第 2 版）中，记录的一些语法现象颇为有趣：

粤方言的指示代词有近指远指两类。呢处——这儿，嗰处——那儿。（第 214 页）

介词：“将”、“械”——这两个介词都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将”用得比较普遍，“械”用的地方较少，城市里面很少人说“械”。（第 223 页）

粤方言的疑问句也有一个跟普通话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利用肯定和否定的方式表示疑问的时候可以把濒于放在肯定词语否定词中间。例如：“你去佢处唔去？”粤方言疑问句也仅仅有上述隔开肯定与否定的方式，肯定与否定连说也同样是口语中常见的。例如：“你去学校唔去？”也可以说：“你去唔去学校？”

遇到选择问的句式，广州话常用连词“喺”或者“就系”的合音，相当于普通话的“还是”。（第 231 页）

《汉语方言概要》反映的是 50 年前的粤方言的面貌，以上提到了“械”和“喺”，以及有“处”而无“度”，说明了这些语法形式确实是曾经作为标准的口语形式存在过，而且相比其他一些已经消失的说法，如“晓”等，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持续了相当的日子。以至于它们被“淘汰”的过程，可能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这样一个程序，最后在标准语中完全消失。因此，“标准语”这一概念可以涵盖相当长的时间段。



变化<sup>①</sup>。然后从广州方言与共同语关系的角度进行专题分析。

##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词类变化

### 一、量词

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或者增加，或者消亡，或者指称对象有所改变，与之配套的量词也就有可能跟随调整。作为一个成熟的词类，清末的量词系统跟今天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出现了个别的词在使用频度上的更替，包括：

清末	当代
个	只
样	种
回	次

从变化趋势来看，这三个词的变化关系分属两个类别。第一种情况，清末主要用“样”和“回”，今天主要用“种”和“次”，这一变化不仅仅在粤方言的文本里见到，同时期的一些共同语作品也有“样”、“回”多于“种”、“次”的用法。也就是说，这一点，广州方言是与共同语同步的。

第二种情况，广州方言的主要量词由“个”转移到

<sup>①</sup> 与百年前的广州方言相比较的，是“今天的广州方言”，这一说法其实相当笼统，而且颇不对称。因为百年前的材料是书面的标准语，而今天的材料却是通行的口语。最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今天广州方言的教材，这样才是最恰当的对比。不过现在的研究以及教学理念都注重口语，因此教材性质也可能与百年前有所不同。这里所指的“今天的广州方言”，是方言研究得到的广州方言口语系统。



“只”，就偏离了共同语的发展途径，突出了方言的特色。“个”或“只”所代表的一般无特殊形状要求的单个物体的量是所有量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方言自主发展选择发生在这个词身上，说明口语发展过程中，高频词最有机会脱离共同语的掌控，强化方言特色。不过由于清末的材料多少带有书面语的特征，因此要断定它反映了百年来广州方言口语中量词的细微变化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 二、代词

疑问代词内部出现了调整，试比较：

疑问内容	清末	现代
事物	乜野	乜，乜野
性状方式	点	点
原因	做乜、为乜、点解	因乜事、点解
确切事物（基本）	边	边
处所	乜处地方、边处	边度
人	乜人、乜谁、边个	边个
程度	几	几
数量	几多	几多+名词、几+量词

可以看到，几个单音节的基本疑问代词保持着稳固的地位和用法。双音节疑问代词方面，出现了双音节向单音节发展的趋势，包括“乜野”可以单用为“乜”，“几多”可以被“几”取代。这说明基本的单音节疑问代词在经过固定组合的长期使用之后，有可能获得组合的义项，从而单独使用。例如“几”，问数目的双音节疑问代词“几多”逐渐被单音节的“几”取代，原来问程度的“几”这个语素，在经过与“多”长期的固定组合之后，获得了所结合



语素带来的义项，最终在口语里可以抛开“多”独立使用，对数量提出疑问。

另一类变化的内容主要在对清末多种说法的简化上。

问人的代词，清末有以“乜”为主的“乜人”和以“边”为主的“边个”两套说法不相上下，今天的主流说法就只有“边个”。

问处所的代词，除了涉及处所词“处”和“度”的部分外，清末也是有以“乜”为主的“乜处”和以“边”为主的“边处”两套说法，而今天，主要说“边度”，“边处”次之。

以上两组疑问代词的特点，是清末“边”和“乜”的竞争态势，到今天变成“乜”的用法被削弱，四个基本疑问代词组成的系统相对平均；原来“乜”偏重的担子，被另一个词“边”分担，整个系统没了一个绝对的主导词。

广州方言的一些代词的来源还没有确切的论证，从现有材料看，“乜”可能来源于“物”、“是物”，“边”可能来源于“焉”，二者都是从古汉语共同语发展而来，成为广州方言的选择后，发展停滞下来，使得这两个词的地方色彩越来越突出。

在选择问人的疑问词时，由于共同语的“谁”出现得比较迟，已经不在方言的选择范围之列，于是就要使用“边”或者“乜”。一个可能是最早是用“边”来问人，因为“边”的用法一直比较稳定，而“乜”的加入是为了弥补“边”在结合能力上的不足。“边”一般只带量词，或者与量词功能相似的词，如果要与“谁”结合，只能由“乜”来承担<sup>①</sup>，出现“乜谁”的说法，然后扩大到“乜人”。不过最后“乜”又因承担太多的功能而撤退。

<sup>①</sup> 广州方言里也有“亚乜老母”、“乜郎”（《新粤讴》）这种“乜”用在某人之前的虚指用法。



### 三、副词

意义上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副词是“啱”。今天广州方言里有“啱啱”，也可以表示刚刚过去的时间，但是在清末各个材料中，它只能表示正好、恰巧，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是焦点，如《粤语全书》的例子：

- [1] 呢阵啱啱係一点半钟咯。这时候刚好是一点半了。  
(10)
- [2] 啱啱顺风顺水，船行得好快。正好顺风顺水，船走得很快。(27)
- [3] 入到里便，啱啱审紧一个贼。进到里头，正在审着一个贼。(70)

清末表示刚刚过去的时间的关键语素还是“先”，除了“头先”之外，几个材料里还出现了“就先”、“先时”。“啱”由“恰巧”进入时间副词的系统，从语义上看，应该是受到共同语语素“刚”的影响<sup>①</sup>。

总的来看，单音节的副词在意义和用法上相当稳定。除了第二章第五节提到的程度副词外，还有文献中大量出现、今天也普遍使用的如“亦”、“重”、“都”等。这些单音节副词基本上在上古文献中就可以见到，属于基本词的行列，一直没有发生替换。

双音节的副词的替代在语言发展中比较常见。在《粤语全书》中体现出竞争，也是今天的方言里已经实现替代的，主要集中在语素层面。其中的替代内容，一类是来自同义的语素，官话的意味很明显，如“刻”代替“时”（“即时”发展为“即刻”），“定”代替“必”（“是必”发展

<sup>①</sup> 广州方言的“啱”和共同语的“刚”虽然没有语音对应关系，但是它们在“刚好、正好”这个义项上是对应的。“啱”获得“刚才”这个义项应该就是从这个对应点出发的。



为“定必”）；另一类语素则有很强的口语的色彩，如“至”代替“近”（“将近”发展为“将至”），“净”代替“独”（“独係”发展为“净係”）。

一些词，比如“十分”、“立刻”等，是从官话引入的，它们之所以能进入粤方言系统，是因为它们本身的意义与粤方言的相对应的词不完全一致。不过在今天广州方言口语里，这些词还是不常见。

#### 四、句末助词

从书面看，出现变化的句末助词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呢”。“呢”的变化，体现在读音方面，而这种读音变化应该是受到了书面字形的影响，与共同语趋同，从 [ni] 演化为开口度较大的 [ne]。今天在广州之外的其他粤方言区，还可以听到“呢”读 [ni<sup>55</sup>] 的音。

其次是“咋”。“咋”也是受到字形的影响，从读音开始变化，由 [ts<sup>ε</sup>33] 向音调较高的 [ts<sup>ε</sup>55] 靠拢，同时获得类似“呰”（读音也是 [ts<sup>ε</sup>55]）的意义，最后在表示“动作随意性”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由“先”取代。

最后是“嘅”。今天广州方言出现在句末表示语气的“嘅”，读音除了 33 调之外，还有 35 调，表示的语气内容也相当丰富，与清末的用法不尽相同。这一变化点中的读音和语义的细微变化情况，凸显出从书面语料研究句末助词的局限性。“嘅”的读音，从清末到今天并没有变化，但在句末如果出现变调，那文献不一定能够反映出来，所表达的语义情况也由于用例的局限不能做出充分的比较。

#### 五、方所词

方位词和处所词有语法意义的“后附”成分之间存在



更替。

方位词方面，有“头”和“便”的竞争，在清末“便”已经取得了稳固的地位。

处所词方面，今天广州话有一个与“处”相当的词“度”，二者功能大致相同，同样的说法，一般都有“处”和“度”两种说法，比如“呢处”和“呢度”。但是在清末，这种平行的用法还没有形成，“度”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量词的用法，用在表示处所的名词之前<sup>①</sup>：

[4] 经过一度石桥。经过一处石桥。(59)

[5] 度大门油猪肝色。那扇大门油猪肝色。(26)

不过有一些用例，形式上还是与量词相当，但已经有类似名词的“处”的功能了：

[6] 我就番去归（番归去）第到（度）。我就回到别地儿去。(29)

[7] 做人嘅又分开两度，一度富贵一度贫穷。做人的有分开两个地方，一处富贵，一处贫穷。(56)

这种“处”占主导局面、“度”未占一席之地的状况在三部文献中都得到证实。CME里出现过一次“度”，也只有量词的用法：

[8] 先使把荷包锁，锁紧个度门至得。先用一把荷包锁，把那扇门锁紧才行(CME, 13)。

相比“便”和“头”，清末处所词尾里“度”和“处”的竞争还没有开始。

至于专职后附成分的来源，可以从几个竞争词的构成看出来。

方位词词尾，参与竞争的包括“面、头、边/便”，它们都是表示线性方向的端点。共同语书面以“面”为正宗，

<sup>①</sup> “度”的另一个义项是表示动作的次，如：第四度食饼及面食共糖果，至收尾个度係食生果。(35)



各方言的口语则各自选择。广州方言在“头”和“边”中最后选择了“边”，并且方位名词“边”虚化后，语音和书写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便”。

处所词尾的来源，可把“处”、“地方”和“度”作为一类。首先还是以表处所的名词为发展的起点，但是处所词在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是量词的功能，如“一处地方”。清末作为量词的“度”今天有了处所词的全部功能，用例说明量词可能是处所意义发展的起点，而“地方”一直不能获得这方面的用法，除了音节的原因外，只有名词的用法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量词也许是处所词后附成分发展过程中必需的一个环节。

广州方言方所词后附成分最早选择了“边”和“处”，与唐代的共同语基本一致<sup>①</sup>。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边”发生了语音变化，而方言内部选择、来源较新的“度”渐渐取代历史悠久的“处”，结果是“便”和“度”这两个成分不再具有“边”和“处”明显的共同语特征。

## 六、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和助动词

表可能和许可的助动词这一块，“得”、“能”和“可以”的用法最为突出，因为今天在讨论广州方言关于“可能”的表达时，一般认为“能够”和“可以”是受共同语的书面语影响进入广州方言的，“因为更口语化的说法都是用动词加可能形尾‘得’，或者直接用动词‘得’”<sup>②</sup>。

在几部文献中，当时口语以“得”作为可能助动词的

<sup>①</sup> 共同语以“头”、“边”作为方位名词的后缀，从唐代开始；表场所的后缀，唐代是用“里”，文言文里则是“处”。太田辰夫：《中国话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3、117页。

<sup>②</sup>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用法已经相当衰微了。“可以”和“能”倒是一再出现，从具体分析中也看到，它们和表可能的词尾“得”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替代，而是辅助表达，因为当时的词尾“得”还没有表示“许可”的义项，或者是使用“可以”来表达，或者需要“可以”或者“能”的辅助。今天，“得”已经可以在动词后表“许可”。

关于“能”和“能够”，今天的广州话说“能够”，“普通话口语一般说‘能’而少用‘能够’……广州话则只用‘能够’不用‘能’，广州话的‘能够’其实基本上相当于共同语口的‘能’”<sup>①</sup>。不过当时的文献只有“能”没有“能够”，这种替代，也许是受同样性质的双音节“可以”的影响，以取得对称。

另一个出现变化的点在表示善于做某事的“会”。今天广州话说善于做某事，多用“识”，而在《粤语全书》中，“识”的用法是局限在“懂得”上，可以出现再带宾语的谓语动词位置上，也可以出现在补语位置上，即使后面是动词，也仍然是“懂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带动词性的宾语：

- [9] 你识呢啲字唔识呢？你认识这些字不认识呢？(3)
- [10] 请你教识我喇。请你教会我吧。(3)
- [11] 我唔识讲呢啲，请你教我。我不会讲这些，请你教我。(3)

与“识”相同的，还有一个“晓”，而且“晓”用在动词性成分前面的情况远多于“识”：

- [12] 你晓听呢啲说话唔呢？你会听这些话不会呢？(4)
- [13] 我唔晓买野嘅。我不会买东西的。(9)

<sup>①</sup>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3 页。



[14] 佢唔曉使刀嘅。他不会用刀的。(6)

从现在来看，出现在今天助动词位置上的“识”，是带动词性宾语用法的发展，当语义从“懂得”发展出了“善于”后，“识”就不再能带名词性宾语，也不能做补语，而成为助动词。在清末这一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因为当时“晓”和“识”有竞争，且“识”处于弱势，但显然它最终取得了胜利。

## 七、动词后补成分

由表示动向而引申为表示结果，由作动词后补又进一步语法化，这些动词后补成分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网络，成员丰富、功能细化，在这样的系统牵制下，每个成员的运作相当稳定。

其中出现变化的是“～高”，这一用法在今天被“～上”取代。“高”在清末文献里的出现已经相当勉强，表示向上的方向除了“起”还有“起身”，加上共同语的“上”和“上去”，几个词竞争的结果，“高”并没能借助与“低”的对应关系保证自己的地位，被“上”取代。

逐渐被淘汰的成分是“～起嚟”和“～去归”。“起嚟”出现是受官话“起来”对应的影响，但是由于有口语说法“起身”占据系统中的位置，最终没有得到口语的接受。“去归”的消失是由于“归”的语义与固定搭配的“番”重合，没有保留的必要。

此外，这两个消失的成员都是表示动作趋向的复合后补成分。复合的趋向后补成分不同于单音节的动词后补成分，它们本身已经有了方向动词，出现在一般动词后时，后补成分与前面动词的关系就相对弱了一层，游离于整个后补系统的牵制力量之外。而当这些词存在对应的其他说法的时候，比如“起嚟”对应“起身”，“去归”对应



“去”，这些词就可能消失。

## 八、动词体貌成分

与共同语比较，广州方言更多地使用动词体貌成分，是一个比较成熟而且相对稳定的系统：

范畴	广州方言	共同语
完成	晓、噏	了
持续/进行	开、紧、住	着
时量	下	Ø (重叠)
范围	噏	Ø (副词)

在这样稳定的系统内出现了两个变化<sup>①</sup>。

首先是大量出现、表示完成的动态后助成分“晓”消失，由“噏”取而代之。今天的空白与它在清末的部分文献中的顽强存在对比，是内部更迭得最彻底的一个语法现象。

其次，共同语的量词“下”在广州方言里成为紧贴动词表示短时的词尾，并且发展出一些重叠以及重叠省略形式，功能相当稳固。清末完全找不到动词重叠的用例，令人玩味。动词重叠在广州方言的缺失，与动词重叠形成的时间有关。以动词重叠表示短时，是在“V—V”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宋代已经有了“V—V”结构，但是“VV”重叠表短时的用法在宋代还没有，要到元代才成

<sup>①</sup> 其实在这两组变化中，所显示出来的绝对——今天“晓”绝对消失和清末动词重叠绝对不出现——比更迭本身更有吸引力。



型<sup>①</sup>。而宋以后广州方言已经脱离共同语，相对独立地发展了。今天广州方言能够看到的动词重叠表短时、随意的用法，是最近才从共同语中引入的。

## 第二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句式变化

### 一、否定句

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否定词由繁而简<sup>②</sup>，可是在今天的广州方言里，否定词正在从简又进入繁，主要是出现了“唔”和“冇”两个基本否定词之外的否定词用法。

原本由“唔”作为构词语素组成的特定否定词，渐渐出现了与之竞争的其他否定词，“咪”与“唔好”竞争，“未”（当时的标准形式应该还是“未曾”，在《粤语全书》中没有见到“未”单用的用法，其他文献里倒是比较常见）则取代了“唔曾”。结果是单音节的基本否定词增加，而双音节结构又没有完全退出舞台。

从数量上看，否定词是由简趋繁；从音节数目上看，则是向单音节形式靠拢。

可能补语的否定式方面，“V 嘴 C”作为一个外来的格式，使用到今天不仅增加，而且遵循方言发展的轨迹，与“唔 V 得 C”有一定的分工：“唔 V 得 C”因为保留了“得”，也随着“得”获得表示“可能”之外的另一个义项“允许”而增加了一个意思，同时表示不可能实现某种结

<sup>①</sup>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6 页。

<sup>②</sup>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5—277 页。



果，和不允许实现某种结果；“V 唔 C”只有第一种意思，即不可能实现某种结果。对比清末文献的情况，当时是有少量的“V 唔 C”与“唔 V 得 C”竞争，二者都表示不可能实现某种结果，而不允许实现某种结果主要用“不能 V 得 C”来表达。

## 二、比较句

清末文献没有出现“比”，相对应的“较”也是动词的用法而非介词。以形容词（比较内容）之后用“过”带出比较对象的用法相当稳固。这种稳定性可以从比较句使用的“标记词”上找原因。等同句“A 似 Bx”中的“似”是与共同语相同的用词，而差比句“Ax 过 B”的“过”则是方言色彩的词。不同的词循不同的路线变化，共同语中本来就有“Ax 似 B”的等同句式，后来“似”迁移到形容词前面，广州方言也随之变化，但是“过”没有这种类比发生，就一直留在了形容词后。

而今天的广州方言里出现像共同语那样的“比”的说法，如前文的判断，入口就在于等同句采用的格式上。只是今天广州方言的“比”字句虽然能够出现，句子却多属于书面性的长句，比字句也是“只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式中或比较基准、比较结果的用词接近书面语时”<sup>①</sup> 才会替代过字句。“过”字句的根本地位并没有受到威胁。

## 三、给予句

清末表示给予的句子，“俾+N<sub>物</sub>+过+N<sub>人</sub>”是主流形

<sup>①</sup> 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 年第 3 期。



式，今天却是以双宾语形式“俾/V+N<sub>物</sub>+N<sub>人</sub>”为主，变化的焦点是“过”使用的进一步减少，甚至在一些人的口中消失。

不使用“过”在清末已经出现，不过不是主要形式。这里面有结构内部调整的原因，因为“俾”和“过”在语义基础上是基本相同的。从经济角度看，一个连动结构里两个主要动词相当，其中一个弱化不可避免，弱化的结果，除了虚化并取得介词等虚词词性外，就是消失。“过”的动词性在清末已经不强，之所以最后消失，是因为有“俾”取代。

清末“过”减少使用，是在“V+N<sub>物</sub>+俾/过+N<sub>人</sub>”这个格式里出现，并且由这个格式开始，“俾”渐渐完全获得了“过”给予“人”某物的功能和表示传递的功能，最终实现了“俾”对“过”的取代。

#### 四、处置句、被动句

有标记的处置句、被动句和介词结构都属于前置系统。

被动句方面，“俾”在今天的广州方言已经发展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被动句标记，“被”的使用消失。“俾”成为被动句标记，是南方方言（包括南方官话）共有的趋势。

处置句方面，清末文献里最有特色的一个词“揷”，在《粤语全书》里引出材料和工具，在《粤音指南》里引出处置的对象，用例丰富，但是今天的广州方言里却见不到这个词了。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引出材料工具方面，是当时有多个可以引出材料工具的词竞争；在引出处置对象方面，这个词在清末的运用已经有了一定的临时性，在处置句不能够成为广州方言主要使用句式的背景下，“揷”的新鲜用法也会渐渐被抛弃。

“被”没有得到方言的最后选择，“揷”的消失，表明



介词系统不算发达，这些都暗示整个广州话系统对前置的介词系统的进一步制约。被动句按照方言自身的趋势发展，处置句只用一个“将”，把前置的用法限制在有限的范围里，对方言而言已经足够。

## 五、疑问句

清末的时候，正反疑问句是封闭式的，宾语不出现在否定形式的后面，而是在肯定形式后面。今天，广州方言疑问句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开放式的，宾语和补语等补足成分都出现在否定形式后面。这种改变不仅仅在广州方言里出现，北京话也有，因此成为研究热点。一般认为，北京话里的“V 不 VP”的说法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才出现的，那么就广州方言而言，由于有清末文献的丰富例证，也不能完全否定“VP 唔 V”在当时口语的存在。变化的动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选择疑问句里，连接两个选择项的“喺”或“𠮶”都不见于今天的口语和书面。从字形的使用看，这个位置上的词类似语气词，今天一些粤方言口语在两个选择项之间也可以用一个 [ei<sup>241</sup>] 这样的语气词连接，而不是“定”。

# 第三节 广州方言语法发展总论

## 一、粤方言的形成

广东粤语地区的先民是越族，相当于现代的壮族、黎族和疍家等。促成粤语的出现和形成的，是楚人南迁、楚方言流传、扩展的结果。西汉之前，广东一带就出现了南



楚方言，它是粤方言的雏形或前身，这个方言在其总体特点上，表现出它是属于汉语的系统的，但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又存在若干原来民族语言的特点。粤语就是经过楚方言为媒介缓慢地推进，与当地的民族语言——古越语等融合而成。

秦汉时期，大批中原汉人进入广东，与百粤杂处，逐渐改变土著居民的生活习惯，增强了中原汉语的传播。到东汉光武帝之时，由于徙民继续增加，建立学校，传播汉语，汉化进一步发生，当地居民也逐渐掌握中原汉语。汉、越融合的结果，是广东的语言进一步向汉语靠拢，粤语由原来以与楚语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为接近的特点。同时古越语的许多特点也在粤语中沉积下来，使粤语成为一支既受中原汉语强烈影响，又保留原来某些民族特点的独特的汉语方言。

晋代的中原动乱，北语南来，给粤语增加了新的影响，使它接受更多的汉语共同语的特点，特别是在语音方面，受北方书面语的读音的影响更多，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唐代。在唐人张九龄开辟了大庾岭新路，方便了南北交通之后，北方的汉语对广东的语言有了更进一步的影响。一些名臣、仕宦、学者入粤，带来中原汉语书面语的读音，促使粤方言所接受的汉语语音更加规范化，进一步形成一支既有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的方言，又与中原汉语共同语的语音有较为严整的对应规律的方言。

唐末，粤方言的发展稳定了一个时期，停止接受中原汉语的同化，到了宋代，它便朝着与中原汉语距离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粤方言已经具有自己的某些语言特点，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因此对中原汉语的同化产生抗拒作用，开始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宋代以后，粤方言与北方话的距离越来越大，到了明代，已经与现代



的粤语大体相同。<sup>①</sup>

## 二、广州方言语法系统内部的两条线索

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从粤方言的形成历史看，方言自身的因素一直和共同语带来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最后形成粤方言的面貌，其实是“方言”和“共同语”两条线索先吸引、后排斥，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末的广州方言的状态，能够印证粤方言自宋代以后的独立发展——所选择的词、句式虽然包含有上古、中古汉语的规律，但是在语音上的变化、词汇和句式上强化的结果，都在突出方言自身的特点。例如，方所词的专职“后附”成分的选择和发展、疑问代词“乜”和“边”的选择和发展，“V 得”表达范围的扩大等等语法现象，都显示出在方言形成过程中“方言”和“共同语”两条线索的存在。而今天动词重叠形式、“比”字句等新的语法形式的出现，又体现出“方言”和“共同语”有了新一轮角力。

以下的几个小节将对广州方言语法自清末以来的这些变化点进行专题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方言”和“共同语”这两条线索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因素：在方言的发展过程中，“共同语”这个外因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关注“共同语”的影响，对比晚清以来粤方言的发展状况，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它与晚清以来广州地区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

北方方言中的北京话，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自元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官话”，也就是共同语。到了清朝末年，这个“官话”已经是全国各地的官场的共同语了。除

<sup>①</sup>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69 页。



了在官场体现共同语的影响之外，书院也使用官话。而且清末时事更易，书院除了教授以前的八股文课之外，更提倡“杂学”，讲授经、史、理、文，以及格致之学等研究内容，之后还办了西学堂。1901年，清王朝诏喻废科举立学堂之后，更是停办所有书院，改作学堂。在广州，除了官办书院改学堂之外，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民间教育机构，包括以前的自办蒙馆，富裕之家的专馆，一般民众的散馆，还有各种私立学校。学校一般都是官话学校，只有个别是方言学校，由于收生数目颇多，在学堂的范围内扩大了官话的影响<sup>①</sup>。

与此同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清末白话文运动也开始了。突出表现在全国推行白话报纸，如梁启超所言，“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sup>②</sup>譬如广州，当时出版一种反美报纸叫《据约报》，使用白话，文字力求生动浅白；另外还有《时事画报》，刊登许多新闻，有图画，文字也表达得相当通俗。在报纸之外，还编印有大量的白话书籍，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看到。白话影响的扩大，带动的是为以其基础的共同语影响的扩大<sup>③</sup>。

这是从晚清开始出现的共同语影响方言的环境，之后更由于有政府的力量，先是推行国语，后推广普通话，方言与共同语的接触、共同语处于强势的状态不可避免，由此造成的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也自然存在。

<sup>①</sup> 参见沈琼楼：《清末省办各书院及几间公私立学堂简介》，《广州文史资料》（第10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第49—64页。

<sup>②</sup> 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

<sup>③</sup> 参见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第四节 成分替代：“晓”和“啞”

在分类探讨广州方言语法的发展时，主要通过《粤音指南》与《官话指南》两部作品的一对一的比较，考察这些发展过程中，“方言”和“共同语”两个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哪个是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广州方言语法的变化类型中，成分的替代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有的替代过程是从清末以后才开始，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比如处所词“处”和“度”；有的替代过程单从清末和今天的对比体现不出明显的线索，比如量词“个”和“只”；还有的替代过程在清末已经开始，到今天已经完成，比如疑问代词“乜人”和“边个”。这种已经完成的替代类型能够最大限度地从文献获得相关的变化信息，因此这一节即以此类成分替代的“晓”和“啞”为例，考察替代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清末语言的体貌表达系统，不论是官话还是粤方言，都已经相当完备。不过对比《粤音指南》和《官话指南》两部作品里对“完成”这一动态过程的表达，却不是简单地以“了”对应“晓”或“啞”，而是呈现出多样的状态，“了”可以对应的广州方言的成分或者说法包括<sup>①</sup>：

[1] 晓：巧了，是厨子搁了木鱼了吧。

古怪咯，怕係厨子挤晓啞鱼落去咁。(3/4)

[2] 啞：黄瓜里头已经搁了酱油了。

黄瓜里头已经落啞啞酱油喇。(3/4)

[3] 过：您点了对不对？

<sup>①</sup> 说明：例句上句为《官话指南》的官话例句，下句为《粤音指南》的广州方言例句，括号内数字表示例句所出的卷数/章数。下皆同。



你数过啱唔啱? (3/12)

- [4] 埋: 就是老爷赴汤投火去, 我也要跟了去的。  
就係老爷赴汤踏火, 我都要跟埋去囉。 (3/8)
- [5] 起: 问一问我订做的那件衣服得了没有。  
问吓我交过佢做嗰件衣服做起唔曾。 (3/19)
- [6] 唔: 下剩的破了零的来。  
有剩都换咗散碎嘅票嚟。 (3/12)
- [7] 得: 换了多少钱? 换了一百一十四吊四百钱。  
找得几多钱呢? 找得一百一十四吊四百钱。  
(3/12)
- [8] 到: 我们道台现在想了一个善法。  
我哋道台现在想到一个善法。 (4/8)
- [9] 定: 吃的东西, 也是由京里买了带了去。  
吃翻嘅嘢, 亦係由京里头买定带去。 (4/17)
- [10] 好: 那么棚还没糊了, 可怎么好呢?  
个棚重未裱好, 器点算呢? (3/14)
- [11] 完: 头一天去, 赶过了作会就回来。  
头一日去, 等做完会致翻嚟囉。 (4/17)
- [12] 去: 那么你给我擦干净了罢。  
噏你同我擦干净去喇。 (3/16)
- [13] 出: 他还开了他的住址, 交给船主收着。  
佢重开出佢嘅住址, 交俾船主收埋。 (4/7)
- [14] Ø: 这儿某老爷打发个人来, 拿了这个字儿来,  
给您瞧瞧。  
呢处某老爷打发人拧张字嚟, 请你睇吓。 (3/1)
- [15] 有: 出了房了没有?  
有出房冇? (4/12)
- [16] 噏声: 你听大门外头车站住了, 光景是客人  
来了。  
你听吓门口外头停车噏声, 个样係人客嚟



到咯。(3/14)

相反，广州方言的“晓”或“啞”也不是只对应官话的“了”，同样有多元的对应方式。广州方言可以对应的官话成分包括：

[17] 过：在福州地方，先付过一千五百块。

喺福州处，先交晓一千五百元。(4/7)

[18] 完：你洗完了脸了么？洗完了。

你洗面哩咩？洗啞咯。(3/19)

[19] Ø：现在都吃完了，你都拿下去罢。

现在都吃完咯，你喊都收晓去喇。(3/4)

[20] 有：因为上月有敝国一个翻译官，领有护照，到某处游历去。

因为前个月敝国有个翻译官，领晓护照，到某处游历。(4/5)

所谓“完成”状态，广州方言今天的“啞”和曾经出现的“晓”都有来源不明的问题，不过上面列举的对应显示，这个完成的状态与表示“结果”的动词后补成分关系密切，尤其是广州方言用来与官话对应的成分里，有大量的表“结果”的动词后补成分，例如“过”、“埋”、“起”、“得”、“到”和“啞”，甚至还有表结果的补语成分，例如“定”、“好”和“完”等。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类型的对应也能说明问题。官话里表示完成、完结的结果补语带上“了”，一般只对应广州方言里的一个表结果的后助成分，有时就干脆对应一个“晓”：

[21] 妥了——成：啊，好容易我今儿才租妥了一所儿房子，

呵，几多艰难今日致租成间屋。  
(3/9)

[22] 好了——落：是，我今儿可以出城托好了税务司



的经承。

我今日可以出城托落税务司经承。

(4/13)

[23] 完了——完：你先前头走一步，等我解完了手儿就去。

你先行一步，等我小完便致嚟。

(3/16)

[24] 定了——晓：由福州雇定了敝国一只夹板船装载杂货。

由福州请晓敝国一只夹板船装载杂货。(4/7)

这种对应情况体现出“完成”与“结果”之间的密切关系。

不独“完成”这一动态成分与表结果的后补成分有牵扯，另外一个主要的动态成分“过”和“住”也有这方面的关系。

“过”本身可以在未然或陈述一般经验的语境里表示结果，强调动作的周遍性，同时也是表示“经历”和“重行”的动态成分（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住”表动态的用法也是从结果发展而来的，不论是清末还是现在，这两种用法都同时存在，例如：

[25] 表结果：是因为沟眼堵住了，水漾出来了。

因係个坑渠眼塞住，啲水渗出嚟嘅啫。

(3/16)

[26] 表动态：留着自己用就结了，又何必费心惦记着我呢。

留翻自己使罢喇，何必重咁费心挂住我呢。(3/18)

可见，表示结果是这些表示动态的后助成分存在着或存在过的一个基本用法，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动态成分的



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可以借此解释“晓”和“啞”的来源问题。作为动态系统组成部分的“晓”和“啞”，其来源应该也与表结果的成分相关。

在《粤音指南》的刻本里，出现一个提示：在一定是要用“晓”的地方，使用了“晓”字：

[27] ——晓讲敝国说话吗？（通晓敝国的语言么？）

——佢未曉嘅，重未学话呀。（他不通晓，还没学话哪。）（4/20）

“晓”本意为明白<sup>①</sup>，可以表示结果。很可能“晓”的来源就是“晓”，并且由于意义发生变化，读音也相应变化，由阳上变为阴平，字形也随之改变。这种由意义虚化引发的读音和字形的改变的情况在广州方言里相当普遍，例如上文提到过的“便”、“喺”等。

至于“啞”，虽然还不能确定其本字，但从当时所有的文献都使用这个字形、没有用“咗”这个简单一点的文字来替代的情况看，说不定与“阻”这个表示停顿的词有关。

广州方言动态后助成分的系统一直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例如系统在对成分词的选择上就没有受到共同语的干扰。“着”和“住”，一个是表示“附着”，一个是表示“停住”，广州方言选择了由“停住”发展出持续的动态意义，而表“附着”的“着”则另行发展，多出现在“遇”、“找”等词后面，表示“接触”。

此外，成分词的发展过程也相对独立。“过”本身表示“经过”，在广州方言里，它不断从各个角度虚化，最后得到了“结果”、“经历”、“重行”、“超过”（比较句）等多种表达内容。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经历”不是动态表达的重点，使用的频率也不如“持续”和“完成”，这使得

<sup>①</sup> 今天年轻人口头的一个词“了”（liǎo），也是明白的意思。虽然与表完成的“了”（le）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中有趣的巧合也多少能提供提示，说明语言千变万化的可能。



“过”有相当的余力横向发展。

如果“晓”真的来源于“晓”，那么又一次体现广州方言的自主选择。在“了”、“晓”、“完”、“好”等众多可能发展为完成的后助成分里，“晓”最后胜出，不过到了今天又被“嘅”取代，字形上更换为“咗”。在整个“嘅”替代“晓”的过程中，看不到共同语影响的因素存在。

“语法化成分”这一类型的语法成分在广州方言的发展情况，包括词缀、词尾和助词，以替换为主，比如方位词后附成分“头”换为“便”，处所词后附成分由“处”变“度”等。在这些语法成分的替换过程中，共同语的影响力相当小，它们所遵循的，是方言本身的一个虚化模式，而这个起点是隋唐时期的“中原汉语书面语”，之后同时期的共同语不论如何强势，都很难对这一经历自主选择后的语法体系产生影响。

## 第五节 成分消失：给予和处置

清末的一些用法，在今天，至少是在作为标准语的广州方言消失了，典型如一些介词的用法。这一节就探讨一些成分或者用法消失的原因。

“给予”和“处置”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句式，但是它们所使用的动词或者介词却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官话里用于这两个句式的相当虚化的介词“给”和“把”，在广州方言里的虚化程度并没有这么深，因此产生了多向的对应。

官话表“给予”的“给”，广州方言专门有“俾”和“过”两个词对应；但是其他功能的“给”，在广州方言中就不由“俾”和“过”负担，改由“同”来表示“帮助”，至于最虚化的纯助词“给”，广州方言没有对应的词。官话表“处置”的用法，广州方言有多个词对应“把”，包括



“揀”、“将”和“拧”，或者用一般动宾句对应处置句式。这种对应的多元化用下表 4—1 表示：

表 4—1 《官话指南》中的“俗”在《粤音指南》  
中的对应表

官话	广州方言	例句
给 (给予)	俾 (物)	他可以 <u>给你船价</u> ，把你打发回来。
		佢可以 <u>俾船钱</u> ，打发你翻嚟。(3/20)
		还有工钱那层，那位老爷说，每月 <u>给你十块银的工钱</u> 。
		重有工钱个层， <u>啲位老爷</u> 话，每月 <u>俾十个银钱</u> 。(3/20)
	过 (人)	一层是先求那位老爷， <u>支给小的十块钱安家</u> 。
		一件係求 <u>啲位老爷</u> 先 <u>支十个银钱过小的</u> 。(3/20)
		我这两天修一封信，交给阁下。
		我呢两日修封信，交过阁下。(4/20)
	俾过	<u>给你钥匙</u> ，你自各儿开罢。
		<u>俾锁匙过你</u> ，你自己开喇。(3/10)
		拿进来， <u>给他拿出个片子去</u> 。
		<u>拧入嚟</u> ，拈个名片出去 <u>交俾过个来人</u> 。(3/17)
	俾 (人)	那搭交手还得 <u>僧们给他预备染幅</u> 么？
		噏搭架重使我哋 <u>预备埋衫俾佢唔使呀</u> ？(3/14)
		顺便到吴宅， <u>给那位老爷送了去</u> 。
		顺便拧去吴公馆， <u>送俾佢地老爷噏话</u> 。(3/18)
给 (帮助)	同	不必给我预备饭，就 <u>给我熬一点儿粳米粥</u> 。
		叫佢唔使预备我嘅饭， <u>同我煲翻啖老米粥</u> 。(3/7)
		托我 <u>给他办这上税的事情</u> 。
		托我 <u>同佢办呢啲打饷事干</u> 。(4/13)



(续上表)

官话	广州方言	例句
给 (助词)	∅	袜子这儿破了一点儿，叫丫头找一块补丁 <u>给补上</u> 。
		只袜呢处有啲烂，叫个妹仔搵块布 <u>补翻佢</u> 。(3/5)
		把衣服 <u>给叠好</u> 了，小炉里烧上炭，拿灰培上。
		戒衣服 <u>折好</u> ，细炉处烧翻着炭，俾灰衿住。(3/15)
把 (处置)	搵	把擦脸手巾拿来。
		<u>搵</u> 洗面手巾拧嚟。(3/3)
		你回头 <u>把我脱下来的东洋衣裳给叠起来</u> 。
		你回头 <u>搵我脱落个件东洋衫折摺好佢</u> 。(3/5)
	将	把梨也拿来。
		<u>将</u> 雪梨都一气拧嚟。(3/7)
		还有一件事，求老爷 <u>把下月的工钱支给小的</u> 。
	拧	重有件事，求老爷 <u>将下月嘅工钱支俾小的</u> 。(3/13)
		把地毯拿茶叶先扫一回。
	∅	<u>先拧呢张地毯俾茶嚟扫过佢</u> 。(3/9)
		明儿再做汤的时候，叫他留点儿神， <u>把油撇净了才好</u> 。
		听日做汤个时，叫佢留心做好啲， <u>撇净吓喫油至得</u> 。(3/4)
		啊，这是拿错了， <u>把您的换来罢</u> 。
		阿，呢啲係拧错咯，等我 <u>换翻你啲个嚟喇</u>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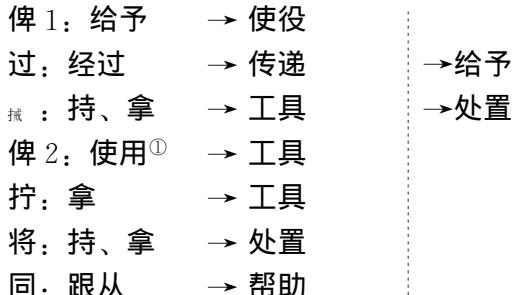
总的来看，“俾”、“过”、“搵”、“将”、“拧”、“同”等词的介词性质与“给”和“把”并不等同，还可以在它们的用法中看到一定的动词性质。而且除了“俾”和“搵”之外，其他几个词的用法都比较单一。“俾”和“搵”发展出来的其他用法分别对应官话的“使役”和“工具”用法，见下表：



表 4-2 表“使役”和“工具”的用法在《官话指南》  
和《粤音指南》中的对应表

官话	广州方言	例句
叫 (使役)	俾	别叫他在里头摇晃才行哪。
		咪俾佢喺里头嚟摇动致得。 <sup>(3/17)</sup>
		船主看他那个人是个正经商人，可就答应叫他去了。
		船主见佢係个正经商人，就应承俾佢去囉。 <sup>(4/7)</sup>
拿 (工具)	俾	那磁器得拿纸蘸上水糊上再装才妥当。
		啲啲磁器要俾纸任水嚟粘落去再装致稳阵囉。 <sup>(3/17)</sup>
		棚上四面儿，都拿蓝条纸镶上。
		棚上头四边，都要俾蓝纸条嚟镶好佢。 <sup>(3/14)</sup>
	挾	哼，要，你拿脚把板凳儿那头儿踩住了罢。
		要呀。你挾脚住桥凳呢头。 <sup>(3/6)</sup>
		那书稿子上的书，和字帖，条幅，都拿纸裹上就行了。
		个书架上嘅书，同埋法帖，条幅，都挾纸嚟包住佢就得咯。 <sup>(3/17)</sup>

考察广州方言这些词的本意以及发展出来的不同层次的用法，可以列出下图：



① “俾”有两个不同的动词义项，除了给予之外，还有“使用”，在文献的动词用例为：

(1) 可是你昨儿个迷迷糊糊的搁了有多少茶叶。

到底你昨日瘟瘟敦敦，俾阻几多茶叶嚟冲个喲茶。<sup>3/2</sup>

(2) 还得多用点儿粉子浆。

重要叫佢俾多啲浆。<sup>3/5</sup>



从上图可见，“俾”（包括表给予的“俾”和表使用的“俾”）、“拧”、“将”和“同”都只经历了一个虚化环节，用法相对稳定，保留至今。而“过”和“挾”虚化出“给予”和“处置”两个用法，在语义上都经历了两个阶段，而它们的这些用法在今天都消失或者减少使用了，这是一个巧合吗？

共同语里，“给”是一个虚化得相当彻底，以至于用法非常丰富，但是广州方言在表示“帮助”时，用“同”来替换“给”，助词用法的“给”干脆落空。广州方言对应“给”的“俾”没有跟从官话的这种一系列长效的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短线发展。“俾”发展出两个用法，由于是对应两个不同的语义起点，因此在第二个阶段的用法都比较稳定<sup>①</sup>。

“过”和“挾”都跨过了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但是它们的这些第三阶段的用法，在当时就岌岌可危。“过”不是唯一的表示“给予人”的词，“俾”已经能够充当这个角色了；“挾”的处置用法在一些作品里并没有出现，比如CME和《粤音指南》第四卷没有出现过这个词，《粤语全书》里没有处置的用法，只有工具材料的用法。如果要对这种缺失找一个原因，只能说这种用法还不成熟，或者还不能被普遍接受。进一步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最终完全消失，连第二阶段的成熟的用法都一并被周围的词取代了。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向第三阶段发展的“过”和“挾”，在官话里没有绝对对应的词，而最终保留下来的“俾”、“将”等词，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有相对稳定的官话对

<sup>①</sup> “俾”表被动的用法，是从“使役”发展出来的，上文也强调在清末“俾”出现在有被动意味的句子中时，还存在强烈的“使役”义，而且被动标记的发展是受另外一条规律，也就是南方方言的整体发展规律所支配，因此在此暂不讨论。



应词。

前面谈到广州方言中介词结构修饰动词的手段并不发达，同时限制了介词的发展和进一步虚化，“过”和“挾”在发展过程中“夭折”的现象，正是一个具体的案例。

## 第六节 吸收和调整：“可以”和“能”

在广州方言发展的过程中，不乏从共同语中吸收一些成分的案例，但是从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方言进行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吸收、共存的工作，在将共同语的成分吸收进来之后，方言在系统内部还有一道调整的手续，以助动词“可以”和“能”最为典型。

在《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和助动词》小节中已经分析了清末文献中“可以”和“能”的用法，它们分别是：

可以：表示有条件的能力和允许；

能：表示有条件的可能或能够，用于否定形式表示不允许。

“可以”和“能”被认为是受官话影响而进入广州方言的外来成分，从《粤音指南》和《官话指南》的对应中，可以更清晰地观察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

官话里的“可以”在广州方言里完全照搬出现，一般以下是两种情况：

一是吩咐或者嘱咐对方去做某事：

[28] 你可以借给赶车的一顶戴罢。

可以拧一顶嚟借俾个车夫戴吖。(3/6)

[29] 可以发一个条子，叫他们一两个来陪酒，那也很助酒兴了。

可以发个条子去，叫两个嚟陪酒，噃都甚助酒兴嘅。(3/11)



二是表示打算、准备做某事：

[30] 他可以给你船价，把你打发回来。

佢可以俾船钱，打发你翻嚟。(3/20)

[31] 并且我们还可以再行咨请各省督抚严饬各州县。

而且我哋重可以再行咨请各省督抚严饬各州县。

(4/5)

这些用法本身都不是表示可能或者能够，而是引申的用法，而这种用法在广州方言里似乎扎下了根，在共同语里没有用“可以”的时候，广州方言里也加上了这个“可以”：

[32] 那先不必，等那儿扫得了之后，铺上地毯。

呢层可以不必，等个处打扫好之后，铺起地毯。

(3/9)

[33] 因为我不舒服，也不用让他进来坐着了。

因为我唔舒服，可以不必请佢入嚟坐咯。(3/7)

[34] 忙甚么，僧们再谈一会儿罢。

使乜咁忙呢，我哋可以多谈一阵添吖。(4/9)

官话里单独用“能”的地方，在广州方言里基本都改为用“得”或者舍弃：

[35] 宅门儿的车怎么能拉买卖呢？

长班车点样做得生意呢？(3/6)

[36] 阁下在敝国三年，官话能说得这么好，实在是聪明绝顶，佩服佩服。

阁下到敝国三年，官话说得咁好，实在係聪明绝顶，佩服佩服。(4/18)

保留下“能”的，都改为“不能”，而且否定词保持用“不”，没有更换为“唔”，“不能”主要是表示没有条件进行某项活动：

[37] 我没那么些个钱，不能都支给你。

我冇咁多钱，不能支徙过你。(3/13)



[38] 现在还是按月给他利钱，倘届期舍亲不能归本，  
都有我一面承管了。

现在仍係按月纳利，如果到嗰时候舍亲不能还本  
俾佢，都为我是问喇。(4/19)

[39] 门丁出来说，知县陪客说话哪，不能接见。

门丁出嚟说，知县陪客讲开话，不能接见。(4/5)

可能式的否定式“唔 V 得”一般则表示没有能力，试  
对比：

[40] 是因为家母年迈，不耐舟车之苦，故此不能同来，就是我只身在此。

因为家母年老，唔受得舟车嘅辛苦，故此不能同嚟，就係我自己喺呢处啫。(4/18)

联系前文分析和此处对比，在清末的语法体系里，助动词“可以”和“能”的主要功能是体现可能式里的条件性，它们和词尾“得”构成一个可能表达的整体体系：

得（词尾）：表示已然和主观情况下的可能；

可以：表示客观条件允许下的可能，包括吩咐和打算；

能：表示否定的可能，强调客观条件的不允许。

另一方面，“可以”和“能”在对应中显示出较强的自  
主性，如官话里用“可”的地方，广州方言都改为“可  
以”：

[41] 今日已经打发人雇去了，大约明日可就雇齐了。

今日已经打发人去请咯，大约听日就可以叫齐咯。(4/3)

[42] 若果他们四个人看明货样相符，道台便可饬令赵  
锡三起货付银子。

如果佢哋四个人验明货样相符，道台就可以饬令  
赵锡三起货交银。(4/8)

单独出现“可”的时候，前面一定有单音节副词，书  
中见到两例：“本可”和“不可”。“能”的情况也基本如



此，没有单用的“能”，否定形式是“不能”，另外有两例非否定式，前面也都有单音节副词，一为“必能”，一为“都能”。总的来说，“可以”和“不能”构成了肯定和否定的整齐对应，它们在出现的时候，基本保持双音节的结构。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和“能”是不是从共同语引进的外来成分，似非一定之论。或者说，因为“可以”和“不能”有与共同语比较整齐的对应，“不能”里又不使用“唔”，所以留下了引进的痕迹或者印象，但是即便它们是从共同语引进的话，这种引进也不是重合式的引进，而是互补式的。

所谓“互补式”，是指方言里缺乏某种表达方式，通过有选择、有发展地吸纳官话的用法，同时促进了方言内部的系统消化。

方言对来自外系统的语法词的吸收和消化，体现在方言原有的成分，受外来成分的语法功能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系统里。词尾“得”在今天有了更为丰富的功能<sup>①</sup>，其中之一，就是吸收了清末“可以”和“不能”带出的对条件的强调。其实在清末不断出现的“可以/能+V+得”这个格式就已经体现出了“得”功能逐渐增强的信息，因为这个格式将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条件融合在一起，作为方言里的强势语法词，“得”逐渐将二者融于一身，取代“可以”和“能”的用法。

经过不断的吸收和系统调整、融合，到了今天，广州方言里仍然可以看到“可以”和“能够”，但是它们与百年前的“可以”和“能”却不尽相同，尤其是“能”，不是以否定形式的面貌出现，而是以之前从未见过的“能够”出现，更暗示了二者的差别。在“得”已经吸收了“可以”和“能”的功能后，“可以”和“能够”在今天的广州方言

<sup>①</sup> 陆镜光：《粤语“得”字的用法》，《方言》1999年第3期。



里与“得”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互补式的关系，而是重合式，它们与“得”的部分功能重合。所以，至少从清末文献来看，共同语对广州方言的影响，有循环的态势，从清末到现在，要经历“吸收→互补分布→消化融合→再吸收→重合分布、丰富表达”几个阶段。

今天在广州方言里见到来自于共同语影响的语法内容，大部分都是像今天的“可以”和“能”一样，属于重合式的吸收，比如动词重叠。它们面对的是方言里强大的语言习惯，很难对系统本身产生影响，结果只是丰富了方言的表达。

## 第七节 类型变化：正反疑问句

正反疑问句是清末文献反映出来的与今天的广州方言差别最大的语法现象，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词汇上的更替，而且是结构上的更替。三部学话课本里出现的正反疑问句的格式主要为以下五种：

V 唔 V 呢？

VP 唔 V 呢？

VP 唔呢？

VP 唔曾呢？

有 X 冇呢？

这五个格式在清末的覆盖能力是绝对的，参考余霭芹<sup>①</sup>统计的不同文献中例句的数目，就可以证明它们当时的地位：

<sup>①</sup> 余霭芹：*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年，第 232—233 页。下表说明至 1938 年同。



表 4-3 清末五种正反疑问句格式的出现情况

	1877	1894	1906	1883—1924	1912
VP - Neg (VP 嘿呢? VP 嘿曾呢?)	18	5	26	13	3
VP - Neg - V (VO 嘴 V 呢? 有 X冇呢?)	12	6	29	50	8
V - Neg - V (V 嘴 V 呢?)	9	2	19	10	11
VP - Neg - VP	0	1	0	0	0
V - Neg - VP	0	0	0	0	2 (系唔系)

资料来源：1877, *Anonymous, Forty Chapters of Random Prose* 《散语四十章》, 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

1894, *J. D.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

1906, *O. F. Wisner, Beginning Cantonese* 《教话指南》, Canton: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83—1924, *J. D.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

1912, *D. Jones & K. T. Woo, 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资料显示，由“VP - Neg - V”到“V - Neg - VP”的变化，从三四十年代就已经陆续出现，并且十年间已经完成转化：



表 4-4 三四十年代五种正反疑问句格式的出现情况

	1938	1947
VP - Neg	26	4
VP - Neg - V	25	7
V - Neg - V	33	13
VP - Neg - VP	4	0
V - Neg - VP	13 (系唔系 X 呢? 有冇 Np 呢? V 唔 VO 呢?)	37

资料来源：1938, T. A. O'Melia, First Year Cantonese 《综合粤语学习语法》,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47, 赵元任, Cantonese Primer 《粤语入门》,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对于正反疑问句的变化，余霭芹<sup>①</sup>提出的解释是词汇扩散，从已经存在的“V - Neg - V”格式开始，从使用频度最高的“系”开始，最后完成于“有冇”。

而促进变化的更深层的原因，赵元任（1947）认为是这种“V - Neg - VP”格式更受欢迎<sup>②</sup>。邵敬敏、朱彦有明确的分析：“‘V 不 VO’中疑问结构结合紧密，从而更能显示疑问焦点，在予以理解上，‘V’与‘不 V’语义同时顺相联系‘O’，这符合人们的思维走势。”“另外，从语言系统内部本身的需要来看，我们发现，一般动词的‘VP 不 VP’正反问格式在使用上要受到很多制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复杂谓语里的主要动词一般不能作‘VP 不 VP’正反重叠。”其中“是不是”也是发展的焦点，“由于‘是不是’相对比较灵活，可以在后面出现，也可以前移，成为

① 余霭芹： *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年。

② 参见余霭芹 *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年, 第 238、249 页



提问的焦点标志，这就为‘是不是 VP’格式的大量使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并且逐步凝固和定型”<sup>①</sup>。这一分析虽然是针对北方方言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用于清末广州方言正反问句所发生的变化的解释。

也就是说，广州方言正反问句的变化，首先经历了与官话相似的两条路：

VP – Neg → VP – Neg 呢？, VP – Neg – V 呢？, V – Neg – V 呢？ → VP – 吗？

而“VP – Neg 呢？”和“VP – Neg – V 呢？”的变化，是在思维模式的驱动下，应语言表达的要求，从“V – Neg – V 呢？”中的“系唔系”开始，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

在这一解释基础上，对比《粤音指南》和《官话指南》，发现广州方言正反问句“VP – Neg 呢？”和“VP – Neg – V 呢？”同时对应着官话里的正反问句和是非问句：

表 4–5 《粤音指南》正反问句在《官话指南》  
中的对应表

官话	广州方言	例 句
VP 不 V?	VP 唔 V 呢?	老爷还要咖啡不要了。
		老爷你重要 <u>咖啡唔要呀</u> ? (3/3)
		老爷 <u>喝粥不喝呢</u> ?
		老爷你 <u>吃粥唔吃呢</u> ? (3/7)
	VP 唔呢?	可不知道得要保人不要。
		唔知要 <u>辑个人担保吓渠唔呢</u> ? (3/1)
		白糖够 <u>不够</u> ?
		白糖够 <u>唔呢</u> ? (3/3)

<sup>①</sup> 邵敬敏、朱彦：《“是不是 VP”问句的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3期。



(续上表)

官话	广州方言	例句
VP 么?	VP 唔 V 呢?	油呢 <u>多罢</u> ?
		老泥 <u>多唔多呀</u> ? (3/16)
		老兄此次 <u>携着去么</u> ?
		老兄呢回带家 <u>着去唔带呀</u> ? (4/11)
	VP 唔呢?	你愿意跟 <u>我去么</u> ?
		你中意跟 <u>我去唔呢</u> ? (3/8)
		喳，老爷这就要点心 <u>么</u> ?
		系，老爷你爱点心 <u>自唔呢</u> ? (3/3)

从句式对比中，从例句出现的频度统计中，都可以看到清末广州方言是非问句的“VP -吗?”格式没有正反问句来得丰富。同样是寻求是非答案的提问格式，在广州方言里主要由“VP 唔 (V) 呢?”承担，缺少是非问句“VP -吗?”的分担，这样“VP 唔 (V) 呢?”的负担就比较重，这也是这一格式最终求变，寻求表达上的精练和合理的原因之一。

在由“VP 唔 V”向“V 唔 VP”转变的过程中，后置体系也发挥了其协调能力。所谓“后置”，是在动词后加上各式各样的补充成分，如果确定是要以问句的方式表达，那么先明确疑问信息，然后再在疑问的动词整体后面添加成分来丰富、完整句子，这也是“VP 唔 (V) 呢?”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也就是说，后置体系在补足成分后置还是疑问成分后置两个选项中，选择了补足成分后置。



## 结 论

###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演变小结

一百多年来，广州方言在语法上出现的变化主要有 14 个方面，其中的几个变化可能是书面记录的因素，不能确定是否在口语中发生，包括：

表 5-1 广州方言语法演变点：书面记录上的变化

项目	清末	当代
量词	个	只
	回	次
	样	种
动词后补成分	起嚟	Ø
被动句	被	俾
句末助词	嘅 <sup>33</sup>	嘅 <sup>33/35</sup>

其他的变化点主要分为四类：



## (一) 成分替换

表 5-2 广州方言语法演变点：成分替换

项目	清末		当代
方所词后附成分	头/便		便
	处		处/度
代词	乜人/边个		边个
	乜处/边处		边处/边度
	几多+量词		几十量词
副词	语素	将近/就至	就至/就嚟
		独係/净係	净係
	音节	唔好/咪	咪
		唔曾/未曾/未	未曾/未
动词体貌成分	晓/啞		啞
助动词	会/晓		识
动词后补成分	高		上
句末助词	昨		先
选择疑问句	A 噢/喺 B		A 定 B

## (二) 成分消失

表 5-3 广州方言语法演变点：成分消失

项目	清末		现代
给予句	俾/V+N <sub>物</sub> +过+N <sub>人</sub>		俾/V+N <sub>物</sub> +N <sub>人</sub>
工具/处置	揷/将		将
动词后补成分	去归		Ø



### (三) 吸收

表 5-4 广州方言语法演变点：吸收共同语的影响

项目	清末	现代
副词	唔（正好）	唔唔（正好、刚刚）
助动词	能（不能）	能够
动词体貌成分	吓	吓/动词重叠
表可能、许可及否定句	可以 VP（许可）	可以/能够 VP（许可）
	V 得（能够）	V 得（能够、许可）
	不能 V 得 C	Ø
比较句	adj. + 过 + 比较对象	adj. + 过 + 比较对象
		比 + 比较对象 + adj.

### (四) 类型转变

表 5-5 广州方言语法演变点：类型转变

项目	清末	现代
正反疑问句	VO 嘴 V 呢？	V 嘴 VO 呢？
	VP 嘴呢？	V 嘴 VP 呢？
	VP 嘴曾呢？	V 未 VP 呢？
	有 X 冇呢？	冇冇 X 呢？



## 第二节 方言研究中的“语法文白”思路

在进行共时比较的时候，一些异质的材料已经提供一个信息：方言（包括广州方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同质系统。方言语音研究中“文白异读”的研究成果、广州方言的形成过程，以及广州方言自清末以来所处的语言环境<sup>①</sup>，都说明在研究广州方言的时候，必须关注在方言内部同时存在的“文”和“白”两条线索，不能忽视在发展方言过程中与共同语相关的一些问题。“文”和“白”的差异不是语音独有，在语法层面上同样存在，尤其是本文使用的历时语料都是书面语料，这一问题更不能忽视或回避。

研究“语法文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书面出现的训读字的使用。这些训读字，有不少是有语法标志意义的虚分词，它们极有可能说明方言和共同语在语法影响上的互动关系。以下就以粤讴作品中同时出现的文读字“不”和白读字“唔”为例，看一看对如何对训读字进行语法考察。

### （一）案例：粤讴作品中的“不”和“唔”

粤讴是以广州话写作而成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语言通俗易懂，有浓郁的本地特色，深受群众喜爱。最早的粤讴作品出现在1828年，之后陆续有模仿的作品集出现，这些文献为研究广州话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节考察的是三部粤讴作品，它们分别是：《粤讴》、《新粤讴》和《新粤讴解心》三卷。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跨约百年。在这三部作品中，可能式否定式有时候使用“不”，有时候使用

<sup>①</sup> 清末，以广州方言为中心的粤方言已经非常成熟，并且不可避免地与共同语一直保持着接触。



“唔”，这种使用方式是否透露出广州方言中“V – Neg – C”句式的来源和发展情况呢？

广州方言的可能式是一个有特点的句式，主要是由于这一句式的否定式中否定词的位置比较特殊。广州话可能式的否定形式中，否定词可以出现的位置有两个：一个是在动词之前，写作“Neg – V – 得 (C)”式，一个是在动词之后，写作“V – Neg – 得/C”式：

表 5–6 广州方式可能式的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

	A 式	B 式	
肯定式	V 得 (食得)	V 得 C (食得饱)	
否定式	Neg – V – 得 (唔食得)	Neg – V – 得 C (唔食得饱)	V – Neg – C (食唔饱)

从表 5–6 可以看到，“V – Neg – C”是整个矩阵中一个不对称的因子：一方面否定词在前的格式“Neg – V – 得 (C)”在 AB 两式里都存在，但是否定词在后的“V – Neg – 得/C”只出现在 B 式里；另一方面 A 式中没有相对应的“V – Neg – 得”格式。

“V – Neg – C”格式出现很可能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因为普通话中否定式的固有格式是否定词在后的“V – Neg – C”这一种。针对这一假设，我们利用三部粤讴作品中“不”和“唔”展现出来的可能式否定式的发展情况进行论证。

先来看最早的《粤讴》。可能式的否定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包括用字的区别）：

A 式：唔 V 得：你唔带得奴奴，你便早日话过妹知。  
(《粤讴》，96)

V 不得：总系命里带不得，风流都系白白嘅。



(《粤讴》，148)

B式：唔 V 得 C：若系解到唔解得通，就讲过阴骘个便。(《粤讴》，1)

V 唔 C：累得长亭病马鞭唔起。(《粤讴》，58)

V 不 C：又剪不断情思。(《粤讴》，58)

如果根据否定词的位置整理一下，可以看到“Neg – V – 得 (C)” 和 “V – Neg – 得/C” 两个不同类型的格式在使用的文字上有主流的区别：

表 5-7 “Neg – V – 得 (C)” 和 “V – Neg – 得/C”  
两类型格式的用字差别

类型	具体格式	用字	出现频度
Neg – V – 得 (C)	唔 V 得	唔	11
	唔 V 得 C		6
V – Neg – 得 /C	V 不得	不	8
	V 不 C		16
	V 唔 C	唔	6

“Neg – V – 得 (C)” 的否定词只使用 “唔”，“V – Neg – 得/C” 主要使用 “不”，虽然有 “V 唔 C”，但是在数量上还不能压倒 “V 不 C”。在广州话中，表示否定的副词白读是 “唔”，“不” 是文读<sup>①</sup>，体现在可能式的否定形式上，则说明两个形式的语体不同，来源也不同：用 “唔”的“Neg –

① 这种区别在粤讴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 “唔” 和 “不” 各自有一些固定组合，典型如 “唔係” 和 “不是”，文读的和白读的各自搭配，完全互补；又如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用 “不”的句子书面性比较强，对比看：“君呀，唔见你转。(《粤讴》，60)” 和 “做乜苦尽总不见甘来。(《粤讴》，132)”。这说明粤讴作品是对 “不” 和 “唔”的文白区别有认识的。



V-得 (C)" 是口语的、本地的；用“不”的“V-Neg-得/C”是书面的、外来的，是受了共同语的影响。

《新粤讴》的出版时间虽然与《粤讴》相距甚远，但是整体风格上文学性较强，因此否定形式里使用“不”和“唔”的情况与《粤讴》相似：

A式：唔 V 得：种得好因，唔收得个好果。（《新粤讴》，57）

V 不得：个阵行不得也。（《新粤讴》，36）

B式：唔 V 得 C：大早点估得到郎心系咁唔把得定。（《新粤讴》，47）

V 唔 C：我未必话做唔来。（《新粤讴》，57）

V 不 C：讲不尽言和语。（《新粤讴》，37）

不过到了《新粤讴解心》，情况就有所不同，它在创作上非常口语化，整体多用“唔”，少用“不”<sup>①</sup>，“V 不得”这个格式完全没有出现过：

A式：唔 V 得：无奈你唔学得个只能言鹦鹉。（《新粤讴解心》，1—2）

B式：唔 V 得 C：就怕花债唔还得够。（《新粤讴解心》，3—8）

V 唔 C：你捱唔久。（《新粤讴解心》，1—19）

V 不 C：收不尽堆黄积白。（《新粤讴解心》，1—22）

用数字能够更清楚地反映三部作品中“不”、“唔”的对立和发展，见下表：

<sup>①</sup> 《新粤讴解心》中“唔”和“不”的使用对比较《粤讴》和《新粤讴》有很大变化，“不”大量减少。《粤讴》里“不”和“唔”出现的频度分别为 116 次和 205 次，《新粤讴》则分别为“不” 94 次和“唔” 208 次，但是到了《新粤讴解心》“不”仅出现 42 次，“唔”则出现 554 次。



表 5-8 粤讴作品可能式否定式的出现频度

	唔 V 得	唔 V 得 C	V 唔 C	V 不得	V 不 C
《粤讴》	11	6	6	8	16
《新粤讴》	7	6	9	10	9
《新粤讴解心》	29	20	33	0	2

《粤讴》和《新粤讴》没有那么口语化，或多或少地坚持在“V - Neg - C”这个格式中使用文读的“不”，可见作者的心目中了解这个格式与本地的“Neg - V - 得 (C)”有冲突。格式中否定词用字表现出来的“不”和“唔”的文白对立，确实能说明“V - Neg - C”是一个外来的格式。

《新粤讴解心》打破了前两部作品中用字形成的文白对立，“V - Neg - C”格式中的否定词主流由“不”变成“唔”。从《粤讴》到《新粤讴》，“V 唔 C”的势头逐渐加强，“V 不 C”则逐渐减弱，在《粤讴》里占上风的“V 不 C”到了《新粤讴》也只能与“V 唔 C”打个平手。至于《新粤讴解心》，以前相对弱势的“V 唔 C”更承接了前两部作品中的发展态势，在数量上完全压倒了“V 不 C”。从用字上看，文白对立淡化了，“V 唔 C”以一个口语的格式被接纳和使用。再加上“V 不得”的消失，整部作品呈现出的局面就跟我们今天见到的广州话的情况一样了。

当然，文学创作中对文字的选择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如语体的倾向、作者对方言和共同语的掌握和喜爱程度等，加上粤讴的写作年代也稍晚，因此作品中反映出来的“V 唔 C”的发展情况并不能说明“V - Neg - C”进入广州话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共同语的“V - Neg - 得 / C”可以以“V 唔 C”的形式最终进入广州话，而“V 唔得”就一直没有出现？



在共同语中，“V 得”的否定式一直是“V 不得”，因为“得”在这个格式里是做补语，保持着“达成目的”的实词意义，否定表示可能的补语，否定词自然是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在广州话里，情况却有不同。

观察广州话的补语体系，可以知道，否定词的否定范围是否定词后的部分，否定词在动词之前，否定的就是整个动补结构，如果在动词之后，则否定的只是补语，比如：

但得我梦中唔叫醒我，我就附着你同行。（《粤讴》，  
10）

总系春寒根强生唔定。（《粤讴》，108）

“唔叫醒”首先是不叫，而“生唔定”只是不定，与“生”无关。

同样的道理，在“唔 V 得”这个结构中，“唔”出现在动词之前，也是否定了整个“V 得”结构。假设广州话“V 得”中的“得”跟普通话“V 得”中的“得”一样，都是表示可能的补语词，那么要对此进行否定，说明不能够达成愿望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否定词放在“补语”“得”前面，而不能够放在动词前面。比如“带得”，如果否定“带”的可能性的话，应该是“带唔得”最合理，因为不是不带，而是不能。但事实是广州话里没有像普通话那么做，这说明一个问题：广州话“V 得”中的“得”跟普通话“V 得”中的“得”不一样，它不是补语，而是动词的词尾。

在粤讴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得”的使用情况就像今天的广州话一样，非常丰富，可以做能愿动词，可以做结构助词，还有的就是在动词后面。“得”出现在动词后面的频率很高，与之结合的动词越来越多，意义也相对越来越弱化，使它在性质上有被重新分析的可能。通过重新分析，“得”成为比补语更进一步的动词词尾（可以称之为能愿词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唔”不能出现在“V – Neg – 得”这个格式里了。因为从广州话的系统看来，“V – 得”



已经与“V-C”不同，前者是一个带词尾的动词，后者才是动补结构，“V-Neg-得/C”这个外来的否定形式“入侵”的只能是动补结构，因此对词尾结构“V 得”没有影响力。

把“得”看作词尾，在粤方言研究中也早有此说。《广州方言研究》中就把“得”归入表可能的谓词形尾<sup>①</sup>，上面的情况也为这个分类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说明它与补语不同，也不是单用的助词。

“V 唔得”不存在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得”虚化（或者说重新分析）为词尾的时间，一定是早于“V-Neg-C”进入广州话。早在“V-Neg-得/C”对方言产生影响之前，“得”已经成为粘附性的词尾，因此任凭共同语如何透过“不”和“唔”的对应关系对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进行影响，都不能影响到“得”上。

## （二）小结

对“语法文白”进行研究，是要了解不同类型的语法形式在一个语法系统中的共存。共同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多年的研究表明，受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断影响，北方话，尤其是北京话的语法体系已经在类型上偏离了中古时期的汉语。无论是从动补结构出发<sup>②</sup>，还是从介词结构出发<sup>③</sup>，研究者都注意到汉语共同语介词结构的位置从动宾结构之后向动词前转移这个“前置”的问题，而广州方言仍

<sup>①</sup> 《广州方言研究》原文为：“谓词形尾粘附在谓词或功能像复合词的动结式、动趋式短语后头，中间不容许其他的成分插入……谓词形尾有别于助词，也有别于谓词后头做补语的实词。”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2 页。

<sup>②</sup> 石毓智：《论粤方言语法特点之间的类型学相关性》，《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5—545 页。

<sup>③</sup> 参见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存在丰富的“后置”特征。考察“前置”与“后置”两种不同类型的结构如何在方言系统中共存，如何互相影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广州方言语法发展的内部机制。

当然，“语法文白”研究除了考察训读字的语法作用之外，还可以研究一些方言特征浓厚的词，这些方言特征词从源头看应该是来源于某一时期的共同语。早期的同源关系，以及之后有方言特色的发展，将展示出“文”和“白”在方言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制约因素。

“语法文白”也是使用书面语料进行历时考察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书面形式的口语材料的文字和语言选择会尽量在“文”和“白”中求得平衡。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文”、“白”差别的存在，可以借此观察书面和口语如何达到契合，而这种契合是“文”、“白”因素互相影响最可能的交叉点。

### 第三节 方言向共同语靠拢？

对于粤方言在现代的发展状况，有一种“方言向共同语靠拢”的基本认识，如：

到了现代，由于汉语共同语影响的日益增大，几十年来推广“国语”和“普通话”，粤方言的发展又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就是方言特点的日渐“消磨”，表现出方言向共同语靠拢的发展趋势。<sup>①</sup>

而这种被认为出现靠拢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一般人所习惯的词汇领域，语法领域也不可避免：

作为标准语的广州话很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sup>①</sup>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要了解粤语的全貌，必须以全部粤语方言为研究的对象。……总而言之，要深入了解粤语的结构特点，必须有大量详尽可靠的资料。……为什么说这是迫切的需要呢？因为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方言有逐渐消灭的趋势；就是不消灭，也会有慢慢被普通话同化的趋势——换句话说，方言的特点越来越模糊了。让我举一个例：近年来广州香港一带，比较式出现了模仿普通话的比字句，虽然只流行于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的圈子里，显然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谁能保证几十年以后，比字句不会取代过字句呢。所以说，收集方言资料该是咱们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sup>①</sup>

语法结构诚然有比词汇更大的稳固性，但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在方言向共同语集中的进程中，语法结构同样难以完全排除共同语的影响，仍然难以避免会出现方言语法格式和共同语语法格式“并存并用”的现象。前面我们列举的广州话的一些“后置”格式，都是广州话固有的方言特色，但其中有一些已经不是作为唯一的格式来运用，而是同时有普通话中“非后置”的格式与之“并存并用”了。……目前这两种格式“并存并用”，正是广州话向共同语靠拢的结果，人们都觉得很自然了。<sup>②</sup>

但是说到“在语法上”“粤方言向共同语靠拢”，所谓“靠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靠得有多拢？哪些方面在靠拢？靠拢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粤语（广州方言）的语法体系？这些却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要了解百年来广州方言变化的性质和机制，首先必须

---

<sup>①</sup> 余霭芹：《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年第1期，第4页。

<sup>②</sup> 黄家教、詹伯慧：《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



明确广州方言语法系统与共同语相比，其根本特点是什么。

广州方言的语法系统建立在最基本的汉语 SVO 结构框架里，这个框架包括主语、谓语、动词、宾语、助动词、动词、修饰语、中心语等基本内容。可是在广州方言形成的过程中，其语法体系在来自上古和中古的共同语（包括文言）的影响力之外，又糅合进了来自本土的（也许有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方言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一个方言的语法体系里，表现得还算和谐，各司其职：与共同语关系密切的动词前的修饰成分（“前置”），以表示动作和事件的伴随状态为主；有更多方言色彩的动词后的修饰成分（“后置”），以表示动作和事件的结果和重要特征为主。<sup>①</sup> 自宋以后，由于方言的独立发展，“后置”的方言特征逐步在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使用量增加，功能范围扩展大等。“在汉语语法手段中，语序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粤方言的代表广州话，在语序法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色，却颇引人注目。和普通话比较，这种特色突出地表现为‘后置’的现象。”<sup>②</sup>

具体分析，所谓“后置”成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语法现象：

- (1) 状语后置；
- (2) 动词后助成分丰富；
- (3) 比较句的“比较标记”和“基准”在形容词之后；
- (4) 动词后有两个成分时，包括双宾语和补语宾语，排列次序与共同语不同。

相对而言，广州方言也有“前置”成分，比如：

- (1) 副词；
- (2) 介词结构。

<sup>①</sup> 赵元任：Cantonese Primer, Greenwood Printing 1969.

<sup>②</sup> 黄家教、詹伯慧：《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语言研究》1983 年第 2 期。



但是这些特点一来在数目、用法上都不突出，二来与共同语颇为一致，一般只有用词上的差别，而没有类别上的差异，于是造成了“前置”成分与“后置”成分在方言系统中的不平衡，凸显出“后置”成分<sup>①</sup>的方言特色。

应该说，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后置”成分主动地向共同语的成分靠拢，包括形式方面和类型方面，改变了“后重前轻”的局面，才能说广州方言在“靠拢”共同语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根据第四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后置表达方面，广州方言有强大的自主性，如“晓”和“啞”；

在前置表达方面，广州方言的介词发展是不成熟和受限制的，例如“挾”；

在同时存在前置和后置的表达的时候，如果可能，系统内部会进行调整，给不同的说法一个分工，例如“可以”和“能”在清末的分工；如果时间上体现不出来，那么一定是以后置的表达为主，前置的表达只是一个补充，例如今天的“可以”和“能够”，以及“比”字句。

所以说，在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广州方言的语言环境受到共同语的不断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强。不过，其发展轨迹显示，虽然广州方言从共同语中借贷了一些语法内容，出现了“共存共用”的语法现象，但是“前置”和“后置”的两股力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交叉发展。后

<sup>①</sup> 当然，这些个“后置”的特征，并非广州方言独享，“作为状语的修饰成分的位置，双宾语的位置，补语宾语的位置，成为南北方言的重大差别之一。状语修饰成分在动词形容词之后，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VOC的补语宾语顺序，几乎是南方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少有无之分，指有多少的差别，或者两者并用，而北方方言这种语序现象是不多见的”。张振兴：《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方言》2003年第2期。



置这个根植于方言土壤之中的广州方言语法的主流体系，强调方言特色，保持着自主的发展路线；前置系统受到官话的影响引进一些官话的表达方式，可新增加的表达属于重合式，作用仅在于丰富广州方言的表达，并没有动摇或者改变广州方言固有的语法体系态势。

那么，针对关于“方言发展向共同语靠拢”的观点，可以看到，粤方言里的“后置”传统，在宋以后就一直控制方言的发展方向，使得粤方言在语法上不同于共同语的方言特色越来越突出，而这种控制能力在现代与共同语亲密接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削弱。只要这种“后置”的语法基础仍然存在，粤方言就会一直与共同语保持基本的距离。二者的接触不会导致实质的靠拢。

当然，在同一个环境里存在两种以上的语法或方言自然会有接触，也难免会出现活跃和萎缩、强势和弱势的区别，但是二者之间的接触强度不能一概而论。广州方言在今天仍然属于活跃型的方言，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它与共同语的关系虽“难免要经常套用共同语的新词术语……但是在语法上就表现得很保守”<sup>①</sup>。要想让借贷的内容影响整个语法体系，出现真正的“靠拢”，还需要更大的力度才可能达到。

<sup>①</sup>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 参考文献

harris a, campbell 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kwok h, chan m. *Fossils from a rural past — A study of extant Cantonese children's song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tthews s, yip v.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保亚：《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晓锦：《东莞方言说略》，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方言增刊）》，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段业辉：《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胡明扬主编：《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黄伯荣等编著：《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语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麦耘、谭步云：《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施其生：《方言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石汝杰：《吴语读本——明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



《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第8期，东京：好文1996年版。

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太田辰夫著，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谭正壁、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吴福祥：《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黄山书社1993年版。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余霭芹：*Studies in Yue dialects I: Phonology of Can-*



*tonese.* New York: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年版。

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袁宾等：《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书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版。

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詹伯慧主编：《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炳：《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1972 年版。

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年版。

赵元任：*Cantonese Primer.* New York: Greenwood Printing, 1969 年版。

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郑定欧、蔡建华主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郑定欧主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学报丛书 017 号》，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5 年版。

郑定欧主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郑定欧主编：《今日粤语》，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志村良治著，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祝敏彻：《〈朱子语类〉句法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TENG Shou, hsin. *Disposal Structures in Amoy.*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 53 本 2 分: 331, 352.

TONG M, YELL M, GODDARD C. *Semantic primitives of time and space in Hong Kong Cantonese.* Language Sciences, 1997, 3: 245—261.

WANG SY, *Competing change as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1969, 45: 9—25.

白宛如：《广州方言的ABB式主谓结构》，《方言》1981年第2期。

白宛如：《南宁白话的[laɪ]与广州话的比较》，《方言》1985年第2期。

蔡建华：《广州话动词前“有”的词性判别》，《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曹正义：《近代文献与方言研究》，《文史哲》1984年第3期。

曹志耘：《汉语方言里表示动作次序的后置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陈宝如：《粤语形容词表示程度强弱的几种形式》，《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陈慧英：《广州方言表示动态的方式》，《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

陈慧英：《广州方言的一些动词》，《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

陈慧英：《谈谈广州话的形容词》，《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陈妹金：《汉语与一些汉藏系语言疑问句疑问手段的类



型共性》，《语言研究》1993年第1期。

陈晓锦：《广东东莞莞城话的“起”》，《学术研究》1992年第4期。

陈亚川：《汉语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

陈泽平：《试论完成貌助词“去”》，《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陈忠敏：《方言渗透的特点及其研究方法——从上海市区方言的某些共时差异谈起》，《语言研究》1993年第1期。

邓少君：《广州方言常见的语气词》，《方言》1991年第2期。

邓思颖：《粤语量化词“得”的一些特点》，《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邓小宁：《与普通话“起来”对应的粤语词语比较》，《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邓晓华：《古南方汉语的特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方小燕：《“赚”字句式的语义结构及其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方小燕：《广州话里的动态助词“到”》，《方言》2003年第4期。

方小燕：《广州话里的反复问句》，《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方小燕：《广州话里的疑问语气词》，《方言》1996年第1期。

方小燕：《广州话疑问句里的非疑问语气词》，《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

方小燕：《广州话与普通话语气助词的比较研究》，《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甘于恩：《粤语判断句式及判断词初探》，《广州话研究



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高然、张燕翔:《广州话的被动句》,《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动词体貌问题学术研讨会》,《方言》2001年第3期。

何洪峰:《黄冈方言的比较句》,《语言研究》2001年第4期。

何伟棠:《增城方言的语法特点》,《方言》1993年第2期。

贺巍:《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方言》1992年第3期。

贺巍:《获嘉方言的疑问句——兼论反复问句两种句型的关系》,《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洪材章:《粤语“捭”类兼语句试析》,《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胡光斌:《遵义话中的“名+量”》,《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

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胡性初:《茂名白话否定句和广州话,普通话否定句的比较》,《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竹安:《动词后的“给”的词性和双宾语问题》,《中国语文》1960年第5期。

黄伯荣:《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中国语文》1959年第6期。

黄伯荣:《广州话后置成分较丰富》,《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黄伯荣:《阳江话的几种句式》,《中国语文》1966年第3期。



黄大方：《现代汉语“他”动词日益增加的趋势及其在香港双语社会中的表现》，《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黄丁华：《闽南方言的虚字眼“在，着，里”》，《中国语文》1958 年第 2 期。

黄国营：《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中国语文》1988 年第 3 期。

黄家教、詹伯慧：《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语言研究》1983 年第 2 期。

黄家教、詹伯慧、陈世民：《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

黄小娅：《广州方言异序词的百年演变》，《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 年第 7 期。

吉川雅之：《香港粤语文学语言文体的历史变迁》，《方法论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应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9 年版。

蒋绍愚：《内部构拟法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1995 年第 3 期。

邝永辉：《试析粤语“过”——兼谈某些与“过”相关的句式》，《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黎伟杰：《广州话量词举例》，《方言》1988 年第 1 期。

黎伟杰：《广州话与普通话名量词差异的成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4 期。

李崇兴：《湖北宜都方言助词“在”的用法和来源》，《方言》1996 年第 1 期。

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方言》2002 年第 1 期。

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 年第 3 期。



李人鉴：《泰兴方言里的“拿”字句》，《中国语文》1962年第8—9合期。

李荣：《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方言》1983年第1期。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上），《语文研究》2000年第2期。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下），《语文研究》2000年第3期。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李如龙：《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李炜：《“将”字句与“把”字句》，《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炜：《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兼谈句子给予义的表达》，《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李炜：《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李炜：《清中叶以来使役“给”的历史考察与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李晓琪：《关于能性补语式中的语素“得”》，《语文研究》1985年第4期。

李雄溪：《港式粤语“好+单音节词”探析》，《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李雄溪：《粤语的AAB式形容词初探》，《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英哲：《官话和闽方言中的几个动词短语结构的比较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1期。

梁洁英：《广州方言“畀”的语法功能》，《广州师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4 期。

梁洁英:《广州方言附缀名词的结构特色》,《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4 期。

梁洁英:《广州话的“亲”字》,《方言》1980 年第 4 期。

林立芳:《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林立芳:《梅县方言的“同”字句》,《方言》1997 年第 3 期。

林伦伦:《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 1993 年第 2 期。

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词与“可 VP”句式》,《中国语文》,1991 年第 1 期。

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2001 年第 4 期。

刘丹青,徐烈炯:《普通话与上海话中的拷贝式话题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刘叔新:《广州话的趋向范畴》,《南开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6 期。

刘叔新:《广州话普通话语法对比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问题》,《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淑学:《普通话中的某些歧义句在冀州话中能得到分化》,《语文研究》1996 年第 2 期。

刘祥柏:《汉语方言体貌助词研究与定量分析》,《中国语文》,2000 年第 3 期。

刘镇发:《现代粤语源于宋末移民说》,《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古汉语研



究》，2003年第1期。

陆俭明：《“着（·zhe）”字补议》，《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陆镜光：《广州话句末“先”的话语分析》，《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陆镜光：《粤语“得”字的用法》，《方言》1999年第3期。

陆镜光：《粤语名词组中的后置修饰语》，《方言》1998年第1期。

陆仁：《十年来汉语语法学的成就》，《中国语文》1959年第10期。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2期。

罗福腾：《山东方言“V他V”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

罗福腾：《山东方言比较句的类型及其分布》，《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

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VP+(O)+在里/在/哩”格式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1999年第2期。

马希文：《北京方言里的“着”》，《方言》1987年第1期。

麦耘：《广州话“先”再分析》，《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麦耘：《广州话以“佢”复指受事者的句式》，《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梅祖麟：*More on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Wu Dialects*，《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梅祖麟：《从诗律和语法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2分：227—249。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梅祖麟：《几个闽语语法成分的时间层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6 本 1 分 1995；《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梅祖麟著，陆俭明译：《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国外语言学》1980 年第 3 期。

梅祖麟：《明代宁波话的“来”字和现代汉语的“了”字》，《方言》1981 年第 1 期。

梅祖麟：《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1994 年第 2 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莫华：《试论“，晒”与“，埋”的异同》，《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欧阳觉亚：《广州话的语气助词》，《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欧阳伟豪：《也谈粤语“晒”的量化表现特征》，《方言》1998 年第 1 期。

潘小洛：《广州话的比较句式》，《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VV 下”与“V 下 V 下”》，《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V 得 (O)”结构》，《方言》1998 年第 1 期。

彭小川：《广州话的“唔打得烂”与“打唔烂”》，《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动态助词“咗”》，《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动态助词“住”》，《汉语方言体貌



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结构助词“到”》，《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彭小川：《广州话的结构助词“噃”》，《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钱乃荣：《〈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三书中的吴语》，《语言研究》，1994 年第 1 卷第 26 期。

钱曾怡：《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中国语文》1987 年第 4 卷第 199 期。

乔全生：《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方言》1998 年第 2 期。

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简介》，《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4 期。

桥本万太郎：《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语言研究》1983 年第 1 期。

桥本万太郎：《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1987 年第 1 期。

桥本万太郎：《现代吴语的类型学》，《方言》1979 年第 3 期。

邵敬敏、王鹏翔：《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型学的过渡格式研究》，《方言》2003 年第 1 期。

邵敬敏、朱彦：《“是不是 VP”问句的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世界汉语教学》2002 年第 3 期。

施其生：《论“有”字句》，《语言研究》1996 年第 1 期。

施其生：《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语言研究》1995 年第 1 期。

施其生：《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5 年第 4 期。

施其生：《汕头方言的“了”及其语源关系》，《语文研



究》1996年第3期。

石定栩：《粤语带宾语的形容词》，《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石定栩等：《香港书面汉语句法变异：粤语的移用，文言的保留及其他》，《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

石定栩等：《香港书面语的句法特点》，《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

石汝杰：《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语言研究》1995年第2期。

石毓智：《论粤方言语法特点之间的类型学相关性》，《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宋金兰：《汉藏语是非问句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宋金兰：《论反复问句A不A产生的年代》，《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孙朝奋：《再论助词“着”的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陶红印：《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3期。

陶原珂：《试谈粤方言和现代汉语的几种存在形态》，《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汪国胜：《可能式“得”字句的句法不对称现象》，《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

汪国胜：《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汪平：《苏州话里表疑问的“阿，曾阿，啊”》，《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王洪君：《山西方言的“也似的”》，《语文研究》，2000



年第3期。

王李英：《粤语与普通话的几种句式差异探源》，《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吴福祥：《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方言》2001年第4期。

吴福祥：《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二），《方言》2002年第1期。

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年第3期。

项梦冰：《大陆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项梦冰：《关于东南方言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01年第2期。

项梦冰：《连城（新泉）话相当于北京话“的”字的语法成分》，《方言》1989年第1期。

项梦冰：《连城（新泉）话语法三题》，《语言研究》1991年第2期。

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1988年第2期。

谢留文：《客家方言的一种反复问句》，《方言》1995年第3期。

谢自立等：《苏州方言里的语缀》（一），《方言》，1989年第2期。

谢自立等：《苏州方言里的语缀》（二），《方言》，1989年第3期。

邢福义：《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方言》，2000年第4期。

邢向东：《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

徐丹：《北京话中的语法标记词“给”》，《方言》1992



年第 1 期。

徐丹：《从北京话“V 着”与西北方言“V 的”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方言》1995 年第 4 期。

徐丹：《汉语里的“在”与“着（著）”》，《中国语文》1992 年第 6 期。

徐复岭：《山东方言比较句式溯源简说》，《中国语文》1995 年第 2 期。

徐烈炯、邵敬敏：《“阿 V”及其相关疑问句式比较研究》，《中国语文》1999 年第 3 期。

许宝华：《略谈方言和普通话里的被动句》（上海市语文学会编），《年会论文选》1984 年版。

雅洪托夫：《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93 年第 2 期。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东方语言与文化》2002 年版。

游顺钊：《香港粤语的语助词》，《方言》1980 年第 1 期。

于根元：《上海话的“勒勒”和普通话的“在，着”》，《语文研究》1981 年第 1 期。

余靄芹：*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2 (21): 213—253 (另译文：《语法演变中的词汇——汉语语法的词汇扩散》，《汉语方言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余靄芹：《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中国语文》1995 年第 4 期。

余靄芹：《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问句》，《中国语文》



1992 年第 4 期。

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中国语文》2000 年第 6 期。

余霭芹：《粤语研究》，《语文研究》1988 年第 2 期。

余霭芹：《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 1 (23) .

俞光中：《零主语被字句》，《语言研究》1989 年第 2 期。

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 年第 6 期。

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1993 年第 2 期。

曾宪通：《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述略》，《方言》1991 年第 1 期。

曾子凡：《广州话与普通话互动的新趋势》，《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詹伯慧：《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中国语文》1958 年第 3 期。

詹伯慧：《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詹伯慧、黄家教：《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语文》1965 年第 3 期。

詹伯慧、邱学强：《广东粤方言的共同特点述略》，《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大旗：《长沙话“得”字研究》，《方言》1985 年第 1 期。

张光宇：《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语文》1991 年第 6 期。

张华文：《昆明方言“得”字用法》，《方言》1991 年第



2期。

张慧英、陆镜光：《粤语吴语虚词比较》，《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张炼强：《广州话量词和语法特点》，《中国语文》1961 年第 1 期。

张清源：《论成都话“在”的趋向，位移用法——兼论普通话动词后“在”与“到”的性质》，《中国语文》1997 年第 6 期。

张世涛：《广州话的体貌助词“紧”与“住”》，《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双庆：《香港粤语的介词》，《介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双庆：《香港粤语的体》，《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年版。

张卫东：《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张玉来：《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张振兴：《广州话状语后置的现象》，《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振兴：《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方言》2003 年第 2 期。

赵斌：《中国各民族语言的语序共性分析》，《语言研究》1989 年第 1 期。

赵克勤：《古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中国语文天地》1986 年第 3 期。

赵新：《“不过”补语句的历史考察》，《语言研究》，2000 年第 2 期。

赵新：《论“V, 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演变》，《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 年第 1 期。



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2期，《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赵元任著，叶蜚声译，伍铁平校：《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Language, 1967年第1期；《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赵元任著，倪大白译：《吴语的对比情况》，《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5期。

郑定欧：《说“貌”——以广州话为例》，《方言》2001年第2期。

郑定欧：《析广州话尝试貌“动<sub>i</sub>+两+动<sub>i</sub>”式》，《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郑定欧：《析广州话动词述语右置成分“落”》，《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郑良伟：《词汇扩散理论在句法变化里的应用——兼谈台湾官话“有”字句的句法变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期。

郑喻广：《〈榴花梦〉及其与广州“木鱼书”之比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钟兆华：《动词“起”和它的消失》，《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

周锡良：《从粤语“小唱”看诗歌的起源》，《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周小兵：《“多/少”补语句及其相关问题》，《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小兵：《论广州话的语序》，《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周一民：《北京方言动词的常用后缀》，《方言》1991年第4期。

朱德熙：《“V, neg, VO”与“VO, neg, 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1980年第3期。

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

朱建颂：《武汉方言的演变》，《方言》1988年第2期。



## 附录一

### 本书所使用的现代广州方言标音系统

#### 声母：

p	p‘	m	f
t	t‘	n	l
tʃ	tʃ‘	ʃ	j
k	k‘	ŋ	h
kw	kw‘	w	
Ø			

#### 韵母：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ea	da	ja	ia
e	ie		ɛm	ɛn	ɛŋ	ɛp	ɛt	ɛk
		ou			øŋ			ok
ɛ	ɛu	ɛm	ɛn	ɛŋ	ɛp	ɛt	ɛk	
	ei			ɛŋ			ek	
œ				œŋ		œt	œk	
	θy		θn			θt		
I	iu	im	in		ip	it		
u	ui		un			ut		
y			yn			yt		



m̩ n̩

**声调：**

阴平 53 或 55

阳平 11

阴上 35

阳上 13

阴去 33

阳去 22

上阴入 55

下阴入 33

阳入 22

参见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附录二

### 《粤语全书》例句

#### 第一课

呢啲係乜野呢？个啲係书。啲啲係乜野呢？个部係书。  
你做乜野呢？我睇书。你睇乜野书呢？我睇佢啲部书。佢  
做乜野呢？佢写字。你写乜野呢？我写呢啲字。佢哋睇乜  
野呢？佢哋睇你写字。我哋做乜野呢？我哋睇书。我写呢  
部书。呢个係乜野字呢？啲个係野字。呢部係乜野书呢？  
係佢做個部书。做乜你做呢啲野呢？做乜你写个啲字呢？  
你写个字我睇喇。

#### 第二课

呢个係乜人呢？呢个係唐人。啲个係西人。你有读书  
冇呢？我冇读书嘅。我有读书。你係读好多书，係唔係呢？  
唔係。我读好少书嘅。拧你读个部书俾我睇。呢部係乜野  
书呢？係你俾我睇个部。你写个啲字係大啲。我写细啲。  
你哋读乜野书呢？我哋读唐书。佢哋读西人嘅书。你读书  
好唔好呢？好。佢拧好多西人嘅书俾我睇。呢部书好大嘅。  
啲部书好细嘅。我见有好多西人读唐书。係有好多西人读  
唐书嘅。俾我睇你啲部书。係呢部唔係呢？係。佢有书冇  
呢？有一部。你有多少野呢？我有好多野做。你作俾我睇。



俾啲乜野我做呢？我俾啲字你写。你有细睇个部书冇呢？

### 第三课

俾张纸我写字喇。呢张纸好唔好呢？呢啲纸係唔好嘅。啲纸係好啲。啲处有好多字纸。呢枝笔唔好写嘅。我有好多枝笔呀。呢处有一枝野係乜野嚟呢？去请先生嚟喇。先生嚟咯。先生请你嚟教我呀。你识呢啲字唔识呢？有啲识有啲唔识。请你教识我喇。我唔识讲呢啲，请你教我。好喇，你听我讲喇。你讲我听。呢个人好唔听教嘅。你嚟呢处见乜呢？我嚟听书。你听边个讲书呢？听啲个先生讲。你喺边处见佢呢？佢嚟呢处见我嘅。你有去佢处冇呢？冇有（冇冇）边个喺佢处呢？有好多人喺个处呀。有乜人嚟见我呢？我唔睇见有人嚟。

### 第四课

你嘅身有几多只手呢？有两只手。我俾口讲，你俾耳听。佢嘅耳唔多好<sup>噃</sup>。你嘅眼好唔好呢？有一只眼唔睇见野嘅。我喺呢处见佢面嘅。佢好俾面我嘅。你晓听呢啲说话唔呢？唔多晓。我教晓你，好唔好呢？好喇。请先生教我讲省城话喇。你係好唔听教嘅。佢係讲大话嘅。你係教话嘅唔係呢？你要几多水呢？我要啲多啲。你要水嚟做乜野呢？要嚟洗手呀。係水大唔係呢？呢个子要开口讲嘅。我见佢哋开手做咯。写开字唔好讲说话呀。佢讲开乜野呢？话我知喇。乜人请佢嚟嘅呢？唔知呢。个处有几多人，你知唔知呀？

### 第五课

打开啲部书。打边处去呢？打啲边行喇。起身洗面。呢部书做起咯。拧起俾嚟我喇。我哋要起行去咯。好行喇。请你行开啲。做乜你行嚟行去呢？我唔识路呀。企起身喇。唔好企处睇我呀。请坐喇，先生。唔坐咯。我哋坐边处呢？坐喺个处喇。我见佢坐处，冇读书<sup>噃</sup>。挤落呢处喇。你落去见佢唔呢？你话佢知，我唔落嚟咯。佢冇话落去边处<sup>噃</sup>。



呢张纸係佢写落俾你嘅。你哋好落手做嚟。呢枝笔几好使囉。你唔使去。佢使开唔俾我拧呀。呢个野係我整嘅。**揷**乜野嚟整嘅呢？**揷**纸做嘅。唔好饮呢啲水囉。呢啲野好好食囉。呢个係好饮好食嘅人。请先生再讲喇。个处冇路行嘅。呢条路好好行嘅。佢打路嚟咯。我见佢企喺街边呀。有几条街係几好嘅。

### 第六课

拧只杯俾我喇。呢处有杯囉。有一只水杯喺处。拧杯茶嚟。饮茶喇，先生。请嚟我处食餐喇。起餐唔曾呢？唔曾呀。要整多几个人餐呀？有面包喺处囉。我哋唔食面包，要食饭咗。嗰只牛係边个嘅呢？呢只水牛係我嘅。你食牛油唔呢？我唔食牛油，食牛肉咗。食啲生菜喇。我唔多食菜嘅。啲糖果係**揷**生果整嘅。俾啲糖果我食喇。唔好俾人食呢啲果呀。开啲糖水俾我饮喇。佢唔晓使刀嘅。佢要一枝钗（叉）啲。西人使刀钗（叉）嚟食餐嘅。你要羹唔要呢？俾一枝茶羹嚟我喇。

### 第七课

嗰间屋係边个起嘅？呢间係我起嘅。呢条街有几多间屋呢？有十多间呀。个处啲屋有几大间呢？冇几大间，好细间嘅。佢喺边间房呀？佢係（喺）书房睇开书。啲生果拧去餐房喇。唔好入去洗身房呀。你企喺窗口睇乜野呢？睇佢哋起屋啫。打开嗰（𠮶）边窗门喇。你话喺边处开窗口好呢？我话开喺呢处左右好咯。你打边个门口入嚟嘅呢？我打大门入嚟嘅。有人打门囉。出去开门喇。人人都**揷**右手嚟写字嘅。请你讲出嚟俾我听下喇。我睇出佢係西人咯。你喺边处出入多呢？我上下要出街咯。你喺边处住呢？我喺佢左右处住。你喺处睇住野，唔好俾人拧去呀。你唔曾闩门唔好去瞓囉。我好眼瞓，唔睇书咯。边间係你嘅瞓房呢？一上去第一间係咯。第二间都几好囉。一啲都係佢起嘅。



## 第八课

挤枝灯喺个张台喇。做乜呢间书房冇写字台嘅呢？先生喺餐台嚟写字嘅。个张餐台坐得几多人呢？拧呢部书挤喺个张台面。呢张椅整得几好坐囉。呢张床瞓得一个人嘅呢。你睇下𠮶，个张台好多尘嘅。你要洗地。点边枝灯呢？两枝都要点呀。落地行喇。挤落地喇。点街灯唔曾呢？唔曾。要拧手灯呀。呢处要点多一枝灯呀。我唔知佢点话囉。你要听佢点讲呀。你点知呢？要熄灯囉。拧啲热水嚟。呢啲水好热呀。都唔係几热嘅。唔要冻水咯。佢唔做得嘅。我唔晓得你讲。多得你咯。行快啲喇。你行得好慢嘅。唔使你扫地。我抹呢张台。唔曾抹面唔好嚟食呀。铺好床唔曾呢？

## 第九课

你要买啲纸嚟写字囉。我唔晓买野嘅。佢要去买菜。佢唔曾买面饱（包）呀。呢部书你买唔（唔）买呢？唔卖咯。好卖喇。呢间屋唔係出卖嘅。我哋冇开价嘅。使讲价唔使呢？要呀。我有银。佢冇银。边个出银呢？佢使得银多。呢间係银行。呢间银行好有钱嘅。佢係好有钱嘅人。呢间屋买得好平呀。卖平啲喇。贵唔贵呢？係贵啲。边个贵呢？呢个贵得多。减啲喇。减实咯。再减啲喇。添啲喇。冇得添咯。俾啲添啲喇。唔曾讲实价。佢睇实我。佢话实唔嚟啲。你有几多毫子呢？我有毫几子呀。你呢毫半子去买果子喇。买几个仙果呢？买半毫子得咯。呢部书我晓得一半呀。个张台係半新旧嘅。呢间新唔係佢买嚟住嘅。我唔喺旧屋住咯。

## 第十课

等一阵添佢至嚟得。佢时时都係咁多野做嘅。佢几时嚟呢？佢话一阵间就嚟啲。我日日都读书。佢等好日子至做啲。昨日係日食呀。我有一日见佢嚟。请你喺呢处半日。等多一日去喇。我要听朝去呀。朝晚都要食饭囉。我听



晚喺呢处瞓。<sup>噃</sup> 我晚晚都係呢阵时吃饭。今日係新年。佢旧年嚟嘅。唔知出年有冇呢？我喺呢处有半年咁耐咯。年晚买得平啲。唔係呢个月，係先个月呎。上个月係月食。下个月冇咯。等下我就去咯。呢间屋起得咁好。你两间屋边间大呢？两间都係咁上下。唔使等几耐咯。我昨日嚟，今日就要去。呢阵啱啱係一点半钟咯。呢个钟快。啊，你嚟得咁啱嘅。行得至快係佢。<sup>噃</sup> 唔係呀。至好唔係喇。平啲我至买。

### 第十一课

嗰只係乜野船呢？係上海船。要好多银至整得只大船嘅。佢听日落船咯。佢喺船上。呢只係新船。使点火唔使呢？啲火係好热嘅。我搭个只船嚟嘅。唔使咁快落船了。你坐艇头，等我坐艇尾喇。睇下书头啲字就知咯。你食过牛尾唔曾呢？咁大嘅海，要火船至过得嘅。要行一个月至去得到我处呀。等我睇过做得唔喇。呢张椅大过头。昨日好大风呀。我去个阵係顺风顺水。番嚟係逆风逆水咯。佢有力掉艇嘅。做乜你掉得咁慢呢？佢有（冇）我咁好力。<sup>噃</sup> 要快啲掉至得呀。佢好出力掉咯。叫佢唔好咁大力。叫艇过海。坐船去好过行路去呀。使叫佢番嚟唔使呢？要呀。挤埋啲书喇。做埋呢啲至好去呀。使边处理头呢？埋呢处喇。请你行埋啲。你日头做乜野呢？佢唔曾有头路。你使请大（火）头唔使呢？

### 第十二课

呢件衫係新买嘅。你个件衫好新样呀。换过着衫至瞓喇。我唔着呢件衫，俾过第二件我。嗰条裤係边个。<sup>噃</sup> 呢条旧裤係我嘅。佢係卖衣服嘅。我嘅鞋好旧咯。呢对新鞋着得好耐。<sup>噃</sup> 佢好唔对得我住嘅。佢喺对面屋住。个间铺头係卖鞋嘅。叫佢着番衫至好去呀。佢讲呢啲话说着唔着呢？好唔着咯。你讲得着。唔好除鞋。呢部书要换过呀。佢话唔换得啲。我要换过衣服至去得。呢个字点解呢？我



都唔晓解呀。佢唔解得出啲。为乜呢？因佢唔想得出呀。  
佢唔係为我做嘅，係为钱嘅呀。你要边样呢？我要呢样喇。  
我要你讲我知。我好唔想讲出嚟嘅。你想下就话我知喇。  
点解你唔想知呢？因为想买个屋间（间屋）。

### 第十三课

呢件衫要做长啲。嗰只火船好长。咁长就啱咯。做得长过头。我今日要着长衫去街呢。你要几短呢？呢件衫佢做得短过头。点解佢做咁短呢？佢时时做衫都係好短嘅。呢啲好难做嘅。噃样我见得好难咯。唔好为难佢呀。咁大只火船唔係易整嘅。呢个人係好有用嘅。我嘅使用好大<sub>嚟</sub>。唔使用力做嘅。呢啲野有乜用处？呢张纸好轻嘅。个张台咁重。你哋两个人边个重呢？佢重得多。佢重喺处。你重要唔要呢？重要买啲添。佢重有说话讲啲。重有牛肉冇呢？我话要短啲，你重俾长啲嘅。佢重重过旧时。你要抹干个地。佢件衫洗得好干净<sub>嚟</sub>。净係佢一个人喺处吖。你嘅面咁污糟，去洗干净啲。佢要好多银至够使<sub>嚟</sub>。咁多牛油，唔够使咯。呢个窗门唔够大<sub>嚟</sub>。嗰两件唔同样。佢同埋我嚟嘅。有人係噃做嘅。边个噃讲呢？你唔好噃样做。我好想去你处。佢係唔去得。你嚟<sub>嚟</sub>我去呢？重有啲多饭，都俾佢食埋咯。

### 第十四课

呢块木<sub>撻</sub>嚟点使呢？有好多用处。呢啲木係好好嘅。个张台係木做嘅。我想你拧呢块木同我做张台<sub>嚟</sub>。要买好多木至够使呀。嗰块铁你想<sub>撻</sub>嚟做乜野呢？呢阵时啲大火船係俾铁做嘅。呢条竹长过嗰条。呢张竹椅好好坐<sub>嚟</sub>。个<sub>啲</sub>木唔做得乜用嘅。拧<sub>啲</sub>泥挤喺处。呢<sub>啲</sub>石咁大，唔拧得起咯。个间屋使石起<sub>嚟</sub>使砖起呢？呢啲地要铺街砖。呢条石路係边个整嘅呢？嗰处有人打石呀。呢块布<sub>撻</sub>嚟做乜野呢？个啲新布係<sub>撻</sub>嚟做衫嘅。我想买一对布鞋呀。呢啲沙喺边处嚟嘅呢？呢啲沙喺海边<sub>扠</sub>上嚟嘅。去叫只沙艇



嚟喇。我今朝搭艇去沙面嚟。呢啲钱係铜整嘅。呢块板短过头。啲块干板长啲。我今朝坐三板嚟嘅。我想叫只三板番去呀。锁埋门喇。锁好咯。你要去<sup>搵</sup>啲砖番嚟呀。<sup>搵</sup>啲铁钉出嚟喇。要几多口呢？要几眼就够咯。啲块板钉好咯。呢啲大砖係好好使嘅。佢间屋係俾砖起嘅。

### 第十五课

今日係好天。我今朝一天光就起身咯。今晚好好月光呀。呢间房好光呀。个间房闩埋门就好黑暗嘅咯。个月光时时照住个地。呢张台你都唔係照样造嘅。呢阵时呢边屋好晒<sup>曬</sup>。今日有热头晒。要晒干个啲野。拧啲衣服出嚟晒下喇。听日你要早啲嚟。做得，我听朝好早起身嚟你处。请你早日嚟我处喇。我唔曾食早饭呀。做乜你喫早起身呢？我朝早净係饮茶，唔食饭嘅。我今早好晏至起身。九点半，係晏过头咯。佢嚟得晏。我昨晚好夜至瞓。你瞓个阵係半夜唔係呢？冇咁夜。佢好怕夜嘅。啲水牛好怕人嘅。你估佢嚟唔嚟呢？佢怕唔嚟咯。怕唔係佢。呢啲係你应该做嘅。个啲喫嘅说话，唔应讲呀。佢应该读书好。呢件衫应该要做长啲。唔该你同我讲佢听喇。唔该你同我买枝笔喇。你食饭唔曾呢？唔该咯。你估佢首（肯）卖过我唔肯呢？我估佢怕唔肯。佢唔肯减呀。佢不过俾咁多呋。我估佢不能做得嚟嘅。我不得不要喫做呀。唔知佢买得起唔呢？

### 第十六课

佢今朝去嗰咯。我哋食嗰饭咯。佢头先熄嗰灯咯。叫嗰艇唔曾呢？只艇嚟晓咯。日子过晓咯。你买晓野唔曾呢？你要而家做呀？请你而家讲出嚟。佢而家去吗？佢已经去晓咯。我已经讲你知咯。个间屋已经卖嗰咯。我已经话过几回咯。我写完呢啲字咯。啲件野做完咯。你件衫做紧咯。佢同我讲紧个时，有人叫佢。佢食紧饭，唔嚟得啲。佢将个啲石嚟起屋。你将来想点样做呢？你去先喇，我后来至去。佢后日至嚟得啲。叫佢即时嚟呀。佢即係咁样讲嘅。



呢张台即係个张咁大。佢话即刻会嚟。等一刻咁耐喇。我歇下同你做喇。歇一阵至去喇。佢不歇讲说话嘅。佢歇冇耐就嚟啲。佢唔歇手做野嘅。佢有一回係噉做咯。佢嚟过呢处好多回咯。你第二回唔好噉做呀。你会做唔会呢？唔多会。佢好会讲说话嘅。我唔会听佢讲。唔该你将就下我喇。呢啲布係来路嚟嘅。

### 第十七课

等我写好呢封信，俾你拧去寄喇。呢封信拧去边处呢？係寄俾先生嘅。佢有寄信嚟冇呢？我时时都有信寄去佢处。寄晓个封信咯。你信得呢个人过唔呢？好难信得佢过嘅。佢讲乜野我都唔多信<sub>囉</sub>。先个月得收（收得）我嘅信唔呢？我收得一封呋。我寄晓两封呀。你明白我嘅意思唔呢？我晓得你嘅大意呋。我见得好唔好特意（意思）。请你解明呢封信嘅意思过我知喇。你讲得好明白。你明日做乜野呢？我唔想白白要你嘅银。我今日要着句衫去街。佢已经将呢件事解明我听咯。我因为有事干，唔去得。我喺呢便街住。佢喺嗰便住。里便有边个喺处呢？喺呢处出入好唔便嘅。呢只杯内外都要洗干净<sub>囉</sub>。呢处要几多工人呢？你出得几多工人呢？你一个月有几多人工呢？佢得几多工钱呢？你收晓工钱唔曾呢？呢啲工夫难做唔呢？唔係几难。

### 第十八课

男人要做男人嘅工夫。男女嘅工夫唔同。女人唔做得男人嘅工夫。你有几多子女呢？我得一个仔一个女。呢个男仔<sub>囉</sub>女仔呢？我有仔佢冇仔。你个细仗仔好唔听话嘅。做父母嘅应该教子女。佢有父亲冇母亲。我亲眼见佢。佢头先打亲我。係佢亲手打你嘅咩？你去亲就佢喇。佢係你嘅亲戚唔係呢？唔係，係朋友呋。我有好多亲人喺嗰住。佢唔曾娶亲嘅。你有几多书友呢？师奶喺处唔喺呢？我嘅家人唔喺处。做大佬嘅应该打细佬。叫个做木佬嚟整番好个张台喇。边个泥水佬起呢件屋嘅呢？呢部书你重爱唔



爱呢？做父母嘅个个都爱仔女嘅。做仔女嘅应该要爱番父母呀。你家内有几多人呢？我一家有八口人。请边个老师教你呢？佢做工夫好老手嘅。你父亲有几老呢？我父亲好老大咯。请呢处嘅父老嚟同我讲喇。

### 第十九课

呢喬树生得好高大。呢处咁多树木。今朝落晓好多树叶。呢块叶喺呢喬树摘嘅。呢啲树嘅根好大条<sup>嚟</sup>。呢朵花你喺边处摘嘅呢？喺花园。个啲花开得好大朵。呢啲花生得好好睇呀。啲花好香。朝晚都要淋花嘅。佢唔肯去淋菜呀。唔好淋得湿过头<sup>噃</sup>。呢处啲地好湿嘅。啲地咁湿，唔种得野嘅。佢整湿我嘅身。我想喺呢便种菜，个便种花。喺中间种一喬树。种好咯。呢便便嚟做花园。嗰便爱嚟做菜园。佢喺花园里头住嘅。呢啲地咁实好难掘嘅。今日淋湿佢，等听日至掘喇。你哋唔好摘呢啲花<sup>噃</sup>。呢喬树啲果唔曾熟嘅。要等佢熟至好摘呀。呢啲果係好酸嘅。你晓得整酸果唔晓呢？呢个园生得啲果係好甜嘅。

### 第二十课

呢处好好地方。个张台係四方嘅。个笪地至好係种乜野呢？行远啲就睇见咯。佢隔呢处无几远咗。我好想你买晓隔篱个间屋。我唔行得咁远嘅。冇几远，好近咗。个只火船将近开身咯。佢近来唔喺呢处住咯。个处係乡下地方。呢处唔係我嘅家乡。嗰便有好多条村。呢条村有几多人住呢？我昨日去省城嚟。一黑就闩城门嘅咯。咁夜就唔入得城嚟<sup>噃</sup>。我喺城里头住嘅。船一埋头，佢就即时上岸咯。我想叫只艇埋岸呀。你係边国嘅人呢？我係本国嘅人。佢係外国人唔係呢？唔係，佢係中国人咗。喺美国嚟呢处，行几耐船呢？边国至多人呢？英国大<sup>噃</sup> 日本国大呢？我本来唔係呢处嘅人。我先十几年嚟呢处住嘅。有啲本地野冇来路嘅咁好。买呢笪地係佢做中人嘅。个张餐台挤房中间喇。我好中意食生果嘅。



## 第二十一课

呢只猪重过啲只<sup>噃</sup>。啲只猪乸生咗好多猪仔<sup>噃</sup>。听日要买猪油呀。我唔多中意食猪肉嘅。今晚食羊肉<sup>噃</sup>食鸡好呢？我话至好係食鸭咯。呢只鹅要养大啲至好食嘅。要买枝鸡毛扫嚟扫尘呀。你估个只蛋同呢条鱼边样重呢？你话边样蛋好食呢？我估鸡蛋好食过鹅蛋咯。呢间花园係公家嘅。个只鸡公咁大，养咗几耐呢？佢去看牛<sup>噃</sup>看牛呢？我唔喺处，你要看住门口<sup>噃</sup>。看住呢啲野，你唔好俾人拧<sup>噃</sup>。佢养几百只鸭。你上过啲个山唔曾呢？我就至落山嘅嗜。呢处啲山水好好饮嘅。佢养咗好多山羊<sup>噃</sup>。我共埋佢哋都番嚟嚟咯。啲生果食啖咯。要读啖呢部书至好读个部。佢哋一个都去啖咯。我将呢件事讲啖过你知<sup>叮</sup>。卖啖咯，唔买得倒咯。我去得晏，买唔倒咯。你等下喇，佢就到咯。因为水干，唔到得。倒过啲水嚟喇。唔好倒呢竊树呀。

## 第二十二课

个厨房咁污糟，要洗至得嚟。做厨即係做火头。呢个火炉咁旧嘅。呢啲风炉冇铁炉咁好使嘅。呢个火炉烧煤嚟烧柴嘅呢？呢啲煤唔係几好嘅。唔够火，唔煮得野好食嘅。要落多啲煤至得<sup>嗰</sup>。而家透火煮饭咯。呢啲柴好湿，透唔着嘅。煲水嚟冲茶喇。呢啲煤好难烧得着。我今日想食烧牛肉。俾啲水冲干净啲街砖喇。你中意食煎蛋被（<sup>啖</sup>）煲蛋呢？个火炉要好热至焗得面包嘅。呢啲面粉咁耐咁（唔）整得饼嘅咯。第二时整面包，要落多啲盐至得呀。你搵番个只羊唔曾呢？我搵咗好耐都唔搵得倒。你搵倒头路唔曾呢？叫佢依番呢个样嚟做<sup>噃</sup>。我一啲都依啖你讲嘅咯。依住噉做就啱咯。

## 第二十三课

你量过呢幅地有几大呢？我唔曾量过，但我估有亩几地。冇咁多啲。我个日量过，得八分地呍。我照我嘅力量嚟做咯。请你为我量度下喇。我度佢今日哈嚟<sup>噃</sup>。你噉样



度人，人就噏样度你。度你嘅衫度俾过我喇。我度过至写尺寸过你喇。秤下呢只鴨有几重呀。係二斤八两重。呢把秤称得几多斤呢？呢把秤称得一百斤重嘅。一磅有几多两呢？一磅有十二两。啲磅係掂 嘍磅野嘅。个块板有二丈长冇呢？冇咁长，係丈二长呢。几多井为一亩呢？六十井为一亩。你嘅屋有大井冇呀？有，但起个阵有（冇），后来至开嘅呢。呢个井食得唔食得呢？你嘅花园有几多亩地呢？有亩半地呢。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一个银钱有七钱二分重。一斤有十六两重。呢啲糖果係十分好食嚟。我今朝量过呢笪田，有三亩呀。

## 第二十四课

叫一个人嚟担呢啲野喇。个张台要两个人至抬得起呀。抬共担有乜唔同处呢？一个人係担，两个人係抬。一水大就好担水嚟。一担重有一百斤。唔好拉，要抽起嚟拧。我想托佢喺省城买啲野。嗰个女人攞 住个细仗仔。你攞 住个啲係乜野呀？我挽住啲野唔行得起嘅。扫呢件房使搬开啲台椅唔使呢？唔使，移出啲就得咯。佢昨日搬入隔篱屋嘅。佢行过上下拥倒我呀。个张台要拉出去洗干净呀。佢因乜事俾人拉呢？你手揸住个部係乜野书呢？啲西人一见面就揸手嘅。呢件事你唔好揸得咁实呀。你执起个啲係乜野嚟呢？我执倒一毫子啫。唔好噏样执人说话呀。佢都未曾郁手做啫。个张台要移开啲至挤得落呀。移开个张椅搵下喇。个张纸有用嚟，唔好揀呀。啲细仗仔俾石搵 佢。扯起个幅布喇。你一年拉扯做几多银生意度呢？

## 第二十五课

### 装唔喺

个箩野有担几重，要两个人抬至得呀。叫个人嚟担呢两个箩喇。呢个竹篮掂 嘍装野好呀。呢笠生果买晓几多银呢？你哋四个人抽呢野箱（箱野）入隔篱房喇。抽呢顿 衣



服出去晒下啰。呢个缸装水嘅 装油嘅呢？打满呢缸水可。呢啲罐头牛肉几好食噃。一箱火水有两罐。撢个火水罐嚟煲衣服喇。呢啲饼仔係撢纸盒装嘅。个盒火柴整湿晓咯。卖几多钱一盒呢？呢个茶壶细过头，要买过个火（大）嘅。倒盆水嚟我洗面喇。倒啲热水落我嘅洗身盘可。要买几多个花盆至够使呀？拧个托盘嚟装呢啲野去喇。一樽水唔够一日饮噃。拧呢个水壳入洗身房喇。喺饭箩装壳饭嚟我。而家有好多唐人着西装衣服嘅。佢而家装身出街咯。个间空屋满啲沙尘。佢冇野买倒空手番嚟呢。撢呢个空桶装埋我嘅衣服啰。

## 第二十六课

你而家同我嚟，等我话你知间屋油乜野色喇。啲楼板要油黄色，但係要间开一块深黄色，一块蛋黄色，外便嘅墙油红色，你话好唔好呢？唔知你想油水红嘅 花红呢？我话至好就係油粉红咯。啲窗门就油粉蓝色，唔好较咁深色噃。要浅色啲至好睇噃。四边墙脚要油灰色，火炉油黑色，天花板油白色，四边啲花就油蔗青色。度大门油猪肝色。屋内有几样都要油呀。个洗身盘外便油老绿色，内便要白色，盘边起红色。啲台椅油深黄色，好似楼板一样。你至紧要照番我啲话嚟做呀。我昨日见有样色水好似砖啲色嘅。个啲係砖灰色咯。啲啲房间就同我油砖灰色喇。好。个时等我嚟睇过就俾人工你喇。

## 第二十七课

上日我遇着一件事，真係令我欢喜。即係有一日去亲戚处坐，係个处遇着一个朋友。佢係好好心嘅，想请我同佢游下日本国。我答佢话，我而家唔够银，佢话唔使怕，我会出埋你嘅使用。我听见佢啲讲，就十分欢喜，唔知佢点解待我咁好。我问佢几时起行，佢话过三日，我就番去归执定行李。到个日，就同埋落船，啱啱顺风顺水，船行得好快，海水好平静，不过坐船六日就到日本国。即时大



家执野上岸，睇见啲街好干净，啲人好安静，都好落力做工夫。我哋就坐车去京城个处地方，十分好睇，真係一笪好嘅城都咯。喺个处佢晓十日咁耐，再坐车去游几个城。有时坐车仔去乡下地方，经过见有好多花园同埋菜园，啲花十分好睇，但冇中国嘅咁香，四处都<sub>據</sub>竹篱隔住，令人不能摘得，在个处日日有新野睇，令的日子好快过嘅。

### 第二十八课

隔省城有（冇）几远有个海岛，本来係中国嘅地方，但而家属晓英国咯，就<sub>據</sub>嚟开一个埠，名叫香港。个处四便都係水，个海口好阔大，湾得好多船，湾船好稳阵。呢个海岛好有用嘅，好出名嘅。因为有好多船要係（喺）个处经过。我先个月去个处住晓几日，睇见个处嘅处好阔好高，有啲路好斜嘅，好难上嘅。街上有好多轿与及马车、车仔。有个好高嘅山，叫做扯旗山，喺扯旗个处睇得好远，山上有好多外国人喺处住。佢地上落就搭火车，起先有啲人唔喜欢坐呢样车，因为怕佢喺半路跌落嚟呀。我睇见重有好多野添，但我番嚟个时已经讲噃过亲戚朋友知，佢哋都好欢喜听讲呀。

### 第二十九课

我昨日去探一个朋友，佢係教馆嘅。佢个间书馆好开名，好多人读书。我好想知道佢书馆规矩，我就好详细问佢，佢就一一讲噃过我听佢<sub>據</sub>乜法子嚟教。佢话有百几学生，分五班，每班一间房，有几个帮教。至细个班係六岁至八岁大，读俗话书及学印字，但唔使念书。个时我就拧啲俗话书嚟睇，个部书写出好多教细仗仔要点样行为，及有好多问答嘅说话，至紧要嘅係唔好讲大话。我见啲细仗仔好欢喜喺处读书，我就将个部书嘅意思问佢哋，个个都答得好好。我就问啲细仗仔话，你哋朝朝番学，有过时候冇呢？答话冇乜谁歎过时候<sub>鳴</sub>。我话你哋唔歎过时候，係因怕先生打唔係呢？佢哋答话，唔係，不过想读书呎。讲



到个阵，将近夜咯，我就番去归第到，听日嚟睇过。

### 第三十课

我个日一早起身，再去昨日个间书馆。去到个阵啲学生噃噃读书。我去见个位教至细班嘅先生，想再问下佢重有乜法子教啲细班嘅。佢对我话，每早九点上学，至十一点放学，等佢哋出去顽半点钟咁耐再坐位，读书至一点放学，下午唔上学。但啲高班就要佢地（哋）一埋位就读俗话书，半点钟咁耐，就叫佢哋起身，教（起）身唱歌。唱完之后，学印字三个字钟咁耐，就将各样物件俾佢睇，问佢哋呢样物件叫做乜名呢，係点嘅模样呢？有乜用处呢？係乜色水呢？係点样整嘅呢？令佢一一答出嚟。凡有唔识嘅，我就解明白过佢哋听，噃样法子係令细仗仔自己都可以学得倒野。但凡教每样，唔好太过耐，教一阵就要换过第二样，令啲细仗仔唔好有憎厌嘅心。我听见佢噃样讲，就好欢喜。我一自听佢讲，一自睇佢教，至到放晏学，个先生请我食晏，我就同佢去。

### 第三十一课

我食完晏之后，同个先生番去书馆。入到第二班嘅房，睇见墙上挂起好多画，同埋啲大张嘅地理图。教呢班嘅法子都係同第一班咁上下，但工夫高过先班一级，而且学作啲浅白嘅论与及学画画添。因为冇几多时候，唔噃喺处咁耐，就入第三班嘅房，见四便嘅墙有好多黑板，个时有几个学生企埋黑板处计数，见佢哋计得好快，而且计得好啱。又有几个喺处读紧文法书。个先生请我考问佢哋，个个都随便答出。后来就入第四第五班嘅房，见啲先生好有教法，啲学生又好肯学野。收尾，我入大堂坐，见有馆规写落话，凡学生唔係有紧要事就唔准告假，及有好多条规矩，我睇完之后就拉（扯）咯。

### 第三十二课

我今朝去裁缝铺，想做一件衫。我去到裁缝铺，见有



好多人喺处揸针联紧衣服，有啲揸住铰剪裁衫。个个事头就拧啲丝法嘅、麻布嘅、棉布嘅出嚟俾我睇。但我唔係做呢几样，係想做绒嘅，佢就拧过啲绒出嚟俾我睇。有啲天青色嘅，有啲黑色嘅，有蓝色嘅，我就拣一样黑色，唔厚唔薄嘅，定佢做一件衫。佢度过我个身，就拧一匹绒出嚟同我裁。你有咁多衣服，做乜重做呢？我旧时个啲唔好睇嘅，要做过几件新样嘅至得。你做呢件衫几多银？我唔知呀，要做起至知。你唔怕佢要贵你咩咩？唔怕，佢好老实，我好熟佢嘅。

### 第三十三课

亚明呀。嚟咯，做乜野呀？呢阵时渐渐热咯，啲天冷衣服可以唔使着都得咯，今日咁好天，同我打理下喇。我所有衣服嘅，你而家拧嗰出嚟，等我执过话你知喇。呢几件烂嘅，要拧去补番好。先生呢几件衫，我见你就至做嘅，做乜咁快烂㗎？係啰，个啲绒好唔襟着嘅，个啲好比（嘅）就拧出去晒下佢，晒完就撢个擦擦到干净，就折好挤番落梗。但係要分开挤。啲粗嘅挤埋一梗，啲幼细嘅挤开一梗。每梗要挤臭丸喺处，到天热个时就唔使怕啲虫咬烂衣咯。个啲天热衣服，睇过有污糟嘅，就俾洗衣佬洗干净喇。咁多工夫，我个人点做得埋吖？噃就叫亚高帮下你喇。我所讲嘅，你要照样嚟做呀。係咯。

### 第三十四课

亚发，叫火头嚟，我有事讲佢知。好喇。师奶，你叫我咩？係呀，我听晚请餐，我预先讲係（你）知，等你好整定呀。係咩？有几位朋友嚟探你呀？有六个咁多。噃要预备乜野肉食呢？你今晚<sup>当</sup>一个只大天鹅，就挂起佢。至到听日晏昼，就煲啲薏米及风栗，入落只鹅里头，撢嚟烧熟，就倒啲汁落去。你听朝去买野个时，要买够面包呀，汤肉呀，牛油呀，生果呀，及各样野<sup>嗜</sup>。落啲乜野喺处呢？粉丝刺（喇）。食乜野菜呢？买啲豆角呀，竹笋呀，及焯少少



饭添。又开两罐粟米，挤啲盐落去，焯熟佢。要乜面食呢？整啲鸡蛋饼及煲啲糖果通心粉，挤啲牛奶落去。分几多度呀？分五度好落（咯）。你话咁多野够唔呢？我估都够咯。

### 第三十五课

亚发，师奶叫你入去，教你企台啲。好呀。师奶，请你教我喇。你今朝先要洗干净餐房嘅地及台椅，之后，所有啲玻璃杯，啲银器，各样嘅兜碟都要洗干净噃。到摆台时，要拣张至白净噃（嘅）台布嚟铺台。台中间挤个蓝色花樽係处，插啲白花落去。今晚有六位朋友嚟，连埋先生共我，摆入（八）个人位。每位摆只面包碟，噃左手便每只摆折条茶巾及一块面包噃处，挤一玻璃杯水在右便，把两把刀在右便，两枝叉在左便，一枝饭羹，两只茶羹，打横挤在正面。预备笪地方嚟摆餐碟。啲人埋噃位个时，第一度起汤，你就将兜汤同埋啲汤碟挤在先生面前，你要企处等佢拂开一碟一碟，你就派过各人。食完之后，就收番枝啲汤碟。第二度係起鱼，都係照样，先俾过先生分开过你派俾各人，食完之后，收番啲碟及刀叉。睇过边位有唔够两枝叉两把刀嘅，就即刻要补番落去。度度食完都係噃样。做到第三度起只烧鹅，照依前个两度噃做，做完之后，就拧啲菜递过每人，拂啲佢啲。食紧过（个）时，有人想饮茶，你就俾杯过佢。第四度食饼及面食共糖果，至收尾个度係食生果。几多点钟起餐呢？六点摆台，七点起就啗咯。我所讲嘅，你要依住嚟做噃。係咯。

### 第三十六课

但凡有人想分开东西南北，就要睇指南针。因为个枝指南针，时时都係向住南嘅，噃知道南便係边处，就好易分得开东西北个三便咯。倘若驶船，就一定要用指南针，因佢在大海之中，有（冇）指南针就唔知由边处嚟，向边处去至合嘅。重有一样针，都係行船嘅人至紧要用嘅，即係风雨针。睇风雨针就知道几时打风，几时落雨，几时好



天嘅咯。重有一样针，叫做寒暑针。有一枝玻璃筒，中间载住条水银，好似口针咁大，喺上喺落嘅。倘若起高就热，跌低係冷。在省城，平时至热高到九十几度咁上下，至冷低到三十五度左右嘅。三样针都係世上有用嘅物件嚟。有人话个枝指南针，唐人整先嘅，但唔知得实在。我都估真係唐人做出嘅，因为睇唐人书讲出佢哋已经用指南针有几千年咁耐咯。

### 第三十七课

一年分开四季，即係春夏秋冬。每季嘅天时唔同。春天係冷嘅多，有好多雨落添，但天时时都好黑暗，有好多黑云遮住。春天将近完之时，就渐渐暖啲。一到夏天就好热咯，呢季都有雨落，但唔似春天咁多咗。係忽然间行雷闪电，落一阵大雨，有（冇）几耐就好天，出番热头噏嘅。的风时时都由南便吹嚟嘅多。一年之中至多生果係呢季咯。到秋天个时就凉啲，因为啲风由北便吹嚟多，渐渐冇乜雨落。一转冬天就好冷，有时喺落雪添。北便地方一到冬天落好大雪，令人唔得行咁紧要。我话一年四季，至好係秋天咯。因为个阵唔冷唔热，冇乜雨落，而且好风色添。

### 第三十八课

我有两个朋友，係做生意嘅。佢两个起首做生意，做时都係有本钱嘅，佢所有嘅本钱，係同人借嘅咗。有一个係开洋货铺，呢个人好本事做生意，好喺办货，而且好好心机打理铺中数目及伙计各样事。倘若有人赊佢嘅货，佢有（冇）耐就开单亲自去收，噏几年间就赚得好多银，佢所借嚟做本钱嘅，一啲都还番咗过人。呢个係开杂货铺嘅，但个呢（呢个）冇先时讲个个咁本事。佢唔喺买卖，铺中嘅事唔肯落力打理，所有数目通係交托伙计，而且时时将啲本钱嚟花散。冇几耐就贴 唔啲本钱，连间铺都闩埋。不但做嚟做本钱嘅银有（冇）得还，而且到处都欠落人银添。佢昨日嚟探我，佢话呢阵好闭翳，有好多人问佢掯 银，呢



回真係要走路至得咯。

### 第三十九课

我想起间屋，但唔在行，唔知点起法好，所以嚟共你商量下。我知你好熟行起屋嘅。係咁，我已经起过几间屋，都几熟行咯，我欢喜帮助你。噃真係好咯，请你详细教我点样埋手，点样打理咁。你先要去则师处，请佢画一张屋则。你想点样起，就一一讲噃过佢知。佢就哈画出，依照你所讲嘅咯。画倒之后，你睇过係啱，就交俾个则师同你打理，至到起好佢。要佢请个管工喺处，打理啲工人，而且要同佢立合同至得噃。噃个张合同点写法呢？要写明用乜野嘅材料，及点做法，又限定佢几耐要起好，共几多价钱，啲价钱分几回交。你话用乜野材料好呢？唔知你个笪地係实地嘅新填嘅呢？倘若係新填嘅，就要打沙桩或杉桩囉，啲墙脚要掘深啲，好似条坑噃样，就用石屎揷石灰或英泥，填番实，噃将来间屋好稳阵嘅咯。而家咁夜，怕则师唔喺处咯。等我听日得闲至去搵佢喇，真係唔该你指点我咯。请请，好行喇。

### 第四十课

你呢处係画则嘅吗？係咁，你想我同你画则，係唔係呢？係，我想起一间住家屋，所以嚟同你商量下，请你画个屋则，而且交托过你同我起埋。好喇，你想起几多层呢？我想起三层。噃啲墙脚好阔大至得呀。第一层至少要三竈砖，第二、三个两层就双轮都得咯。每层你想间几间房呢？我想左便间两间房，一个厅，右便间三间房，度大门係中间入。度楼梯由中间条路上，个厨房共事仔房喺屋后，但係要离开一丈咁远度。你想用乜野材料呢？我要用好啲嘅。啲楼阵，啲窗门架及玻璃窗门、拍页窗，所有要用杂木。楼板及墙脚板就揷大条杉介开嚟做，骑楼兵（共）厨房要铺寸半厚至好嘅街砖。啲墙用红砖嚟砌，一起好墙就要盖瓦。墙嘅内外要荡两层灰，第一层用黄泥揷灰，上面个层



就荡根灰，所用嘅灰都要舂到熟。各样木料要晒到干至好做，所有窗门及门铰要用铜嘅。但凡眼所见嘅木料，都用油三层噉做法。几多银度呢？我而家唔知自呀，等我画起个则，然后计过至再通知你喇。噉係好咯，你请坐喇。

#### 第四十一课

师傅，我想修整过呢间屋。好<sub>可</sub>，你想小修<sub>噉</sub>大修呢？要大修至得呀。因为呢间屋好多白蚁嘅，啲楼阵同埋桁桷都蛀通噃。周围要换过，个瓦面漏得好（交）关。係我叫人执过几回，都係漏嘅。我出法子整好佢喇。啲门框窗门框要换过，但啲铁<sub>桿</sub>铜铰就可以用得番。个烟囱及度楼梯要拆开嚟起过，整到主固之处，所有木料都换过实木，等啲白蚁唔咬得入，周围扫过灰水。你想扫乜野色水呢？你话点色水好呢？我话扫灰色起白线，或係黄色起黑线呢，两样都係好睇，听先生拣选样喇。咁多工夫，几耐至整得好呢？要三个月度。我想快啲，至紧要係执漏先，因为有（冇）耐春天就有好多雨落嘅咯。你要几多银呢？二百银喇。咁贵嘅咩？唔係要得你多<sub>嘴</sub>。呢阵各样材料都咁贵，而且年尾又要双工添。噉就俾够二百银你喇，你听日好开工做啰<sub>噃</sub>。好喇。

#### 第四十二课

医生，我父亲有病，请你去睇下佢，做得唔呢？请去睇咩（咩）？做得。你屋企隔呢处有几远呢？好近𠎑。噉我而家同你去喇，打边便去呢？打呢便去就係咯。你嘅父亲有几大年纪呢？今年七十几岁咯。呵，咁老嘅咩？病晓有几耐呢？佢病晓有十日咯。呢间就係我嘅屋企咯，请入去喇。呢个就係我家父咯。啊，老伯，唔使起身咯，瞓低重好。你见低处痛，点样唔自然呢？得呢个病有几耐呢？我先十日只右脚生一个疮，总唔医得好，见好辛苦，痛到唔抵得住。唔得，你而家<sub>撢</sub>乜野嚟包住呀？解开俾我睇下喇。呢个症好关係嘅呀。医得好吗？医得，但係要割𠎑。我好



怕割嘅，倘若喺屋企用药打理得唔呢？唔得嘅，你想好就一定要割至得嘅，而且要喺医院住添。要住几耐呀？你若而家同我去，我就即时同你割，十日度就可以出医院咯。

#### 第四十三课

你咁软弱，我估你一定有啲病嘅。冇冇，我不过有时咳嗽。重话有（冇）病，咳係至紧要嘅呀，倘若唔打理，将来就怕喫内伤嚨，你快啲请医生睇下至好啫。乜野叫做内伤呀？即係个肺烂晓，有时吐血，又有时咳得好关係添，嗽就係内伤症咯。呢样症好危险嚨，冇耐就喫坏人嘅嚟。咁紧要嘅咩？我真係要打理至得咯。你话请边个医生睇好呢？喺呢处行前啲，有一间赠医馆，个位医生都几好嘅，我识佢嘅，今日啱啱係医期，等我同你去睇下喇。啊，好喇。朋友，医生喺处吗？喺睇症房嚟。你入去就见佢咯。医生，我呢个朋友有啲咳，想请你睇下啲。好，请埋嚟呢处喇。仲条睇出嚟俾我睇下。你有乜野唔自然呢？我有啲咳，夜晚有时出冷汗，又有时个身见好热。你见嗽样有几耐呢？有啲不过一个月𠃍。你因点起咳嘅呢？我有一日整湿个身，冷亲嗽就起咳咯。你瞓低，等我听下你个肺冇。你呢个症要唔好做咁多工夫至好。係。去第二处抖下，过一个月再番嚟见我，睇下点样喇。唔该你咯。请呀，慢行喇。

#### 第四十四课

早晨呀，医生。啊，你番嚟啰咩？你去边处转水土嚟呢？我去澳门住晓一个月。你见好好多喇吗？重有咳有发热冇呢？啲咳就止晓咯，又唔见身罄，总有（冇）冷汗出咯。但係自从番嚟之后，就有乜精神，而且见好掂，唔多想食野嘅，有时重想呕添，点解呢？你有几时食得饱过头冇呢？有，我喺澳门番嚟个日唔曾食早饭，就落船开身，冇耐晕浪得好关係，总唔食得野。至到埋头番去屋企，见十分肚饿，食得饱过头，好耐都唔消化，后来总有胃口啊咯。嗽係冇乜紧要嘅，你先时嘅病已经好番嚦嘅咯，你坐



处一阵，等我去药房<sub>捞</sub> 喲开胃药水过你食<sub>可</sub>。哼，呢樽药一日食三回，你食过係啱就再嚟<sub>捞</sub> 嘢。

#### 第四十五课

呢个世界分开妙（好）多国，至多百姓嘅就係中国咯。地方亦好阔大，个京城就係在此（北）便，所以叫做北京。皇帝就喺个处住。中国皇帝好少出街，或有时出街，亦唔俾人睇见佢面。我估佢意思係怕人打佢都唔定。因为中国皇帝想揸嘅权柄，想唔俾百姓得自由。但係照佢自己讲出个啲缘故，就话唔係噃样，係因皇帝好尊贵，百姓唔应睇佢。中国嘅地方，係分十八省，百姓至住得密係山东省。每省都有官府管理啲百姓。个啲官府至高嘅係总督，佢嘅权管理或一省或两省，官府所住嘅地方叫做衙门，冇（有）啲好大间，住得千几人咁多嘅。个啲百姓好怕官府，因为官府有好大权，倘若有人做唔好嘅呢，佢就怕官府嗰拉佢。有啲好人都好怕，因为有啲唔好嘅官，因想钱，就连埋个啲好百姓都嗰拉去难为呀。但凡被官府拉住嘅，倘若冇（冇）钱就好难得放番出嚟，而且要有面子嘅人去讲好说话至得。噃就唔话得百姓怕佢咯。

#### 第四十六课

我想在呢章节讲下中国官府审判嘅事。但凡係做贼或係凶手，官府一知到就出票，使差去拉佢。倘若知到个人係凶恶，就使啲勇揸埋军器去咯。拉晓番嚟，个官就审问佢。倘若佢唔认，就打佢，令佢认罪。倘有啲真係冇罪嘅，就要有人担保至肯放番佢出嚟。若然审出佢係有罪嘅，就判佢坐监或係杀佢咯。个监里便十分污糟，管监嘅人亦时时难为坐监嘅人，令佢好辛苦，而且唔俾佢食饱。个监整得好坚固，周围好密，固（因）为怕个啲坐监嘅人嗰走出嚟呀。个处夏天就好热，冬天就好冷，啲坐监嘅人所有嘅衣服都被个管监嘅人要晓，噃就佢哋时时要抵冷，要抵肚饿咯。喺个处好多人嗰起病嘅，你话坐监难唔难呢？倘若



有钱嘅人就有咁难，可以买得野，但係好贵，一定要经过管监人嘅手至买得倒，佢就要赚好多，啲喺冇钱嘅坐监係好辛苦咯。

### 第四十七课

皇帝所讲出嘅意思嚟俾过官与及百姓知嘅，就叫做上谕。里头上谕所出嘅命令，一国嘅人都要遵依呀。一有上谕落嚟，官府就出告示，吩咐百姓照依做。啲官所出嘅告示，用好大张纸印，个的字亦好大个嘅。第一行係写官嘅品级与及姓。凡出告示，先贴在城门，后来各处街都贴，所以一有新告示出，啲百姓就好快知到，因为有好多人企在街边睇新告示呀。啲告示係好紧要，因为官府<sub>據</sub>嚟通知百姓嘅，若有边个唔遵守呢，就算係犯国家嘅律法咯。官府就喺拉佢，定佢好重嘅罪。个啲遵依嘅，就算係良善嘅百姓。中国嘅刑罚係好关係嘅呀，有啲打口，有啲打身，或打手，或打脚，有啲至到打得周身都烂晓咁交关<sub>嗰</sub>。中国嘅规矩，罚个的罪人坐监，冇话两个礼拜，至少都几个月有多。若係审个啲人唔曾定实佢嘅罪，就交通（过）差役看守。差役困住係差馆个处，重辛苦过坐监呀。因为官唔肯养个的唔曾定罪嘅人，就交俾差役嚟养佢。个啲差役分开几班嘅，每一班差役养个啲人半个月，但係每回换差役个时，就要个啲人俾银过佢，若然冇银俾或俾得少，差役就将佢难为咯。

### 第四十八课

先七年个阵时，中国嘅皇帝立意维新，好想令中国变为一个新国。因为通世界人都话中国係老大嘅国呀。皇帝就同埋一班维新党人出法子嚟整好个国，改过新国政，新律法，因为中国嘅国政係好旧嘅，至到而家係十分唔合（理）嘅咯。但凡想出身做官，旧时就有两条路，一条係考试，考试嘅意思，文官就作文章，武官就拧大石。一条係捐班，捐班嘅意思係备银过皇帝，就买得官嚟做。故此中



国嘅官有好多唔喺打理百姓，亦唔喺待外国嘅人。啲百姓艰难辛苦，佢总唔知到，倘若百姓有大钱呢，佢就知到咯。点解呢？因为佢好想出法子嚟扭百姓嘅钱呀。你话噃嘅人点做得官呢，噃嘅律法点管理得国呢？所以皇帝立意改过新国政，革咗个啲冇用嘅官，唔要人考试，要全国设立学堂，学外国嘅学问，想令百姓得好大嘅安乐，想人人得有新学问。但係皇太后唔肯，与及好多旧党嘅大臣都唔中意。皇太后就出命令杀咗个维新党嘅人，又将皇帝押落监处。后来个国越发艰难，越发软弱，有好多危险嘅事添。所以而家渐渐知到维新党嘅法子係好，已经设立好多学堂，冇咗旧时噃嘅考试咯。但係皇帝都唔放番出嚟，都重係皇太后揸权柄呀。

#### 第四十九课

呢处有两部书，係讲论世间所有嘅生物。而家我睇紧呢部，係讲雀鸟嘅。佢话，啲飞禽係冇坐仔嘅，唔同第样嘅生物噃。佢俱係生蛋嘅。当作唔曾生蛋之先，佢哈搵啲好密嘅树林，搭一个就巢，喺个巢处生蛋。个只雀乸<sup>撻</sup>对翼暴住啲蛋，大约十几天咁耐，佢就<sup>撻</sup>一个嘴啄烂个蛋壳，只雀仔就由里头出嚟。一出嚟个时係冇乜毛嘅，又唔喺飞嘅。个只雀乸周围去搵食物番嚟喂佢哋，就渐渐长大会飞。佢一大就离开个巢，自己去搵食，夜晚<sup>踴</sup>喺树枝嚟瞓。佢有一对爪<sup>蹼</sup>得好稳阵，总唔怕跌亲佢嘅。倘若雀公，就哈唱歌，唱得好好听嘅，有啲说话添哈。

#### 第五十课

通世界上所有生物分开两样，叫做动物植物。哈嘟动嘅係叫做动物，种得生但唔哈行嘅係叫做植物。动物之中分开好多样，有飞禽，已经在上章讲过啲咯，而家在呢章係讲走兽。都唔係讲噃，不过略略讲几样呢。凡亲有四只脚，哈走哈跳，与及有牙，或哈捉别样野嚟食嘅，就係走兽咯。即係猫呀，狗呀，老鼠呀，老虎呀之类。有啲走兽



係养喺家中嘅，即係马牛羊猫狗个几样，有啲唔养得熟嘅，俱係叫做野兽，即係老虎，与及喺山林处住嘅呢啲野兽。其中有啲好恶嘅，时时大家争食，而且喫食人添。但係年年都俾人捉好多，係想<sup>掯</sup>佢嘅皮嚟用，因为人欢喜有呢啲皮嚟坐，与及做衣服，或係铺地，以为佢係好睇，亦係好暖添。啲狗同埋啲猫係好有用嘅，因狗喫看门口，唔俾啲生面嘅人入嚟。猫呢？就喫捉老鼠，倘若有（冇）猫捉佢，佢就咬烂好多野咯。牛共马係好合人所用嘅，因佢係好大力，可以帮人做啲粗重嘅工夫。啲牛乸就有牛奶过人揸嚟食，啲肉又係好食，而且啲皮又<sup>撻</sup>嚟做得鞋，啲羊嘅肉亦係好好食，啲毛亦係好有用，因为<sup>撻</sup>嚟织得绒呀，啲皮都可以整得好多野。但係咁多走兽之中，我估至合人用嘅就係牛，因佢有好多用处呀。

### 第五十一课

讲论动物嘅名呢，除晓人之外，就分为四类，即係飞禽、走兽、昆虫、麟介就係咯。呢四样叫做畜牲，但係飞禽走兽上两章已经略略讲过咯，呢章我就想讲下昆虫麟介呢两样。边啲叫做昆虫呢？即係蚊呀，蝴蝶呀之类。不论有翼飞嘅，冇翼飞嘅，但凡先时係一条虫，后来变成有翼嘅，都係入昆虫个类呀。若係麟介呢？就多係生在水中。麟介係分开两样嘅，有麟嘅叫做麟，有壳嘅叫做介。但呢类生物唔喺帮人做工夫，有啲可以做人嘅食物吖。啲鱼嘅肉係好食，亦係有益，所以人就好喜欢食。而且鱼个样野係十分多，唔使怕喫食嘅（噃），有啲好大嘅，有人话好似火船仔咁大。亦有啲好细嘅，不论大海与及河，同埋塘，都有鱼嘅。亦有好多塘虱（係）人哋买啲细条嘅鱼放落去嚟养，等到佢大个时就捉番佢嚟食。又有一样鱼，生得实首好睇，唔係十分大嘅，叫做金鱼。佢嘅尾好大，泅水好定，唔怕人睇。个身有红色黑色白色机（几）样，有好多人中意养喺屋企。养佢嘅法子嘅，就用一个缸，装满清水



嚟，放佢落去，又要搵啲沙虫过佢食。后来佢亦喫生出好多金鱼仔添。昆虫个类呢，就好少人食佢咯。但係昆虫有啲喫伤害人嘅，因为有啲虫係好毒<sup>蠱</sup>，亦有啲喫益人嘅，即如个蚕，虽然係好细嘅生物咁，但佢喫吐啲丝出嚟俾过人，<sup>撻</sup> 嘚做衣服。因为噉嘅衣服係好好睇，而且係好暖好软熟呀。

### 第五十二课

我哋住呢处，係中国嘅南便广东省。我想讲吓两广嘅地方。广东地方都几大，亦有好多山，但唔係十分高大咁。省城嘅河名叫做珠江。珠江嘅两岸，一啲都係平原，十分合做生意嘅。周围重有好多口岸，各处生意都几好，因为水路通行，所以商船来往好便。广东地方分开九府十州，每一府分开几县或十几县，通省共计有七十二县，省城在广州府地方。两广嘅总督喺个处住。广府嘅地方有好多富厚嘅人，因为个处生意係至大。中国起首同外国通商，就係呢处咯。省城近呢几年一自兴旺起嚟，因为有好多外国货物入口，又由呢处办好多本地货出外埠，故此令个啲商家赚好多钱。近日又喺海边筑一条堤岸，将来一定兴旺啲添。噉应该广东嘅人就好安乐，但係都有贫穷嘅人，因为有一样十分唔好嘅风俗，个啲百姓好欢喜赌钱。个啲女子赌钱就係自己屋企，倘若有亲戚嚟探佢，就用赌钱嚟款待人，以为係至合。赌钱嘅法子有好多样呀，男人亦有好多赌钱嘅地方，呢啲就係贫穷嘅缘故咯。广东隔篱个省係叫做广西，地方都几大，但係冇广东咁旺，啲百姓穷嘅多，因为个处山係多，水係浅，船只好难行，所以冇乜大生意。个处地方至合係开矿，同埋种树木咯。但係啲百姓唔知到呢啲工夫係紧要，因为唔曾有人教佢。倘若佢俾心机嚟学，噉个处就可以兴旺咯。

### 第五十三课

呢个世界，耐不耐就有两国失和，至到打仗。大约好



多回都係因争地嘅緣故。將近打仗个時，個兩國是必預備好多兵，好多軍器，即係槍炮劍斬，又要的兵操到好熟。令佢明白各样陣法。兵頭就教的兵齊步嚟行，佢意思係想使的兵合而為一，噏就唔論兵頭吩咐乜嘢，或係行或係止步，或企定或瞓低，或快走或提槍或放槍，一進一退，所有都要遵依命令嚟做。操個陣時就分開一陣隊，每隊有旗管住，又有兵官喺處打理，因為打仗嘅事，關係好大，就要操得十分齊整，不能有一啲亂鳴。兵之中分開馬兵步兵炮兵三樣，又分開前隊中隊後隊，操緊之時，要用好多工夫。有時上高山，有時行平地，亦有的跳深坑，而且要操行军队，有時都令佢抵肚餓，或冇水飲，使佢能抵得各样艱難辛苦。個啲新兵噏樣操法，至少要幾個月，然後至可以去打仗。操兵之時，啲兵所有嘅使用，都係皇家打理，而且要俾人工過佢添。淨係學做兵，唔曾喺帮國家打仗个時，就已经使去國家好多銀咯。旧時中國操兵冇噏嘅法子，唔係學外國噏樣嚟教啲兵，隨得佢哋亂行，總唔合脚步，又唔遵依兵頭嘅命令，故此啲兵係冇用。但而家唔同咯，漸漸學別國嘅法子嚟操兵咯。

#### 第五十四課

中國人所遵守嘅教化，係叫做儒教。儒教嘅教主係孔夫子。佢出世係在先二千四百幾年。佢當少年個時，好勤力读书，又欢喜各样嘅學問，就想出身做官嚟打理國家。但個陣時有好多大臣唔欢喜佢，所以佢難搵得官做，噏就周圍各國咁去，望将来成就佢嘅思想。個陣時中國之中係分開七十二國，但佢雖然個心好急切到处咁去，都冇人喜欢佢做官。自出身以來，獨係做曉官三個月咁。後來到年老之時，就開設一间大書館，教好多學生，講論人倫嘅道理。又教吟詩射箭，騎馬算數各样嘅學問。佢嘅學生之中，有七十二個係賢人嚟，噏至到佢死后，佢學生將佢所講嘅说话，与及佢嘅行為，記埋成為一部書。亦有一部係孔夫



子自己所作嘅，叫做春秋。而且佢亦參訂過好多書，后来有的学生与及佢嘅孙，作书嚟发明佢所讲嘅道理，噃呢啲就係儒教嘅书咯。当个时，都唔係多人喜欢佢嘅道理，过几百年就渐渐多人话佢嘅教化係好，因为佢嘅教化係合理，好多古时圣人嘅道理呀。后来皇帝就将佢嘅教化嚟个国教，以孔夫子为圣人，所以中国嘅人全係守儒教嘅，所有嘅书馆一的（啲）都係读儒教嘅书呀。但通行读嘅呢，係四书五经咯。

### 第五十五课

中国除咗儒教之外，亦有道教，但信从道教嘅人唔係几多咁。道教嘅教主係老子，佢姓李，名叫做耳，后来人就叫佢做太上老君。佢係同埋孔夫子个时嘅人。佢係做官好耐，后来见国家嘅政令唔好，想变过又有咁大能力，因为皇帝嘅权係好重呀，咁（嘅）就辞官唔做，番去隐埋。经过一度关固，守关嘅官知到佢必定係有学问嘅人，就叫佢传授啲学问。嘅老子就做一部书，个部书叫做《道德经》，所讲都係无形嘅道理，所以后世嘅人叫佢做虚无之学。但后来道教嘅人越变越坏，不过有道教嘅虚名咁。有的专讲隐埋喺山林，佢话至到功成道满个时，就哙飞升上天。有的专念经作法嚟阨人嘅银，因为佢哙讲好多大话嚟令个的冇知识嘅人信佢话，唔论有乜野艰难辛苦病痛，都有法子打理。所用嘅法子係十分假嘅，时时係械纸嚟整的物件，或整间屋，噃就对住个的纸嘅野嚟讲好多说话，然后就用火烧喺。佢话个纸灰就哙变为真嘅物件嚟，係过死后嘅人使用咯。你话古怪唔古怪呢？但亦有好多女人信佢所讲，而且有的男人都信添。本来老子嘅道理唔係噃，不过后来的唔好人变成咁咁。呢啲真係害中国好大咯。而家就渐渐冇咁多人信佢所讲，因为知道佢讲嘅係假呀。

### 第五十六课

中国有三教係通行嘅，边三教呢？即係儒教道教佛教



呀。呢课就独係讲佛教，因上两课已经讲哓儒教道教咯。佛教唔係中国本来有嘅，係由印度国传入嚟嘅，因为先好耐个阵时，有个皇帝有一晚发一个梦，梦见一个金色嘅人，佢就话係佛，噃就打发人去外国求佛教嘅书番嚟，又同两个和尚嚟添。个皇帝好信佛教嘅道理，佛教流行中国係噃起首嘅。虽然唔係好多人入佛教，但都好多人信佢嘅道理呀。佛教嘅人係剃咗的头发，而且看（着）好阔大嘅衣服，但（佢）嘅名叫做和尚，所住嘅地方叫做寺门。寺门里便安好多佛，的佛係俾泥整嘅，外边就铺满咗金。的和尚时时对住佢嚟拜，又对住佢嚟念经。个的寺门有的係好大间嘅，因为有人签银嚟俾佢起呀。噃就个的和尚唔使做工夫就有得食有得住，点解呢？因为有人签银过佢，估係俾银过和尚，个佛就哈保护咯。但係的和尚亦出好多法子嚟呢（呃）人。佢话但凡一个人死后，就要落地狱受好多辛苦，后来亦再得番生命，或係做人，或係畜牲，做人嘅又分开两度，一度富贵，一度贫穷，作畜牲就分开卵生湿化四度。倘若人请佢嚟念经，求佛可怜，帮助个死后嘅人，噃就可以令死后嘅人唔使受地狱嘅辛苦，而且去一处十分安乐嘅地方，或係再做过一个富贵嘅人，唔使做畜牲。亦有烧的纸整嘅野，好似道教嘅人噃，呢的都係无益中国嘅咯。但近年好多人知到（道），和尚係冇用嘅人，官府又要佢拧的银出嚟帮助学堂，亦有折晓的寺门嚟做学堂，呢啲真係化无用为有用咯。我估佛教将来哈灭亡添囉。

### 第五十七课

我有一个朋友係喺工艺厂做总办嘅。佢係好聪明嘅人，而且好老实，冇乜轻浮嘅举动。我觉得佢嘅性情咁好，所以好乐得同佢做朋友。有一日，我去到工艺厂处探佢，佢就好欢喜留我喺处住，十分好管待。我亦中意睇个处的工人做工夫，与及各样机器，所以住咗好耐。但睇见我朋友所办嘅事，真係令人拜服佢咯。佢喺个处，无论大事小事，



都尽心尽力嚟打理，时时都係咁勤力，冇话一时一样嘅。而且又有忍耐，待人十分和平，好好相与，处置各样事干，较之别人，格外周到，所以佢做事，好少做错，我见通工厂嘅人都好佩服佢，好恭敬佢，口口声声都讲佢好，所以无论佢吩咐乜野，个人都乐得遵守，依住嚟做。佢做呢个职任，真係有益个间工艺厂咯。所以人嘅性情係好紧要呀。

### 第五十八课

我又谢一个朋友喺我隔篱住。佢係做小生意嘅，我觉得佢有好多闭翳，有时有（冇）的笑容，而且时时都好恼嚟闹佢嘅细仗仔，或係打佢哋。所以佢间屋当时的细仗仔都減（喊）得好嘈，真係令人听见都好唔安乐。我一日过去探佢，想佢劝下（劝下佢），就同佢讲论下的世事，又问下佢的细仗仔喊咁多嘅缘故。佢话呢排嘅生意好静，家里头又唔过得去，时时都好紧短，而且又欠落人哋有啲银，不歇咁嚟催我还番，所以我常时觉得好闭翳。至到我闹的细仗仔嘅缘故，係因为佢哋唔听话，好懒做工夫，不独唔帮助得我的咁多，而且时时都要揾钱买野食。我闹佢哋嘅缘故，大约係为噉噉。我听见佢噉野，心里头觉得好可惜。因为佢嘅品性行为都几好，而且身体人（又）好壮健，佢嘅妻亦几好添。至到的细仗仔，都生得唔错，我佢对佢话，你唔使咁闭翳，倘若我知到（道）有工夫係合你做嘅，就是必举荐你去做，又搵的机会嚟帮助你嘅细仗仔。你而家照旧做生意，若係十分唔够银，我可以比住的过你做使用。佢听见噉讲，就话十分多谢咯。咁好嘅朋友，真係难得咯。讲完我就番去归。

### 第五十九课

有一日，我跟埋的人去趁墟。先经过一个市头，因我去得早过头，个处都未曾开市。但个处的铺头所卖嘅野，都係猪肉、牛肉、鱼、菜，与及柴末（米）杂货药材纸料之类，亦都有别样铺头，不过所以做呢几样生意嘅为多呎。



后来我去到个墟，睇见好多人喺处买卖，十分嘈。唔怪得俗语话“墟咁嘈”咯。但係一个墟唔係日日都咁旺嘅，係有墟期嘅，或係五日一期，或係三日一期，至到墟期个日，就近住个左右嘅乡村嘅人，或係想买野，或係想卖野，都嚟个处咯。到我就开个影相镜嚟影几幅，噃就番转头出晓闻。经过一度石桥，桥底下有条涌，的水好浊，远远望见一间大屋，门口搭一个棚，埋到去睇下，原来係织造局。我记起有一个朋友喺处做监工，就搵着佢嚟探下，一齐查察下里头嘅人所做嘅工夫。我朋友就带我入去工场里便行下。睇见有好多机器，啲人不歇手咁做工夫，有好多人织布，又有人织笠衫线袜毛巾各样野。至埋便，就有的人整帽与及顾绣。周围睇过之后，就问及下个处生意嘅情形，再坐一排至去。

### 第六十课

昨日有一班人客嚟探我，我就即时出去接佢，招呼佢哋入去客厅坐。有两个人係初会面嘅，佢着的衫係好时款，我就称呼过佢嘅姓名，原来呢两个人係我好想搵着佢嚟见下嘅，谁不知佢先嚟探我，真係啱咯。后来我就留佢哋喺处食饭。但係个日啱啱个大头（火头）唔喺处，佢虽然係搵倒一个人嚟替工，但我个心就思疑呢个人唔倚赖得嚟。因为我知佢唔做惯呢的工夫嘅。后来佢整出个的铁，有几位都可以将就，独係的牛肉，就整得极唔好咯，因为煮得熟过头，所以又㗎又硬，而且又咸添。但个餐所食嘅生果，有橙，有柑，有蕉，有桃，呢几样果都好鲜明，好好食。食完饭之后，再坐下讲下，的人客至扯。我就一路送到佢哋出去步头至番嚟。一入屋就啱啱见着个伙头，我就对佢话，今日个味牛肉整得唔係好，若係睇（第）时整呢，就唔好煮咁耐，要整软滑的，而且整淡的添。

### 第六十一课

喺乡下地方有好多耕田嘅人，因为各处乡下都有田呀。



耕田嘅法子係点样嘅呢？一到春天个时，先俾犁耙整松个笪田的泥，犁耙係使牛嚟拉嘅。若然係天时旱，就要车的水上田，至到够为止。后来就莳秧落去。啲秧係点得嚟嘅呢？先係撒的谷种落田处，等佢发生，大约将近有一尺高度，呢的就叫做秧。喺就将的秧搵起粄上嚟，分开一执一执，再种过落田处。大约离开一尺咁远就种一执，喺就叫做莳秧咯。莳落之后，的秧就叫做禾。等到夏天，的禾成熟个时，就生出好多谷。个的耕田嘅人就去割粄的禾番嚟，打甩粄的谷，将嚟晒干，喺呢就係收割时候咯。若係想有米呢，就将的谷嚟磨甩粄壳，落碓舂过就得咯。广东嘅地方多係一年种两造禾嘅。夏天收割完之后，又种第二次，等到年尾至收割嘅。中国南便嘅地方的耕种家多係种禾，冇乜人种麦嘅。但的田咯（唔）係所有都係种禾，亦种各种菜。种菜嘅田地就唔使用牛嚟耕，独係用锄头锄松的泥就得咯。我睇见的耕田嘅人，就觉得佢好辛苦，晒到个背脊好似烧猪皮嘅色，佢嘅工夫真係难做咯。

## 第六十二课

夏天嘅时候，学堂放晓暑假，有乜边处地方好游玩嘅呢？罗浮山喇，个处几好景嘅，广东都以呢个山为至出名嘅咯。好多有钱佬都欢喜个处嘅。我觉得去过（个）处避暑係好相宜，因为个处极之凉爽呀。係咩？好喇，等约埋我的朋友去游玩下至得。后来讲过几个朋友听，个个都好合心，宜得即时起程去至啱。个时各人都约实一个时候去，至到个日，各人都已经执便粄行李，预备动身，喺就一起起行，去搭石龙渡。个只渡係由火船仔拖带嘅，都行得几快。我哋几个喺舱处讲下野，又喺个窗口处望出去睇下山景，又见个处嘅围口好多係种荔枝与及种蔗，因为个处嘅土人好多係整糖嘅。我一睇见的荔枝就好精神咯，因为我好欢喜食佢嘅。龙眼呢？龙眼就好淡，食味大不及荔枝咯。讲下讲下，觉得冇几耐就到步。但係个处去罗浮山重要行



好多路添嘅。我哋就每人叫一顶轿，又叫的人搬行李，一路都有遇着的游山嘅人，或坐轿，或坐兜，或骑马。你话倘若有火车可以一直去得到嘅呢，就是必係旺好多咯。我哋喺处住喺成个月，每日就喺山周围行下，或係的树阴处留下，又唔使颈渴，一路都有水，因为个处有多坑，各坑都有瀑布，的水好清，十分好睇。呢的景係天然嘅，人想特登整都唔得嘅。有啲嘅地方，唔怪得咁多人中意去游玩咯。我哋将近番嚟个日，就一班人上去山顶个处，叫做飞云顶，唉也，个日行得真係<sub>掂</sub>咯。

### 第六十三课

瘟疫个样症候真係得人怕咯。因为佢好容易（易）传染过别人，而且又好难医嘅。所以一有瘟疫起，就要即时设法嚟防避。若然俾佢传开就好费事咯。我听见的医生讲，防避瘟疫嘅法子，至紧要係干净所住嘅屋舍，要光明通气，打理到洁净，又要勤的扫灰水，街道要广阔，食物就要更加小心，唔好有啲咁多污糟野喺处。我见有的地方的坑渠係唔通嘅，时时养住的污糟水喺处，呢的係至弊嘅。又要唔同个的有瘟疫地方嘅人相来往，我固之唔去佢嘅地方，亦唔俾佢嚟我嘅地方，使的瘟疫不能传染得到。呢件亦係好法子，我再讲下的坑渠。若係塞，与及的水凼养埋的污糟水，就是必生出好多蚊。的医生考究出的蚊咬人，好易会令人生病。有好多病係由的蚊传染嚟嘅。又有一种蚊，咬人个阵时，就竖起个身，呢的蚊係令人发热嘅，好多热症都係由噏得嚟。不独软弱嘅人要怕，壮健人有时重更加关係。若係住着多蚊嘅地方，夜晚瞓个时，至紧要係整好个堂蚊帐。有好多人嘅蚊帐係整成一度门噏，用蚊帐钩嚟挂起，到瞓个时就俾扇拨过，落番低佢，我见噏都唔得周到，因为的蚊会由个条罅处入嚟，究不如整密佢，唔用蚊帐门重好的。

### 第六十四课

有日我朋友举荐一个人嚟我处打工，因为佢知到（道）



我想请事仔。我睇见呢个后生仔都好几（几好），就晓佢，教佢做佢所应做嘅工夫，即係朝早就打理地方，整床呀，铺毡呀，枕头呀，一的都执到齐整，与及起餐嘅规矩噃各样嘅事。过几日，佢就样样都晓得，而且佢好沉实，好小心做野，整整有条，我就好欢喜佢。一日我去街，就交落条锁匙过佢，吩咐佢，一打理完我个房，就扭埋门。及至我番嚟，佢就对我话，我打烂晓你房圆台对上去个枝灯。我入房睇下，见个灯罩崩晓好大笪，灯筒又断咗，灯壶又裂。我觉得好出奇，因为枝灯挂起咁高，点解会打烂得咁关係呢？即时叫做事仔嚟问明白佢打烂嘅缘故。佢话，因为我搬开的藤椅嚟扫个笪地，地（睇）见个处咁窄，就举高张椅行过，一下唔记得有枝灯喺个处，而且我又行得快，一撞挫（碰碰）埋去，就打烂晓咯。我话，你下次要小心喇，倘若你烂着第个嘅，就要你赔番喇。过冇几耐，佢唔愿做呢的工夫，想番乡下，我都唔舍得佢去，但有（冇）法子阻止佢。

### 第六十五课

师傅，得闲唔得闲呢？我想你同我整一只箱呢。好喇，得闲。要乜野尺寸至合呢？係要先账个个两倍咁大，要略略扁的，用的好木，整到坚固到紧要。个盖衾得密，咪俾佢离开一条罅。好喇，做得咯。过两日，我就去睇下佢做成点样。去到佢间铺头，睇见一个细仗仔，将的木破烂噃，又揸住嚟乱咁批，乱咁斩。我话，个做木师傅喺处唔呢？咯喺（喺咯），佢前日去晓香港，话定今朝就番嚟嘅咯。请你坐下等一阵喇。冇几耐，个师傅就番嚟，睇见佢搵的木嚟破柴咁破，又睇下的家伙整到掘噃，钝噃，生噃锈，就好恼，闹晓佢几句：你整成的野咁样，几时至磨得番尖，摩得番利呢？又踢晓佢一脚，噃个细仗仔就走咗开去，噃处流眼泪，唔敢出声。个师傅对我话，你个箱我未曾开工嚟做，因呢两日有的事，又要去买货，我打算今日赶紧啲



手嚟同你做咯，尔唔使嚟催嘅。我一做起就送去你处喺喇。  
啊，做得咯。但个日我哋係计个外垄嘅尺寸，而家想整大  
个的，尔同我然呢尺寸嚟度个内垄就啱咯。啊，噏係喇。

### 第六十六课

一日偶然遇着一个旧朋友，佢问我话，你现时喺边处住呢？我话仍然都是个处咗，冇搬到屋呀。你间屋咁旧，我估住人唔係几合宜，做乜唔搬过第间呢？我都想搬好耐嘅咯，但唔搵到合适嘅地方咗。呀，等我举荐一间过你吖。我兄弟处有一间屋出赁，甚好地方，租钱亦相宜，不妨去睇下呀。我一见就好中意，而且又疏通凉爽，就同屋住（主）讲准，落的定过佢，立定主意搬去处住。重有一件好啱嘅，因为个处又近住我嘅姊妹同我亚叔处添。但一入伙，个日有几个乞儿喺门口处搵钱，大约要俾几毫子过佢哋。倘若唔俾呢，就喺处墟咁嘈，梗要俾过佢哋至做得。竟然好似有例嘅咁，因个处地方係有呢样风俗嘅。住落之后，觉得左右隔篱嘅人都好人事，的街坊亦冇乜点，常时都肯帮助人，若係为公益嘅事呢，各家都肯出力嚟办理，而且又好更夜。个朋友举荐我搬嚟呢间屋，真係唔话得咯。

### 第六十七课

闻得有个教会嘅人，病得好重，就去睇下佢。谁不知一去到，见好多人喺处，个时佢已经死咗，将近入殓咯。问下佢家人，佢先时有乜野病呢？先几个月，佢就见唔自然，周身好烂，冇乜胃口，见佢嘅精神，一日日减少，医极都唔好，至到呢几日，就脚又肿，肚又胀，就知道佢唔得咯。入殓个时，有个牧师喺处祈祷念经，话呢位兄弟唔係死，係佢嘅灵魂离开佢嘅身体咗。我哋唔使为佢闭翳，救主是必保护佢，佢而家就得到神所赏赐过我哋嘅永生乐园咯。殓埋之后，个的抬棺材嘅人就俾绳绑好副棺材，一直抬上山。啲人就一路送到去坟墓，睇住佢落葬。又睇见对面山个便有人执骨，个尸已经消化咗，独係得番的骨嘅



呁。执起噃啲骨上嚟，入过落一个金塔处，然后再葬过别处。个时将近黑咯，啲人就快的行起番嚟。

### 第六十八课

个日我哋几个人行街，撞见一个老公公，好长须慨，满面皱纹，缩埋个头，挛埋个背脊，着住的烂衫，戴件烂帽，慢慢行，揸住枝棍，行得好辛苦。因为个处係田边，条路好窄，而且又凹又凸，总唔平直慨添。我个心就觉得十分可怜佢。但忽然有一个朋友对我话，你估佢係贫穷慨咩？唔係呀。佢係财主佬嚟呀，呢左右村都算佢至有钱慨咯。但係十分悭，又唔舍得食，又唔舍得着，当得的银係至宝目慨野一样，倘若佢揸住的银，就虽係俾刀嚟<sup>割</sup>佢个肚，我估佢都是必唔肯放手。若想佢拧的钱出嚟做下公益，你都唔使望，赚开错口呁。啊，有咁出奇慨，到底佢要的钱嚟做乜野呢？噃就够蠢啰<sup>囉</sup>，谁知过几晚，有贼嚟明火打劫，佢係村首呢，先就搵着佢间屋，打烂门入去，抢噃佢的野，而且重打伤佢添。睇见佢咁样财主法，有乜益呢？

### 第六十九课

省城就开一间小学堂，地方甚广阔，教科极完备，大众学堂慨人都读佢好，所以个日招考就有好多人去考试。有一个细仔，揸住几篇纸，几枝笔，一樽墨水，一盒天然墨，佢亦係去考试慨，但唔多知定，就两头咁行，左望右望，一撞撞见个拐子佬。就对佢话，你想去个间学堂考试咩？係呀。啊，等我带你去喇。又诈认係佢慨亲戚，讲讲下，又忽然话，重有一间学堂，好过呢间好多慨，地方固然之係华美，教法又好，而且又好名声，一考得入去就好荣幸慨咯。点解你唔去考下呢？我唔知呀。等我带你去睇下先，若係招考，就等我替你报名喇。啊，好喇。噃就一路带佢落火船，想拐佢去卖猪仔。适值有个人喺侧边听见佢哋讲，就识破个个係拐带佬，立刻通知个时慨巡警，即时捉住佢，解啲佢去巡警局。倘若唔得呢个人，个个细



仗仔就好弊咯。呢个拐带佬係一个拐一个嘅呂，重有的串埋几个人嚟拐几个人嘅添<sub>嗰</sub>。

### 第七十课

某先生呀，我哋今日咁得闲，过海去省城睇下巡警局审事都好呀。哦，好呀，几时去呢？一食完饭就要去嘅喇。倘若过晓时候，就有得睇嘅喇。个时时我哋就叫一只沙艇，个只艇极好人力，两个人桡橹，两个人棹桨，去得十分快。我历来叫沙艇都未曾试过咁快嘅。上晓岸，都要行几远添至到得巡警局。但好在一路都係直路，冇乜转湾（弯），的路好掂线，所以唔係难知定。去到头门，睇见有几个巡兵喺处，又见有的枪摆开喺个架处，的枪擦（揩）得雪咁白，闪闪光，形式上都几好睇。入到里便，啱啱审紧一个贼。个个贼身体十分软弱，真係骨瘦如柴，噃原来佢係开窿嚟偷本街个间草席铺嘅野嘅。个官一审问佢，佢就认咗咯。后来定佢坐两个月监。后来审晓几个贼，都係小偷嘅呂。我哋睇完之后，就再去行下街，又去食物馆搵的的（野）食下，因为行得好肚饿咯。我就对我朋友话，某先生，请你喺呢处等我一阵，因我想去见下我亚婢，同佢讲几句说话。佢喺好（近）住嘅呂。我有（冇）耐就番嚟嘅咯。后来食完野个时，已经夜唔番得去学堂咯，个晚十分好天时，有好多星，好好月，唔怕有雨落。噃就再喺海边行一排，然后搵间客店嚟歇宿一晚，因为我哋唔想夜去滚搅朋友呀。



## 后记

感谢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给予我这样的机会将博士论文《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出版。这篇博士论文是对粤方言语法历史进行探讨，其主体是对《粤语全书》的专书研究，由于时间仓促，在成书的时候没有能够做太大的修改，我只希望今后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圣经》的材料和粤方言曲艺作品的材料，使这一历时研究更为完善，而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不成熟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机会进一步论证。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唐钰明教授，他严谨而又开放的治学态度，使学生受益终生。还有中山大学的施其生教授、麦耘教授、李炜教授、刘街生博士、郑刚博士和张振江博士，他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和帮助。论文评审和答辩的几位委员，詹伯慧教授、张振兴教授、方小燕教授、彭小川教授和周小兵教授提出的尖锐意见，更是我在修改过程中思考的重点。

我在本书的附录中，增加了《粤语全书》的原始例句。我的论文最大的缺陷，就是原始材料掌握得并不充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语料我只是听说，却拿不到手。正因为如此，我对慷慨提供语料的几位教授感激至深，同时也对原始材料的共享期望甚高。如果有人对这一研究感兴趣，



可以就近取材，最后只要到文献馆做一个校对的工作就可以了。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语料可以公开，吸引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